波斯鉅藏

辛

春官門下
夏官門
秋官門
冬官門
人事門上

共十

加3
1490
108

門 イ加3
號 1490
卷 10-8

異端攻斥異端雜學正學

附攻斥異端 雜學正學

錢謙益曰世降道衰教學倫背煩燕之章句象煤之時文剽賊傭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薰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業不可以復考矣迨今世益下學益駁搜肉曲見橫騖側出聾瞽狂易人自為師敢于嗤鼎謨誥篤虎徑傳大書濃沫以曲訓之處戲馴至于黃頭邪師孫炭魔厄瓦窒抗行交相晝乱相與鼓弄聰明貿易耳目而其極也徑學蠹心圮三才五常各失其所卒戰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謂之非聖无法守非而博愼非而澤以惑衆者誅不以听豈過也哉君子哉

萬曆中江陰伎李君實也以老師宿伎之學當橫流燔乱之日螢乾蠹死頭童自豁下上數百年狩抱夫神祖聖狀邪說詖氏之憂胥天下奔竹狂失交流羣射確乎其不與易也 暴弄道德一原者歧而為二遏絕仁義全理者分而乖隔 晃說之曰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典孔之尊无二上其旨實全蓋旺之於君家之於文學者之於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出百家表章六經大伎推明孔氏抑黜諸子 欲於天地萬物一切掃去粹立於空蕩地 軍不能狩陽而无陰學不能狩正而邪理勢然也唐吳三代道因大明大行而四凶飛廉愚來之淺代不乏人亦是鬼此正乃異道也只賴聖君矣臣上下交修正長而邪消故雖有異端之人而不受異端之害周衰始有老莊楊墨騁其邪說雖徑孟子闢之亦未能止蓋上古異端顯是邪惡故矣者猶恐或浼也中古異端掉脫利欲邪而似正故矣者是惑者自漢以下又有佛學自唐以佛爰為禪其精微動人非老莊楊墨之比於是高明之士靡然從之遂使中正為禪佛世學思之可為於毛幸賴程朱作典撑柱宇宙昭洗日月其摧陷廓清之功比古為盛於是禪佛之學衆微不振矣程朱既沒及有侵外內禪之學嘔灰起火復燃乎世甚矣異端之雜息有如是夫清溷陳建快然以闢邪扶正為志著學蔀通辨博搜深究明辨詳支指出象山陽明掩藏之心肝使迷者其志甚臧而其論甚正矣第未知陳氏平日學行德系可以取信重於天下後

世否也其論性理可察之說亦未能盡其妙而無小出入也但曰其言深知陸王之邪術則其口已偉矣何必見指疵累以助黨邪之口乎

或問中朝之士多染陸學而我国則未之聞也豈我国人心之正務於中朝乎答曰不染陸學而專用功於朱學能知能踐則固勝於中朝矣若專攻利欲而朱陸之學兩斥則其優劣何如哉余是歎中朝之士猶有所事不冒放心故或朱或陸終不虛老邪正雖殊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我国之士不朱不陸專務俗習者多矣此與傭夫敗奴何別以此而勝於中朝乎乃在乎異端之言豈亟佛老禪老禪陸為然乎世之非先王之道循一己之欲者莫非異端也若以俗習為是致心於利而非笑陸學則何異於尊尚四凶譏刺楊墨乎嗚呼世之為士者其專務正學而無至於傭夫敗奴之歎可乎哉

夫誘以偽成之名惧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憧乎若喪恢乎不定相與相述其道而尾耀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閔之疾也非有痛痒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免疾之已甚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也此和扁之所以却顧而深慮也　朱子時溫陵象山強立異說而與爭衡

朱子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因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条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体然後挽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答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养气而及告子義外之非自是子而斥天理一本之大而已　又曰向来見人陷於異端者多以攻之為乐勝之為喜近来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怜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宗痛傷不能自已耳　又答蔡季通曰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投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世之學者攻老莊佛不小甚　佛如来据教中有多乳之喻

又曰今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宗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　害云余蓋天下之士不志乎學則泛然无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乎學則未有不陳乎此　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仅論心心猶仅論意

朱子曰明道先生所謂今之人只見其高明所以為害老甚不知這些邪見是怀却世間多小好人破却世間多小好事

朱子答刘子澄書曰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了禪底意思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昇狂者希幾耳近者大學見得趑趄之意分明聖矣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朱子答汪尚書曰蘇李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其始之闢禪李也豈然明天人之蘊推其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揭彼之粗以角其精挽彼之外以反其內是乃卒子弟以攻父毋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為之誚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徂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縛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爐而後已耳

真西山曰自清淨寂滅之教行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

周衰而文弊孔子殁大義乖浮誇之說自左氏亦不免況異端老莊之說與蘇張縱横之說並馳者乎其為說自不知義理是以利害好惡伸其私說或引證聖人而反害聖人至老莊申韓之說直以堯舜湯武陷之乱逆之類是乃非聖自尊者也秦火之後知尊聖人而反害聖人至老莊申韓之說直以堯舜湯武陷之乱逆之類是乃非聖自尊者也秦火之後曩書畫出乱道害正尤甚漢武採仲舒一統之論表章六經禁絕百家歷代循其道者猶得小康李唐是已反其道則大乱六朝五代是也宋仗眼無前古開口便泛漢仗而其實則宋之學術多門闗洛數君子外皆是異端人君又惑之以仁宗孝宗之矣皆崇佛學若非朱子著述聖道遂絕武帝表章之功漢仗衛道之學猶足撑柱宇宙千餘年未可容議也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气病何由入之

向者天下賈書滋繁異說讲行若非大明高皇帝表章朱子則四書五經不得為聖道之恒久矣陸說滔天而中原

又一訖此亦數也　大抵異端大旨尚氣倫聖一也厭煩趨簡二也以慾為理三也掩諱自私遁辭強辯四也行不掩言陷於狂悖五也隱語閃爍作氣呵喝自謂有所超悟六也持此數条應現老莊以下諸書則其一樣脉絡分明可見　高麗仁宗時禁諸生治老莊

異端之說亦有數層老佛之說其書自別居處行迹異仗流不同此如境內賊對敵不難亦未易從為其混并也　夫天有一種議論以老莊申韓為異端至於佛老以為所宗其孔子所異兼採并用而不悟者唐宋名人皆是也此皆程朱之教未明諸人槩聞道何可責之

朱子曰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孟子闢之心亦若是而已

自漁洛以佛之為異端已著矣然猶高明之士外惡其名而內宗其道掩覆遮護心志不中自仗道視之則譬若朝廷之上奸臣窃柄籠絡一世上下倚信雖有一二直臣所容其喙此今日異端之大者象山以後諸公是也若所謂王陽明則公然詆斥朱子其徒皆僭妄悖無忌憚天下之為佛氏者亦宗之此已在境外辨之不雖也　說邪之說迎陣投靠

我東旺始有文字先立佛教前朝君臣奉佛成俗程朱之教麗末始到安文成始立聖面鄭圃隱始變孔俗二公雖不染佛學亦未足闡明道術牧隱以後兼採並用之類也佔畢齋一倡真仗徒起靜庵以後道學大明牛童馬卒之外皆以佛學為恥習俗之變不雖也至於退溪惱中原禪學之怀襄講辨著述毫重必參孝者洽然從之死敢異論靈蘇翁自海外還忽為禪學退溪亦不能異之辨時以詩句排之而蘇答甚峻自是為道學者間榛禪學宗自蘇翁啓之真如朱子時忽出陸象山也至佛祖之說出則玄妙高遠過於老氏而訖道老甚濂溪之圖說橫渠之西銘正義亦猶思孟述意皆不得已而作也　王守仁弟子講道於江湖一再傳而入於盜賊有顏山農者聚徒講書以一欲字為法

門宗旨泛者數百人有何心隱者以一殺字為宗旨皆以師門自處而行殺越之事連結南臺將作變而被誅

陳後卿是有詩云吾方陷丘軻未暇師聚可

天下之道一而已理一而已氣一而已直言之者孔孟也反言之者老莊也比諸弓從前而張之則為弓從後而張之則為弓元用弓一也泛其後而知前之亡為用則其於弓幾矣

朱子曰老莊之學不論彝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

朱子曰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篇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噓灰起火復燼于世邪說之祆（淮山裏陵）

又曰游楊蓋為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着意補停以安其敝宿之當否所以陽雖陰合到急滚處便只是以此為主也　江西人徐即登學宮書王守仁過失曰以雷故殺氏以空貨殺子孫以孝術教天下後世

朱先生是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本天故動靜語默一出天理之公本心故搬柴運水為道而不向其當搬與不當搬當運與不當運而惟心之所出此仗釋之所以分釋氏初亦豈有私心哉非但釋氏程門高弟如楊龜山不知蔡京之奸胡文定公不知秦檜之惡此二子其處心行事光明正大而乃有此誤者正坐于旁理之切有所未盡耳

朱子是論蘇學之弊若其理不明死弃則而屑屑焉惟但情之為務則死乃循情廢法而從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墨翟學為仁者也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故孟子推原其狀以為死文死君而陷於翁獻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狀淺近而易見也

若朱子以曾表故見疾於陸氏之門相見若仇敵先生是笑曰設使真是仇敵何至如此狀而先生

不避小嫌而攻陸氏益力至於死後而猶不已聖矣衛道之心固如此也

未能如孟韓放言駡斥使不敢横亦當如古之善守吐者吐於猛域亦使敵不能攻也

又答汪尚書曰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仪盡在是矣豈真入兼林耶胡文定取榜叩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攻當取之以資己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无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所以自敵而已

又曰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听者欣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宗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宗貪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哉蓋王氏之学雖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磨戛也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徭恣乖以敗乱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蘇若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淫如秦观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狠横捍圖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礼義廉耻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乐放狠恣拘拴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後拯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乐成之義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狀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学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厘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

方正学曰疾痛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異端邪說道之癘疫也其入人者內虛无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

朱子答江德功書曰近世学者溺於佛学本以聖矣之言為卑近而不滿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故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会而說合之允吾教之以物言〻者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矣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矣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之為又因於聖矣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

又曰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老佛之糟粕

又曰釋氏之学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攸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疑阻不洽恰处

又答趙幾道曰近竟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揍做出許多說淫邪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為大視聖矣蔑棄礼法只此一節尤為学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具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陷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又曰推明吾学之極致本原可謂无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矣之徒不然說〻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前輩自蔽之譏

朱子戊申封事曰今訳者徒見佛老之高管商之便而聖矣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学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哉也

楊子法言曰观書者譬諸观山及水外東岳而知众山之峐嵬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恩滔也况砥泽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经而濟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識其知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陘之嶲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户不可勝入矣

附術士

恒譚曰凡人之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闻观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

命聖人所雖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伎能通乎之今諸巧慧小材技數之人增附書矯称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爲可不折而遠之乎

張衡曰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称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讖一言列向文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无讖録成哀之後匹始見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公理水九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称以爲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爭見戰国非春秋皆也又言別有益州之分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侯世數可知至于附中說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孰死者是殆爲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者也

漢順帝省太史令張衡既曰附讖之書皆虛偽之徒以要取資欺同較然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微效世莫肯學而竟称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附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事案雖形而虛偽不窮也

胡致堂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所明皆有所用知道者以義処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

戴氏曰讖記之說果既爲之初子左氏傳春秋雜取鬼神卜筮論說秋朴皆有依拠有童謠而无讖語至司馬迁作史記言亡秦者胡陳涉起事祀鬼威众取帛書丹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众王莽目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殆勝庶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同而即位之初首從事焉三代之王固昔受命其符安在夫亦卜諸人心而已捨人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是耶

又曰役其倚嶇南陽新野向間刘秀當爲天子旧矣一朝以赤伏符即位卜而中者終身信卜夢而中者終身信夢意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秘真不可誣也王莽假符命以欺众光武信讖記以自欺是孰爲愚智乎

隋芸文志曰易曰河出附洛出書然則聖人受人之命也必曰積德累業豈可專利誠著天地降祚生人萬物之所故神明之所扑蒼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御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訓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仝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附九篇洛書六篇云

本朝礼曹上元會乐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宝籙爲首太宗謂承改院曰夢金尺受宝籙是夢與讖附之說耳豈可爲乐章之首左副代言趙末生曰猋猗之生異於犬羊神人之生異於常人故美稷之生者曰後帝武歆美契之生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受宝籙夢金尺宗太祖受命之符也以爲乐章之首未爲不可領議政府事河崙亦曰臣閔宝籙之說開国之前有僧得之不可謂妄也孔子雖不言怪神然昔江充緣武帝恬冥禍及無辜王莽公孫述之輩惑信符讖殃民稽已以此觀之讖與夢不足信也我太祖開刱大業起於天命人心從無金尺宝籙之異其不能翊業乎乃以覘天庭受明命之曲爲首章又亦河崙所撰受貞符之歌

卜筮

楊氏曰天地生蓍之灵也固可以揲而成卦演而爲数不有聖人出賁於神明則混仝區宇之間與草木俱腐尔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句倭成欺黃棠亦誤　占以五行爲主蓋人取於五行也

菩圓而神卦方而知圓則流動方則定止動故変化而成卦正故吉凶一定而不可易

復峯湖氏曰今观乾坤二卦彖辞利貞安貞吉之訓可以見之文王之心矣要之彖辞只是卜筮占決之辞亦多聚家及卦変大抵皆曰占以寓教如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之類貞便是一箇底道理

又曰聖人之道雖四聖人之教本一ニ者何占是也故占筮之頃辞爻象固可观玩而言動制器固在其中矣

胡雲峯曰天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非為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故易曰天地設位聖人能成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朱子曰上古之世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地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 又曰只此一念向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蓍龜也

高氏曰有心未若无心之為公有情未若无情之為信故盤庚迁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為主

史氏漸曰文武成王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決文王將獵得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祚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與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国疑之際而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旦遂敢而秉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則大龜為世守之宝也亦宜 古詩云妙合乾坤根太極機含造化出先天吉凶有定蓍龜上消長无憑在畫前 天地之數不外乎大演而後世貞卜者不應何哉神明之无其人

古人凡事專決於卜筮吉則行不吉則斥蓋其大樸未散精神心術合於神明卜筮所得皆鑿鑿可信後世人心益漓神不告以吉凶人亦不敢自信其心於是卜筮之法隱矣

朱子荅呂伯恭書曰讀易之法宜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曰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曰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攷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曰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元日用之宗類皆牽合委折无收色涵該貫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昭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又荅張敬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曰君平所謂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係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

余讀史記至日者傳未已不三復焉夫君子不得其時則志有所不展才有所不需甘於沈淪不見知於世賈子所謂亟在卜医之中者非虛言也然此真托於卜医輕世而肆志耳雖其為盜而不操矛弧者天渊隔之猶疑其居卑而行汚也若易演於羑里疇閑於牧奴東山之避六爻斥揮陳蔡之厄十翼乃倫大抵出於聖矣之憂患坐乐天知命在於玩辭玩占之妙耶

陸龜蒙曰季札以乐卜趙孟以詩卜衰仲故爻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應如蓍无它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它人乎

黃氏毋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合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人以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古也格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終始言之

吉凶悔吝 附悔吝

熊峯胡氏曰易為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為甚詳也故係辭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又曰吉凶者貞勝者也繼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朱子釋曰天下之動其變无窮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歸者亦一理而已矣

胡雲峯曰上係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斥之詳矣而所謂吉凶者貞勝之貞字猶未斥故於下繫斥之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歸何非周者人事之當然常者天理之女然天下之動非吉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為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又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象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者象之爻悔吝在

心未著吉凶在事已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南軒張氏悔有改過之意而吉者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也

朱子曰易不可與要易不是確定硬夸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定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二應而吉底有二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故易曰不可為典要惟變是適　讀尚書而得一言可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蔽曰惠迪吉從逆凶耳

又曰易中却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貞則不利至理之柄操奪之人至教寓其力矣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

横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

又曰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亨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為依迁国是卜迁国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

朱子曰横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若不看道理胸徹而若不堅硬峭絶安得說到這裏

堪輿

錢牧齋曰天官家有步天歌相傳為李淳風三垣二十八宿為一歌千載而下覩象玩占未有能出其範圍今數江之位初博学好修有志經世大系作輿地歌以追配步天南條北戎山河經緯盈在歌訣中堵墻瓦礫之夫熟記暗誦可以横覽八區坐擕四海者也噫自今天地翻覆刼灰迁改

雖有重敵司天堅反步地其差之何寒灯千几朔風肅然使童子雒誦此歌滄桑之感禾黍之歌交集于中而不覺淚洟之沾矜也○又曰愚山子非地師也戶以地師將人間訪余于小園中余乃布席亟丈而告之曰花之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唐一行称天下山河之系存乎西戎北戎自昆山崙塚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塞垣抵朝鮮是謂北紀南戎自昆山崙塚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是謂南紀自晉以前秦雒為中夏淮楚為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猶尊自晉以降北并則神州陸沉江東則一州衛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并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乘除若是數昏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為之首也我国家洪武中詔修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為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直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為雲漢末流龜龍之所蠶而北紀之所穷也○

程子所論卜其地之美惡昭穆便是地理等說最為的當

余自少切嘉山家之說廣搜諸書遍閱先遺稿竊窺其堂奥然反河然知其為浪說故遂弃不观蓋其為說不過賓主撰攝之勢龜雀龍席之形之以聚散雜合勘結陶鎔之法而其要只在有情无情而已至於八卦支干推排奉錯方位向背通愼吉凶之說尤後世之蔓言而世之惑者曲相拘禁或過時不葬或遠求奇域阨迷背義者何可盡數故先仮於此明有定論以為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則地之美者如此則先灵安而子孫盛斯可為萬世之謨典也司馬光眾大經朱之名仮也观大經之說曰其所精擇不過欲其水山田倉章木茂盛使親之遺体得安耳人之生也壽夭矣愚性分已定豈天命反為轉移乎温公將葬祖父諸父惑於術士將乱昭穆之序温公厚賄術士誑諸父使得礼葬其後家勢猶光显故公益不信術士

朱子論擇地以主勢之強弱欠道之偏正風气之聚散水土之淺深力量之全否為言雖李淳風之說亦不外此特不用某山某水可公可侯之說耳慎終之事諸雖多而大槩有三焉一曰擇地二曰擇岩三曰葬法二在礼

文人所共由自當隨力所及狩擇地擇省徭神士夫若秝其說畧不經意一朝倉卒之際專倚於葬師之口故尤多鹵莽而不通以於理豈宜所然夫病臥於床謂之不孝況為親謀萬世安厝之宅是何等大事而滅裂如此也

程先生雖有役安則此安之說然其所擇不過曰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避村落遠井窪而朱先生亦取其土好水深形勢环抱而不用其山某水之說孝子之安厝其親若程朱足矣今葬師之說曰某山為利於子孫某山為不利於某子孫之庸愚无識之人俛首而听其嘉取說使役之所言一皆中猶為生人求补而非有意於保安亡親孝子之所不忍為況萬无皆中之理乎

且周祖宗朝崇麗代弊盡焚也理諸書只存青烏錦囊等書十餘卷屬觀象監習學公私通用者垂二百餘年世臣巨室蓄蔓相徒自李懿信肯出而中朝方書汗牛而至從而學者復二擅名士大夫亦學之皆以新方從事不復用現象方書現象官則尤不敢與擇地至于今京外士庶崇信風水益甚無不以用名師卜新山為大孝大补乘因波沸周訟蝟起殊不知已往之効指掌可明況此偏方僻壤墳山相望有何佳城吉宅曲〻向嗔以屬千萬如頻耶

朱子葬狀曰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体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体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勢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奈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擇之不精之地不支則必有水泉螻蟻虫風之虞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无亡滅絕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火亂雜之際无不遭罹斧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〻當寔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处虫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妣之側數與土切以致驚動亦能抵突此術士家之說亦不為无理

方正孝曰嗚呼古礼之所也久矣葬之禮為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猶葬之礼未所也昔是視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全見泊思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仗衣冠而誦六芸者皆以孝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性〻信俗巫瞽師之說為其身謀或父子異处兄弟殊迄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气不相依其無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仗称利於人不亦妄乎矣

昧而无懲其術荒誕逸稽斯固識理君子所不取也

我世宗朝魚孝瞻疏曰妄謂地理之書三代以前无有故仅礼周公之制也惟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而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祅祥之說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阴阳雜書訛偽既甚拘忌亦多今太宗傳士呂才刊正刪去才皆為之叙質以經文識者以為確論其叙葬曰古之葬者国都之出兆域有常处是不擇地也今以妖誣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善時希以富貴之言既如此則雖至唐皆宗為誣史系此以謀生野俗宗能致人祅补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患深遠故无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阴阳家所謂祅补者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并況乎胡泳向於朱子曰至事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支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去來之吉凶之文須年月日皆之皆合其說則恐不支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环抱无空闕处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此观之也理祅补之說朱仪亦不取也

唐太宗嘗呂才上叙葬篇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全田以為穷達壽夭皆以卜葬所致按礼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全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窆子産不毀是不擇嘗也古之葬者皆於国都之並兆域有常处是不擇地也今以妖誣妄言逆於擠誦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

世傳葬書之序先出於郭璞青囊補註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為王敦所殺若謂狄孙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祆若謂狄孙有定数或他有以取之則葬地不立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乎

葉水心揺朱伯起阴阳精義曰伯起泛鄭公景望学而其景元為友酷嗜地理談山如哭蕨浮海葬妻大笑落云後百年當驗著二十篇二鄭自是喜阴阳家余是恠薤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直四方山水之朮迄時朱公元晦所蔡季通預卜壽莊内人累積行佛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因逈人大仮之常患也

語怪　附小說家

楊誠斎曰晉范甯以春秋名家已言左氏富而艶其失也誣所以称其誣者大槩有三傳之所載恠異之事卜筮之事與夫當省矣君子許訳人物之事其言太近而近人情者絶少故已致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象人至於立而啼拾貽至於出而來鄭人相驚以為伯有復生楚人相視以為吳王丹出厲公之入悅闚於門子文之生虎乳于野其為恠異尤甚李者所以豚其事也笠羅龜長卜人知驪姬之不可立龜象筮数韓簡知敗德之不可赦穆姜之筮而薨於東宮文子之兆而得於南蒯晉公之敗文侯之勝畢萬之後立大陳仲之世史蓍先一不係於卜筮此李者所以汨其說也至於現人之除注〻即其辭色之微動作之漸而立通其是非成

敗於終力致事之迹大率如此然則云恠于范甯之以理則有宜然之不可易者夫巨迹燕邦鳥寢牛字因詳陳于前矣狐左氏之卜筮為不然乎

唐元次山記容方国事甚譎誕先稽宋洪适詆其悖理害教似矣而不知次山之意者也次山服習聖〻天〻行不為豈不知語恠之為可著當天宝至德之間目見玄宗父子戎倫滅紀之変不敢直斥托於无稽之言以風刺而垂戒其喻寓深矣

徐自滇曰上古鴻濛之事若有若无而後世好事者沿遺論以鼓奇遂因以不可解如沿伊尹生于空桑之說則謂枯木中柔有聖人沿柳下惠而介之說則謂其坐女子于怀中而不乱沿色孝甯闚眾之說則謂其走魁奔魋而不可以人理測嗚呼幻士之舌好嗚怪也文士之筆好飾观也俗士之耳好馳異也不有哲士之心好究理乎恐泛是以君子不為也然弁不滅也闚里小智之所及亦使彼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蒭蕘狂夫之說也

夫婦人倫之始也我朝立法成俗之道得其已壱舜三代所未有也其風甚美因宜引之勿替而今世妖淫愁怨之書或至盈箱溢几轉相譯玩是以鄭衛之音代房中之乐何其不存礼義之防也

相術　附祿命家

傳說曰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申〻夭〻即孔门相容貌之術闇〻術〻即孔门相言語之術翼如襪如即孔门相步趍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门相顔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斥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相人故斥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而相人故斥以為眸子瞭眊之論　舜相於堯天下平禹相於舜大災弭斯謂相見也見人知夭否見国知治乱皆相也

青箱雜記曰相形不如相心相有三十六善俱全則祿位極矣諺曰有心无相〻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隨心滅

宋莆注能相人帝問韓倫為安抚使設施何如對曰面美深远臣不能窺然知倫當位極將相帝喜古曰果如卿言倫女成切向王安石曰安石牛頭角目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倫得和色為多

王充骨相篇曰人言命難知命甚易知〻之何用〻之骨体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如倉頡四目為黃帝史重耳仳脇為諸侯伯蘇秦骨臭張仪仳脇之類亦一相也

楚州犁伯善相人国人尊之傑諸如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問荀卿非相以為古之人无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子州犁伯曰臣非能相〻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厖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冥舒者壽其人靜哩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萬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鋭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听其論詞察其復行審其交游視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陽禍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无須麋傅說身如植鰭周公倖如斷者將以何相斷之乎

明人稗海曰人医得竜之一体當至公相曾公亮得竜之脊王安石得竜之睛

陰陽小数也其源蓋出於三易聖人神道設教使民不迷而周衰異端并興鉤裂厖乱逮秦卜筮術以術完於焚籍之祆蔓延於魏晉之際至誕誘祆祅人流為祈禳厭勝之詐隋文帝惑其誕妄諸涉術家之說盡焚於前殿其術寢衰唐與李淳風一行之徒始倡星曆之学而祿命之書遂大行於天下駸〻乎挽近世益不勝其說之繁也大抵陰陽家言窈易之飛伏納甲傅於五行星度之休旺明昧因不可謂之无是理而君子有不理焉夫巧曆千日之至可致而及其久也則不能无差而況芒昧之說淡人祿命而望其不差乎今之談祿命者有数家焉盈天地之間者莫非五行人得其秀而生則淡之為祿命者五行之流是已天人一理氣化之盛衰可徵則淡之為祿命者星曜之流是已天一生而地二成之人位乎其中則參其饒之淡之為祿命者諸数之是已盜五行錯綜之化以自秘者乎是已儗星曜宮度之分以自奇者紫微是已凡拘曲鎖屑之術殆不可盡述矣

邵堯夫病渠橫来向疾仍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牧京曰善相人者潤畧於裒衣大帶端步肅拜之會而旁觀乎不移不復麁脈乱頭之時其神精有在有不在故也

医業附疾病

医者雅言軒岐之上窮天紀下極人理宜不屑乎記述而猶且說向著難垂法後世則医之有書厥惟遠哉自上倉越下逮刘張朱李百家徒起論說紛紜剽竊儲餘爭交門戶書益多而術益晦其餘灵樞本占不相逕庭者尠矣世之庸医不解窮理或陋經訓而好自用或泥故常而不知變胸於栽擇失其関鍵未以活人而殺人者多矣我昭敬大王以理身之法推脩齡之仁留心医学軫念民瘼是於丙申年間命太医許浚撰成東国宝鑑

伊川曰卧病於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医

旺家設惠民暑者即仁政之一而今也有虛名而无実惠医学者何限而真偽新真之不擇修製糊剉之不度分而輕重之不審務以索高直而塗耳目以非活人之仁術也

天有岩崩地有岩坼日月相食星辰失躔草木有愼蜷之虫木有擁腫之形以非天地日月星辰

草木病乎而況人受天地之氣以血肉身處兩間蓋裸蟲者其得無風雨霜露之感陰陽之賊乎疾病之來也雖仁聖矣人君子亦不得免焉於傳有之武王遘癘疫子路為夫子禱周茂叔有暴卒更甦之病朱紫陽有終身重足痛其他徐積之卧淳濱張良素多病公孫弘之感霜終杜甫之三年瘧病張文昌之腦脩柳子厚之病痞何其殫論也然二聖二矣愼其遭而已有何忠乎不惟聖矣為然雖諸君子亦何恐乎聖矣君子雖不得免焉而病非聖矣君子之所恐則病果有傷於聖矣君子之身乎天有崩而壓有坼古今天地也日月食既而震星辰雜而震蠪古今日月星辰也愼憊者及戒擁腫者天年武王孔子濂溪晦庵俱享遐齡子房諸人亦未肉以其病致斃也病果无傷於天地日月乎衣醫仁聖矣人也

医医之論曰人之情有曰五有曰七而統而言之曰一心心之為物也倩驕不可制出入无定鄉熱而焦大則非苓連肯留之涼所可清寒而凝水則非附桂蓉茂之温所可調動而天飛閱淪則非玄丹金砂之神所可鎮天君失守百体畔官彼窺心於針石湯劑之末欲以療疾衛生者不啻抔水於車薪也多見其惑也故明医医之心上某治心治則神定心則氣平心劑血榮脉理百邪不解入諸症不能作夫所謂上藥者亦豈異物哉不草不木匪金匪石无炉丹而鍊不瞑眩而瘳其主利則六經四書其子史則子史百劑之以孝肉思辨服之以忠信篤敬如先於一切外物上落泊如也方覓其意味深長此其消息也

牧翁序曰余少授左氏春秋医和之論疾源推明六氣五味六疾與黄帝素難書符合其論感蠱之疾女惑男風落山刺義周易精義爲魯之医者未有以過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医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医

服制

將帥擇將

大行大王上賓之後兩司請重正五礼仪羣臣喪服制度之失有下大臣礼官仪臣議定之令庶幾考定礼經以求至當不泥於苟簡之常規務合乎天理之節文可以無憾於羣下之心矣其皆大臣之議皆以為難行臣不勝疑訝九礼有差謬惟恵不能知苟能知之恵可因循苟且終不能遵先仪之定論乎蓋朱子羣臣服仪所論宗是泰酌古今損益礼令根天理合人情為後世不易之制者也夫君父体喪服之制不容有異豈可於父純用喪服而於君泰用朝服之制為此半上落下无倫无緒之仪乎若以累朝通行之規為不當改云尒則此又未之思也宣祖至既採持平閔純之議打破俗論改卒笑後烏帽黑帶之陋規此宗宣而聖孝高出百王聖智灼見礼意不滯於守旧而一正千古之謬真所謂繼述之大者也狀此羣臣服制之不合礼而未盡重正者宗有待於後聖矣

以吾礼言之受服之節通上下行之死王家士庶之別不忍死其親之意豈有上下之別也

夏官門　將帥　擇將

明陳眉明疏曰今国家遇將多以功勲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婢人之手目未足聆金鼓之音身未足經鋒鏑之交足未足履沙場之地若一朝授以營閫重任彼建樹大將軍旗鼓坐於金琱之上仰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者則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

明胡經疏曰夫大將三軍之司命社稷灵長之寄也故漢高擇韓信於行陣而七国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南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匕之有身匕之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

明侯綸疏曰近日过事之托往匕為不肖之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遜匕縮匕不樂往即其地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才学人也非所以用之於兵也於是乎滑者不肖為軟者不能為矣者不肖者為之而壞事諸匕昔唐秋人傑宋臣韓冠富范等四名事業起於过園既居相府一有警急次往經畧諸臣未足以过事自嫌本朝王朝于謙項忠

余子俊輩皆以过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足以过事才輕諸臣何可以过閫重任〻其才学之所避而一畀之於庸瑣之手乎

張方平曰古之矢臣在国則為相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陜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姓東出之征以克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莱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為執政之官留侯高祖之謀臣未足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勲柰則理俎豆孔明処士也西拠荆州建曷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

李薦曰昔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覘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才之蔽有材不能用至於軍敗国辱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為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孔斷之以三至欲重而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捌建事宜則有九変能通九変則貫敵于全因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條淵可規而不可玩去如投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等堋告畜之孔推轂授鉞之任為不媿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縠閑礼乗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嘉伐阿郢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媚人卒以強兵〻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老卒以強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可以早踰尊為疑郤氏孤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戚為間韓信奮於亡書魏尚拔於囚徒充国自柔任之而不違伏波虎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扶親賓憲請行而曲听其補過晉人專尚風流故褚季野胡安国曰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強弱軍旅強弱係於將帥之勇懦將帥勇懦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兵者將也將〻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留子之所謂約也孤偃之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孤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

孔文仲曰爾景公嘗燕晉為冠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嘗刘阚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黄裳〻所薦者高崇文卒能擒賊而定鼎

易曰帥貞丈吉兌处程子曰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众而能得人心淮陰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而使人尊畏是也呂東莱走成持重諳練机務如趙充国者是也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程子曰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主之所為雖正亦凶矣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仪相州之敗是也

宋孝宗嘗揚萬里繇曰方过事之與芒〻然以赴之天下趍之而朝廷不朮將矣非不朮將也过事息而无所事將也无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无所事我則亦弃而之它副者柔勇者懦而柔懦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趍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遑事又動也而无將則又芒〻然以朮天下而天下莫之趍也夫前日之无所事也所以為今日之莫之趍也歟

又曰遂將其擇相〻似而大不同擇相不以旧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遂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何則今夫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偏国中以朮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盖千百年之松櫧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医焉見其向之朮木之意而献其百年所莊之天雄烏啄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生而莱者不新則不切今歲之莱来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則其材壤何擇而尚且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旧之辨也李庆之在漢曉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凶奴亦知之

心翹然以死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漠直擣龍庭而庶乃以失期死功死用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過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先忠嗣與翰也及安祿山陷盜起函堂失指忠嗣則不存而舒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為之子仅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亂之盛皆忠嗣與翰有大勇名之日天子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世所謂遲將莫若窮望而彰追未足用者非矣

張紞矢孫曰擇卒不如擇將任功不如任人

古者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故三代盛公卿出為將帥兩漢貴近之臣或以為侍中而征匈奴或從九卿而出太守其所畀者莫非艱險之地也而使之而死所愛當之而不為辱何哉良由主臣一倚責任一志如手足捍頭豈復憚其勞苦危傷而迂避之哉以吾東方近事証之国初六鎮之斥也金宗瑞河景復康洵皇甫仁郭連城等皆以全育兩銓長官躬親甲冑櫛沐風沙役皆豈無猛將勇夫可以攻取者而使許多猶神奏錯其間聖祖神筭必有在矣其後乙卯倭寇之斥也湖南过鎮望風奔潰方伯急遣金州府尹李润慶以別將守灵岩灵岩賴此支撑倭亦因此退遁至今論者以為當皆無灵岩湖南成敗未可知也壬辰之變也雖曰誠格皇朝大軍來援宗賴忠臣力士相徒起雖義吉阮振人皆向風故終以獲濟耳凡此皆我国所長而彼虜所短

朱子戊申封事曰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豈之方乎刺如此則役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官及官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因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剥之是先之徒之是蓄矣

仁宗皆欧陽修曰古語云將相無種故或出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国家等將之意雖多選將之路太挾今詔近臣某將之限以某品豪英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方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居而至四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賤使其快

將帥擇將

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死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国家生事此可見也

朱子告孝宗曰今將帥之選卒皆膏粱孩子厮役凡流徒以趁走應以到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者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剥經營實敗百種攫尽以償買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栅貴而求陛擢下所以餌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手取之至於招收簡閱習撫廉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能有者又不見優異死能者反見親冤怨怨盍積死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朝後急何由可恃

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不得其人則雖有勝兵其死兵同今日盡將之法大抵先取门閥威厲之人庄未知此皆果有將材可堪重寄否而外此則又取善為奴顏婢膝事栅貴者當時汚賤如此亦豈與能輕生効節於危難之日哉自古將材因難而知將材尤難乎居死事之者先識可將之材非大眼目未易能也此事固難望於今人而然亦何可卤莽正如今日之為乎

師之上六曰天君有命開国承家小人勿用程子曰小人有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為取也小人皆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朱子曰光武能用此蓋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行封其所用之在左者鄧禹耿弇實度數人他死與為

師之六三曰師或輿尸函楊誠齋曰何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郊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師為注而不敗也楊邑山唐九節度之師不立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函可知

朱子曰當死事者皆欲識將當其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且如国家中興張韓刘岳突然而出豈平昔諸公所已或者不過事期至此廝拶出未耳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急於擇將故天下無克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

春秋閔公二年鄭弁其師胡安国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克高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恶之不能遠使克將兵久而不召众散而敗

何景明功宗論曰夫秦以伯起高鞅范睢漢以衛青李庚利霍去病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參功宗之辨故白起等功日積而秦日盛衛青等功益高而漢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當使也非有厚养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位以貴之則朝之位廣金玉重宝以富之則府之蓄廉田土苑囿以益之則国之地削重堂邃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賊之警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强其不可樹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众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陴城不足以狄賜計利則返物不足賞賞

胡氏楊旺忠鲜于仲通南詔之陳表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表師三萬安禄山討奚契丹表师六萬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矣為天秦人者天子之戒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戒久矣

吾東方北接靺鞨西連女真南面倭古称四面受賊三国因戰国而退丽金元侵軼元宇歲倭亦累警徽聖祖基命即沃武二十五載高皇帝用闢混天地殺端之會云列聖恪於侯度虜解款奉約來倭掠航貢陳國内謐迄且二百年則旺家不知兵而亦无所事兵矣掌故数我朝受脤者思公有沿尹公而高数人而品饒錫賚上口押之猶以殷冗思公所當特癖疥身大者用怀数萬少者丰之位寄不過制一方而利鈍不足為旺家重也壬辰之乱元师枬以慓悍統八路可謂重矣搶攘之際孔数不備只分符耳倭乱已定天下稍之息戈甲者徵数十年而次酋梗化奄有全遼女真之有也迄於我而案問貢逆仁番乃以敵愾之誠授張晓八道兵馬水軍都元帅印視師西関選吉登禍上御郊拱以送之脫以軍礼見上舉手揖之上降等而受之盖出师之仪載邦典者倣三古国家之大事以也典礼法存二百年而未足柔為至張公而怡行豈不盛哉

曹氏冏曰宣王北伐之意大矣只見於六月之詩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芑者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命太师皇父而各言其戒四則淮夷荆蠻之作難非一岩其所任非一人　林氏曰宣王岩如有犹狐南有荆楚之東有徐夷故武是南邦以中伯城彼朔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国以韓侯其為謀甚悲矣　長乐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莫抗殺類累人之瘡而四羌頓平然則刁城子牢关一介夫而民悅其可伺陳抵哦而伐之哉

又曰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处魏秦人罷兵讨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果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孔子所謂子牢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士卒

明曹怀琮曰教場鞠為蓬轂金鼓幾於絶響每过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先出城役悍夫驕卒方抱其爱子弱孫蟄寐以寢苟稍徭縛則牽起而咷呼脫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赦也

年子才曰兵者国之爪牙也兵不精則与空手同甲不堅宗与祖裼同古人死日不訃軍案擇令典者正謂是也而今則子虛烏有之籍在亡而有之

李纲曰用用鄉遂之兵而出无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兵之兵而威振天下斥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法而卒并六国然則有天下国家者孫兵勝戰之术紧可覩矣

貞瀆翁王安石曰秦漢以来兵冗而隳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王翦役百萬於昆陽秦伯役四十萬於官渡翁至役百萬於淝水哥舒翰役十数萬於潼関没其中安能无老弱錯雜之卒又臨之以好戰之使民亡罪而就死地者之怪也

昏諸葛亮曰臣到漢中朞年矣喪曲長史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宗幾若死日不討其數而中傚之今兵籍之敵者亡者傷喪者不知其幾矣今之為將者果能校宗之料簡之乎

夫明兵之道駐赤子而蹈白刃有限死兵進至而四海之為我淡死又曰沒步不費一物不棄一錢節身量敵而安然為我死則人之失笑而後之矣

夫私賤為軍之弊其來已久而若以天下共公之理言之則私賤猶非國民乎我國本來褊小其間多為兩班常人貴賤有異而所謂私賤者日滋月盛千百為羣一死所役而良民則役煩賦重而不能聊生漸就耗散乎至中外人物盈敢私門家家有公侯之奉而公室死民其弊不但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而已故先王亦欲分限田限奴婢之法其憲往在壬辰杜禍壞矣生灵盈矣旺家於是計死所出銀雖收拾數十千自之乎以為訓鍊禦敵之計經年補役不成摸捺草草軍容狼狽漢目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死諫之輩注目厭其奴僕之宅役張皇餙說鼓動矣訌死所不至夫以張巡許遠守睢陽熹愛妾殺愛奴以享士役仁人君子也出爲不敵妾殺猶忍於所愛之內豈人情乎誠以旺事至重宅不暇顧也其向者之愛惜數三臧獲欲敗旺家之大計者其矣否何如也昔我旺三分之省高丽猶有西北一面而隋唐之役遼東白岩安市朱城皆有數萬兵近壽患真以十五萬兵殺安市高丽皆尹灌之正安真妾邯貴之部契丹鄭世雲之平紅巾皆用二十萬兵而我旺則自祖宗以來雖出師甚盛不過萬餘此其積衰侵弱之勢非一朝夕故也況非常之變不為非常之柔以為變赦皆之計而必曰習不可變公衆情不可違是欲以累內治病而最發淆河者也　士卒乎之戰辽奇疲言折裂寒瘡

顧今各義軍兵所食之多倍蓰於常祿之班而比日為滿淺之尾閭終莫之變通旺計之闕竭用度之不給死非職此之由也訓局之兵禁衛之軍其來已久雖不可輕仅而今之別隊之充額精抄之授斤亦不可已乎至於慶尚軍官之軍存之死益於事去之死損於國若猶不可以罷乎善乎周世宗之言曰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後民之膏血養此死用之物乎夫當五季極亂之際日以兵革為事而其言猶尚如此用能破敵兵戾遠伏向死前況今過陣死殞書之警黎死有倒懸之急而搜丁籍兵以致中外之徭騷耗廩糜財以致經用之匱竭此豈為國深遠之道哉今之仅必嗤臣以迂不曉事然而有民然後有國民然後有兵民穷國亡雖有兵將為用之我旺養兵之規殊異於古所謂騎兵步兵諸色軍正皆是鼓鼙荷鉏之民不或多矣鈌鋩之為何物平居則只倫木布以供當番之價但知奔走以赴各處之役甫殘賚鈍不似軍兵貞義其不可為戰陣之用明矣

禦營軍之設本非為鈞陳之儲晉只欲用之於外也十數年來死處調用閑將日久憍悍成習多技藝符已成雜制之兵一朝徵粮於係又加二耳之來立番於京亟生怨苦之心且此類山尺逋民如不覊之馬技芸雖抄習於剽悍者也出入余輩有居而死益　夫民兵之寡也兵陰而民陽兵夜而民常兵緯而民經則周一俸而相須者也顯諸陽者安藏諸陰盈其常者必通其變亡其經五綜其緯失於此而得於彼未之有也在易師之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能容以使之信我畜以使之聚我然後可勞可發而不怨矣今之兵者民也非兵也死甲光非兵也死技芸非兵也死揀選操練非兵也死賞罰紀律非兵也設使此四者皆有之然且不知方不足敵則雖可謂之兵未可謂必勝之兵況皆死可恃而當莫強之寇乎夫兵死也也不可人而責以忠義非有大利於兵則安者勿冒柱金革習弓馬必揀選服軍律自蹈於水火者乎

諸道山行砲手不屬於軍伍者甚多此軍之日盛似因於氣數若益為國用則大善矣或敵亂不收轉積寇盜則大不幸也宜令各道四加查括凡以銃技行獵而姓名不在軍籍者皆論以重律則御軍可以彫戾而閭巷色宰亦可得弁兵矣

窮惟旺可以去兵有兵則不可以不養民可以不役之則不可使猶易盖古今經制不過合与寓二端耳兵戈不分則井田相助兵民既分則以民養兵雖制有長短而其有所養則一也我國則既不養民為兵而兵又不得

养於民非惟不奉又役以列之兵制之不善古今旺家所未有也臣是旁观内外嘿詹皆勢庶詢博议粗有应夏矣古者国有大变則有徧境出之法公卿以下以次而出為将帥昔高麗士大夫亦從軍槖敵此皆遭乱危存全孔敵恤之恭尚何連帶怨苦之有臣聞宣祖朝張晩奏請兩班為一軍良丁為一軍賤丁為一軍則勢甚順便矣自上加細自水原行之自関西行之未克就緒卒至革罷

異計莫如依倣古制条酌人情以公卿以下死一人不役軍為大律今並後秩正三品以上則称為將秩從六品以上則称為將官秩七品以下則称為朝士軍役生称為役生軍武学称武学軍雜戢諸衛市民坊民胥吏典係各以其類為号則公私賤浮手商氏自當現出添徧其額而免明慮矣必是並後皆在職者除正在役使者除正父子同籍則父除正兄弟同籍則兄除正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双子仰役者則為限数除正者病癃疾者除正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庶雜戢之類募其不欲為兵者為定数例物而免其正除給除正帖免正者給免正帖以其餘徧来作孫又就其中或行分法或行抄法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其餘則使朝士不在戢者領之教以兵技陣法京中或倣禁營或從或倣禁營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盜其徧来之務則内則漢城府与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令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盜也

塚丁帖戶軍卒之例也騎士步軍則一軍三保水軍一則一軍四保而人民鮮少抑役多為或名存実死而責之親隣之既不能支則責之親隣之親隣一軍之闕九族之患一里之空四境之苦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歎將復聞於今日矣至若步軍之例帰冗費不関槖徼騎士之役重於步軍水軍之役苦於騎士韓愈之傳旦至而墟再至而墟柳宗元之說曰異吾父全居者今其室死人與吾祖全居者今其室死人今之所見在者皆是

我軍兵精聞於天下高麗皆將帥輩召募勇士為親兵故所向有功朝廷之初革去家兵以除其槖而武略漸致不競卒士皆民百姓皆兵而或終身戍守害及隣族或死役困遊息偃在床大夫不均之怨未有甚於今日而論其多寡之則死役者遍国中為兵者未什一故闕額未得充延故未得除而旺為死兵之国噫圃花方領多匿於深山奉佛之寺佃客雇吏習俗於貴勢妥莊之家其在兵籍不過三之一焉蓋古之為民者五而已士農傅其保工商通其事軍卒用其力未有食土毛而不役於上者今則歧而為二為死在乎軍額之見徧也監營弄兵之設推原其本意乃是監司之親兵以備後急之用者也別為一隊操練以須亦其可也而今乃徵其軍布以為監營之私用死論其公錢正兵之已有身役者并加督捧一身疊役不恤怨咨監營非郡之策應多門別會之貯亦是以需用而為此死名之横歛終使敗怨於国家是豈不可已者哉向者湖南道臣為念其槖使之兩人併定此亦為彼善於此而未若依来例之例皆之揀閑而并除其收布之為得也

當今即位之後宰臣奏曰訓局軍初只左右中三部孝廟增置前部至顯廟先朝初別隊罷前部而所屬遽雖盡散移補三部闕額又就其餘汰老病選二百餘人録大將標下此兵宜有闕要補使自漸罷而至今尚存論以兵部而部既罷代以別隊此為死名之兵固當罷但累年廩食一朝散之安致落莫又善技芸弃之可惜訓局束伍砲手州縣每以式年選二百人且資各而送之此為州縣錐役且凶歲簽丁尤不易以此二百人移代束伍砲手以除州之弊甚便上從之

文天祥曰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取其一以備軍籍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五家今官其米以就為春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众軽而易柔州縣号召之死難数月之内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鼓其精鼓舞以出其銃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令也鋒鏑之交自相救而声相應也

宋紹中與宗士張守言本朝之兵自高优童貫泳之而刃俎之法庶騎情之風成出守則已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脅以逞大則殺將嬰城以致天下可用之兵死幾矣

韓琦曰本朝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昔者百姓戍邊充虛歲多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籍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亡賴者之以為名雖飲祝至孝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乐

紹興中刘子羽曰竊惟藝祖削平僭乱聚天下精兵以孫糸怀取太原兵以為禁軍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寮分藩鎮行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屏翰之軍逆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采皆總于三衙訓鍊精用故能坐制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輕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分解急支梧目前未暇長慮却顧也

姜請中中省行曰今也操練之律雖四面士兵授石趙距之勇衣粮之給如故而將元寡旗陷陣之能論戰閑則給領而股栗聞調遣則掩耳而口噤過圍之冠幾何不律行而齊乎也

程公戡上張浚虞厝禦戎三策篇略曰唐之所患節制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過鄰有警元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先調息之甲兵元親信之士卒兵以分令將以位元行陣部伍都元倫理何異歐市命戰哉

本朝軍制祖宗時只有五衙四名以字作隊分部列邑當省未閑填補之弊今則空額甚多而其存者大半老弱此常患不得填補仅者以為閑暇之名目多雜役之投層者分民之逸暇也巧之故也此亦然矣有不思者昔之軍五衙而已今之軍有訓鍊為有御營為有禁衙為有拱衛守禦是兵水役亦皆有牙兵武学別武士別破陣之屬不可勝數昔之為兵者一今之為兵者八九名目繁貴額日廣有新廣而元但減以有限之良民選元已之新軍民安得而不分之而軍安得而不閑也今者不议而以逸顧循本稍加裁省而日夜務用餘丁之途亦已雖矣須年朝家查逸故兒弱將施大惠及已查出數多而不得代用弱而不得減下怨上直訖數年勢穷事急不得已而出於破東補西之計則出兵營兵一萬四千二百餘名以填騎步之闕此可以姑後目前之急則得矣又將使郡邑得其代而補之得此之雖亦猶得騎步之雖矣庸何益乎

今日海防尤極疎脫名為水軍而太半遠在山郡幸省例布在五土兵而僉萬戶軍自取其布以若干布之誘給逸處居民使之只為塞責於巡歷点閱之省故吳此兵為鳴墜亥其死亡而但有虛也常省且羈縻為塞責之地則可也岂能令隊急赴戰如其職分之所直為者乎在前或有變通之論矣但水軍役重且世傳其役故海过陸軍之心雖死不願而山郡水軍換其役抑而行之亦是已怨之道以此每不能免通矣

每當良丁搜括之除村閭有孤月孕婦則甚至指腹為期待產望定故孕婦或欲自墮其胎至為之言曰前有兒弱定軍今有腹中閑丁此其哀痛之語也

軍政鎮管

軍政

明馬升孫曰昔殷高奮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乱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蘇軾曰好兵猶好色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也△明陳省明疏曰宋子牢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所不可離能去兵司馬法曰旺雖大好戰必亡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孟敏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

桓公狄△月書大閱△簡車徒也譏其不省也△龜山曰黃帝五兵乘之法以寓軍政至周先詳於後世

明靳学顏疏曰古語云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号令周技擊日走疾傷而已謂其重鋒對敵旗鼓相當乃

兵之宗也猶之医也不謂其明素雜究歧黄汉論風生而已謂其防樹對症起死回生乃医之宗也

明王廷相駁曰古語云教士三萬横行天下故奇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不敢當岳飛五百肖嵬之軍兀朮

巨萬不敢敵曲是观之兵必教成以後可以勝敵矣

我旺兵制經典既立於初始之初大典兵政再定於中興之日殘更宿善之法部衛統領之令无不備且

明管律曰蓋旺之有兵猶地之有險也有險不敢踰旺有兵人不敢犯是故易有师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

有天下者立武以衛旺制师以捍吴使當省平而妄動輕用因易激变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是以招乱故

周公誥戎之戒不能嘿於成王極盛之日也

胡銓曰古之論兵者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為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师為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觅井之諭夫彭祖觅井也目係大加之以車輪安

井而後敢觅其畏如此伏願自今練兵選將蒐乘補卒陰拱以观其蓄銳以待其衰聚訓十年務為持

重如趙彭祖之觅井則社稷之福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我冤非我右武也特戒不吴

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收銷兵非謂之除戎冤漢武摩文景富庶之極至穷兵黩武

以事四夷又豈戒不吴之義乎△高麗宣宗時遣光軍司選軍三十萬以備契丹

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胡雲峰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师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痾坚癥不輕用也明矣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必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乱亡之道也是以聖

人重為東征四夷怨羌我正故也△古人云強旺在兵亡旺在兵

明太祖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思危不忘武備蓋經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後患同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昔周公之告成王也曰其克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同有不服吕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

其享安而使之自强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强之意也是役也羌奮張其事而不

使墮偷採掇其人众而不使抒恪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苗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鎮兵乃所以吕兵

昔祖宗之制八路各官皆有鎮管謂之兵馬節制使文法本意宗非徒然欲其平時則鎮管之邑為主鎮而

檢勅其屬邑一旌採兵訓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則鎮管又各率所其屬之軍鱗次整齐以听主將約

束其勢如身之使臂e之使指採緻伸縮唯將之為且一鎮管之軍雖或奔濱而他鎮管之軍各以大兵次第至

守或扼其前或頭其後或挠其左右賊雖乘勝不敢容易壅突其勢然也姑以慶尚一道論之東萊鎮所屬

十餘邑之軍勿論公私賤雜類盡發為兵則其數將至於七八萬假使不幸而敗又有大丘鎮管之軍居中遠

截而慶州晉州之軍為左右翼可以禦敵不幸而大丘之軍又不利尚州鎮管又以重兵堅守而忠清道忠州

鎮管盡率屬邑之軍把截鳥嶺為其後徙清州盡率屬邑之軍進守黄涧永同秋風嶺之間以為右

翼以及京畿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回家形勢如重门復墻賊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二月之间横

行千里任造都城若蹈无人之地乎夫以祖宗經遠之畫其詳如此而中世以後良法美制一切廢隳○龟岩曰

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後急何直国家法制兵曹專兵政摠府專宿衛

而已今也都監軍扈衛軍官御營軍尚出身凡四營不屬摠府各專号令邦畿百里之内既有摠戎使

又有水原防禦南漢守禦江都留守水軍统禦各據兵柄不相统屬南漢則号為上司勢將京都此未

設置本以增守衛固根本而適使凶寇餌誘為乱由制兵之失也愚意都監御營入番之軍則屬之摠

府扈衛軍武兩厅則悉皆罷遣而或依宣廟朝武勇厅例輪次上番而減其数則可以省許多廩料

而種〻弊端十去九八矣畿内諸鎮併於摠戎使則歷幾倅統專一号令不紊而乱略亦未恣行於其間
○我東在三国皆則戰国也隋煬之強大唐宗之善勝皆不得志高麗亦能支撐契丹家古哈東真於
数十之久而称我為無兵之国壬辰之乱東手竭足抵卵於人兵則曰天朝粮則曰天朝亦異矣○我国是
南翔倭矣倭丈一刻而駐千里之地狙兇人也遇於野則不敢戰而並遇於城則不敢守而散非為兵也不習於用
也今又西阨虜矣一出师而全軍覆而师降甚矣其不習猶昔也不習之介於倭與虜之間民安得不困国
安得不危我国之兵多西南西北之地西南乃百濟新罗之遺也嶺之俗質木而沉力作而饒業教之則
足以為向上之卒湖之俗敏疾而輕善偽而多変教之則足以為直用之卒西北之地其戎接即高句渤
海之墟也古称健闘乘不介之馬後裔而馳奔臂而号木弧楛矢矜兇遺鏃教之則足以為莫當之卒故
百濟教之以强其国高句教之以抗中夏新罗教之以統三韓兵兇常形習之則强為無習之不易世而同矣
管子曰兵未出境無敵者八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兇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不蓋
天下不能正天下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之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未明於机数不能正天下明於机数
者用兵之勢也信哉言乎將欲用之先有以孫之財也之也光也教也士也習也豫之之具也決之之物也
國家三遵禦敵制造以来其制倫矣都摠以摠軍務兵曹以主軍政軍光有寺軍資有監節度以統
鄙制〻以統都尉主鎮以統方鎮〻以統諸鎮枝牽相須頭手相資戰艦之修火藥之精陣書之休其
深謀遠慮能致百年之昇平矣然而猶憲其末也俯皇有司謀設籌度措畫悠遠
兵制之塏至今日極矣國家始為五衛之法本末相貫輕重相薄可謂得古之遺意東額多宗臣未及
有考捨五衛所爲則蓋八路無它兵若其忠義以下諸帝皆以処士大夫及諸有勞不可下同於偏氓者
其祢謂雖殊而統率於摠府則因此亦五衛異名尔中經喪乱以五衛田卒不足以濟用而翔置束伍

軍政鎮管

訓鍊御營諸名色軍其名色日新定制各異而五衛之卒又未之罷是以家之四去而為兵者昔一今三者
二今六增額如此民安得無困乎中之役〻苦於乙之役〻苦於丙之役不均如此民安得無怨乎夫兵者上之所恃
其患難因死生而以甚困之人怀甚怨之心它日有変臣未保其為国家盡力也夫五衛之不獲其用非其法之
不善由久而弛廢旧制既雖改新制又甚紊使兵異統軍異政本末不貫輕重失馭其非計之善者也況今所謂五衛〻
卒乃但收布而止耳為輿卑之役而止耳既名為兵不能若此設當倉卒尚何賴為其以新制言則莫善於御營莫不
善於訓鍊為保者不勝其毒欲不善也為户者有雖鄉背親之憂二不善也習為奸頑不循法度三不善也摩費廩給
為国大盜四不善也兇户布相虐之患一善也無雖鄉背親之憂二善也迭番迭休兇奸頑之習三善也迭下之米布為
番上之廩給財用自出無耗公儲四善也臣竊謂五衛正卒技名無宗在所當罷〻此休
二軍合為御營之制而與御營分立為左右營総武統帥以為京兵之制使兇本末輕重之相戾之都括兵額大数幾何
減去三之一或四之一務精不務多一其事而裕其力以蠲其怨則可以得其歓心責之以死斯兇雖矣今之雖者亦為若
去騎步兵則一産派定兇以兇其役諸色役価兇以倫其数此則因有以処之矣宮内城内要処分把則四營卒可為之
矣諸司派送則在卒可為之矣役価則忠義衛及士族子之未得科名者與良民之兇公役者皆收庸調以給其費則
有裕而兇不足矣○有營毀而唐之禁兵府而宋裏
窮況古今制兵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李泌之言舟兵杜牧之原十六衛其為說家為詳倫而唐季之神
策魏博之弁卒已事之陜今案可監況兇兵日增吐力日耗持者不変抑何以善其汲也○張皇六师周王所謹
欲去五兵春秋所譏
嶺南舟师防軍非有元定水軍乱初李舜臣元均未經營翔立時湊合各邑軍兵且請道内各司奴子使
之輪回入防仍成規例行之至今远地之人憚於往来自倫番布代給各浦居人〻受布而為生防軍給

価而帰家両相便利而其中或有討將之侵暴士卒之刀蹬貽害多端轉成積弊水陸換定以為永久之計則
処僻者无遠赴之苦細布者无被侵之患乘般者无風濤之恤而近山傍海之民良賤相棋專虜舟師則
良民甚病前後此論之不行似由於此
夫海尺如可移定水卒而無流亡之患則沿海列邑豈以舟師為極弊旺家豈以水軍為浮憲哉海昏
非土着朝徙夕散以舟楫為家以掏盜為系犯蛮夷之逐水中者若使之乘舶凜敵穿有一日存者曾
在仁為朝故巡檢使任統亦有此咨終不得行夫添防之弊遍及沿海千里之方湖南民力統用殘試以一事
言之群山黔毛浦木処距統營水路千有餘里行貪居送人情賂物之弊因有紀極難以殫柔統營下人分
防為一大利若都監下人之乘時同利者然不但下人統營亦按名役使或伐木於諸島或曳石於浦口或結思網或赴
船之役其他採葛取柴煮塩木事碁刻无休虐使如鬼粮盡椽衣破級中面目形容皆成魑魅水卒之視統營
如就東帝其農時旁農息節失血呼寃亡訴流亡相徒合採之弊雖無久留如添防而為害列邑殆有甚焉何
者各邑戰船非如各浦之常卒合採臨時抄斥格軍於浦民目出田結米布以為格軍行資以為行賂統營之地
上自軍官下至房子亦有賄賂方免棍打侵辱之患何者不為媚竈則舟楫之堅利者反為脆鈍旌旗之鮮
明者兵甲之精銳者轉為無色不用小則被罰大則見罷張皇狀啓変乱其真过將剥割到骨以為自免之計
此南方積弊而尚今未革者統營上下之利專在於此而堂籌畫之良或遺於遠幾歲以成年浚剥西南左右
道赤子膏血以肥一營大小上下哉
夫衆兵於京則內重而外輕衆兵於營則外重而內輕养於无事之時則有自焚之患养於有事之時則有不
及之憂此古今之通患也無事則屯田有事則戰守者轉輪而罷成役者量錯之策也選將帥而久在任到郡縣而
責藩鎮者李纲之計也方張之寇非藩鎮則無以支宗过之道非屯守則無以固此所謂古今言兵之善者也

軍政 鎮管

高宗皆胡寅曰自古制兵必有宗數戰鬪則有敗亡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編於軍籍
者近者二三十年遠者八九十年未已鬪死折之數豈皆不死而不散乎不能隨死隨補而額數則終无贏縮未免徵
布於白骨此非王者之政矣且古之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本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戰之所恃而克勝
者其餘充声勢備輜重而已
昔高麗定宗皆間契丹將侵逸兵三十萬以備之恭愍皆值紅巾之兵合兵二十萬勦平之其軍众如此我朝壬
辰丙子之後連以飢饉癘疫生齒雖云不數必不下於麗季而當局者每患无兵臣恐御兵之道未得其宗而然
也噫廣取武弁正軍日縮黄口小兒冒年苟充則軍簿疎矣兵無素养臨急調發將卒不諳遇賊奔潰則軍制
失矣入防过 准事侵剥上番京城宗為侵軍則軍政坏矣
侵既枋之骨暴在極之児有百歲不除之兵有九族並徵之役此若不改国不国矣
国家昇平百年武器不競兵農為一养兵无規名編軍伍者无非緣卧之氏所謂騎兵步兵隊卒彭排者徒有其名
而上京番立不過為諸処之役平居不解刀劍方矢之為何物臨乱按簿徵斥使之執殳前驅疫殘恒氂不見賊而先
潰所謂不教而戰是曰殃民以至於今並其此而无復者此正修改之皆也
今日旺家之所謂重兵在於訓鍊都監臣未知果皆精銳鍊習可伏緩急而外此則无聞為其軍苟非羸殘士氏田餓
而屬名者皆是豪悍逃民敢主而投入者脫有風聲之警則其狐以此輩為捍衛之計而望其親上死長不亦危乎皇皇
人民雖曰死亡富家勢戶丁壯多匿穷村僻里遍乃猶夥誠使各道列邑隨其殘盛大小定其名數多寡各自精抄各
自鍊养籍名成冊送于兵曹且復其廩料復其家戶申明鎮管互有統損之地則累萬之兵一柔可得豈可使千乘
之邦為无兵之吁乎
天下有无兵之吁乎曰无有也国而无兵則何以禦暴客也无禦暴之具則国奚以自立君奚以自尊民奚以日奠其抗哉曰

天下有無兵之旺而猶保八九十年之久者今所死而我国是也非死兵也兵小而不能用也兵者軍政之不修也不能用者將卒之死其人也誠使嚴軍政而擇帥臣上之人又能任信之專則十萬訓鍊之士可以蒐獮于南北以張撻伐之威矣釋此不為惟為退避之計何也前朝王氏之日軍政寂如朝士之未能卒隸親軍而宰相之子例授兵戟館伎士亦許役軍需外正軍不向公私賤隸皆係戶籍將領自而爺大臣以下各有所統中外大小諸將皆有親随之兵平居享其衣食而教練之有事則將卒相習如臂之使指故百萬之士一朝而亦雖順如蕭遜寧穷如金始狼如撒礼塔衆如毛居敎沙刘閔先生皆得以挈卒之也今之地比王氏非加縮也民衆非加勸也惟臣之子館伎士之不隸也典係及下賤者皆謀落籍而兵官吏之剥軍以用者髓已竭矣平居享其養臨乱責其死或有退北而生者刻虐使而驅諸死地其能敢也決矣

今兵政之失當者多矣訓鍊別係之設將以矯京砲兇食之弊本意未是不善而指貢之際未得其宜古人去不惡寡而患不均向者任事之臣只欲新軍之樂赴別立名目輕其身役至於農節許令除番此未禦營諸軍之所死也九仞之情雖勞均役一則不敢怨苟或不均怨咨斯起臣恐諸軍之怨其不均也唐僖宗偏護神策軍以致冒兵之乱者不可不監此其不便者一也別隊團束之後京砲老故之闕若仍旧發補則別隊為死故加設之兵其當初矯弊之意相反矣若不補京砲闕額而代以別隊則農節除番之令將不免失信而新軍怨其失信矣此其不便者二也西北民刷还乃是祖宗成憲而今為招分新民許西路流民以免刷还过七邑與北路奚殊而輕变成憲略不疑雖深恐自此过民之流入內也者死益所願忌矣此其不便者三也別隊係卒随其所告而定給故營屬之入於別隊者素恨品官之不以方幅相齒乘此告係之令以為修憾之地各邑怨於上司威令惟思速如不及辨別以致怨讟盈路頃年之旱民間至以罷別隊天乃雨為言此其不便者四也且死論某軍門均是一国之兵其制不宜異同御營三保而精抄亦三保一保給沒某二保供粮餉此死不乏之患民之疲是役者亦可死苦重之怨矣而今其所出之未御營十二斗而精抄十五斗故民情大駭非但以斗數之米為偏重莫不以不均為怨今所得幾何而失民心如此耶　我太宗朝訓鍊現請屬田於本現以養武士如成均館今朝夕讀兵書上曰讀兵書豈如究六役遂不允○古之養兵者官給衣食使之一於採練今則死此養之之具猶有一事可以講求成周之制凡民八歲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又十五年成材者升之司馬不成材者受公田供租賦唐之祖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祖宗朝身役之法甚四公卿大夫之子弟亦莫不各有屬處柔一国無用遊為豈如今品官庶孽之子亦称兩班安坐而無役乎謂宜速做成周中叅唐制迎復祖宗旧法除前衙生進初試入格元有身役者具夫篤疾者亡論卿貴子弟悉義品官後生年三十以上歲收布二疋此非迎定軍役人情必不甚擅兩班子技既布其不能賠養十萬軍兵乎　御營比年以来積弊梦加如以儲偫言之則貿越乎柔嬴斷削乎分局率之以飢歲之蠲除瓶罄而罄耻死以支給於目前以軍政言之則局司虛設部伍以倫罷械死穀物以徒粮餉之充換丐借於他司而終莫成模柔以比形勢也顯欲其補其撑柱非智哉才猷之愈越尋常者必死幸矣

本朝軍制上京者屬於京衙士兵屬於守令領於鎮管隸於兵使大小相維承制有法愈使之設只為風寒三百年来未有內乱之念使此乃祖宗之良制美政不可乱也迎年以来自營兵小營皆選軍為其私屬非有益於禦寇止乱之術也徒使軍額日以益戾至於屯田之團兵起於迎日既占拠土地復欲奪其人民其弊宜防宜不長也

朱子初到漳州教習弓射死人能之者遂作三番每月輪入教場彎弓及等者賞之不及者留之兩月之間翕然都及上等謂武之效也

兵謀師律　附談武科

明于謙疏曰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雖以一定而死況醜虜交捷去来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死非剋其鋒非智死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

錢牧齋曰昔杜牧論兵如珠之盤知此老胸中尚有事在才志盎盎方當不介而馳三周弟不注何怪其言之媮也古人云治世讀中庸亂世讀陰符領今翟泉戴出天津鵑啼鴻朗之治莫面搢攘之徵先告故余亦好論兵抵掌白山黑水之間者不幾於捨中庸而治陰符哉

又曰昔歐陽修讀李翺出師法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恨朝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上下其論杜牧則循神之士不敢言兵為有言者世以為麁暴異人不比數及盜起因二三千里崩坼震動卿大夫笑歌嬉遊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今張公路當神奮日中之世挽腕論兵壯年世有燕趙晉魏訪問昔年營陣戰壘所血時事感然有微風動撓之意目瞪口噤頃胷薄喉其不以為妖言妄亂仰視天而俯畫地者幾希矣此正杜牧所謂山東亂者非我宜知者也歐陽所謂已不自憂而禁人憂者也事之暇也患至呼天智勇交困則以膏唇拭舌不學向士廉恥之徒無將相之柄而寄君父之命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正大命已傾今公路不死而居此世猶夫席之餌毒鉸之飲鍼雖震林丘鼓宜漲不足小擾其暴怒之氣矣

所至餌益賊振要害風雷雨電攫拏斧作於指掌之中矣

又曰天啓元年東事方殷縉紳鞍韁雲集兩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棄不肯騰肉飛鵩脫腦滿賻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迹將徧度黑山多棄綠水而少年英期生飛揚徼遂家世將珊語曉表顧方略矣口奮臂攘然風生猷斥何其壯也迄今四十年嘯昔高談闊步請纓說劍之流皆已化為碧玉漫為土堆奄忽百年期換諸人之姓名將與洛陽之銅狄燕市之酒炉澌然同盡長夜穹茫誰聞有話向咨嗟與悲而憑弔者

師之初六云師出以律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抗師牛馬臣妾戎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

蘇軾曰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孩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

之名則掩耳而不願所而士大夫亦未足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張横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用之其術見三王方冊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毛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怠忘

蘇軾告神宗曰臣謂漢文不用賈誼以為深恨蓋賈生因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吐欲係單于則處士之大言年少之銳氣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臣應艱難亦安自悔其說矣　昔各師之在清也武叔呼冉求而問戰馬對曰君子有遠憲小人何知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詢於仲尼心曰簠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朱子曰神宗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君用兵二字遂說不合後來傾信王安石終是士此病只管好用兵費了无限財穀殺了无限人民殘氓蠹物皆從此起

蘇氏曰足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作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救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死以定伯故其法在必勝煩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昔者足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敏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數而思罷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爰古司馬法而為是管略迹勝之兵是莫得以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陣罢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无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愃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遠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制與管子所以治脅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延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我旺之西北过宋用武之地北阅人人專尚武芸閑習弓馬素称驍悍真所謂朔方之健兒也早晚後急必當得力此朝家所以設置親騎衛者也試才優不之類該曹寮寀不能盡用兀仕入京者積若孫邱不堪飢餓賣盡鞍馬徒步北帰其情誠可悶然以此帰怨於旺而顧屬者亦失精銳漸不如初該曹如不得收用則寧闕直赴之路一年取数三人優不特許直赴則庶少慰一道之心而北路过將之寀皆或差遣則亦立有奮勵之道矣闕西亦以設置親騎衛而未免未寢殊甚可惜清北近塞之地武士之勇健不下於北闕若一体設置而亦許直赴則必有自願備馬者

綢繆之策　附豫備

明陳皆明疏曰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除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宋仗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格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防也

曹忭疏曰昔宋慶曆中契丹將敗盟賴富鄭公與之和且曰朝廷勿以既和而忽其守備決不敢懈夫以慶曆之盛英秋納款猶猶以為不敢懈況今日之勢事邦

明胡經疏曰臣聞不掉之尾起乎中乾風邪之疾危乎內虛今幸際聖明在上羣矣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盤石雖遭茲狡虜肆虐以自外文明之化特氣數之少恠耳夫夷狄猖獗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八王中華翻天覆地之変極矣幸而天厭胡虜爲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覩天道頻警人事此豈虜能復鄰蹟皆也雖然天下无事不恃彼之无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愼其微也積豕之牙握其机也蓋微愼則早見而預定机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要警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痾疾也良医藥之則遐冷之微萬一輕視而徐〻云吾不知所生矣

紹興中汪澈陳利害曰憲之有素事至而安靜憲之无所事至而倉卒

李漳曰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过之術也

夫不戒而笑當戛而謌均為失常故語云无戎而備寇亟乘焉

胡銓曰謹按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师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师也臣謂聖人非唯意在於重师蓋其思齊之无備也夫齊為魯雠久矣自鼂之役齊敗於宋而魯不赦是皆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矣為魯計者正宜早夜預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卧養成腹脅之疽根不旋踵而齊人西侵乃至乞师於楚以取穀為假虎狄而伐中旺不可之寇大者也以今醜虜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說者乃欲借於助兵高麗何異乞师於楚以伐穀者哉○楊誠齊曰夫之九二以陽剛之才當夫決之皆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怵天敵諄然若警戒恢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之從容存唐之事也

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為貴女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日月而畜之於建申之皆收成之候在於西月而憲之於建寅之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為旺者視乎此則可知預備之道矣

孝宗皆楊萬里曰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沁不迓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礼乐法度稽蕓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声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乐成王周公則猶且甚恨非恨夫太平也恨天下之窺吾君臣之乐夫太平而彼亦乐之以至於乱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我如是而為

車如是而為法如是而為鼓鋒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何至於斬我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処暇裕之日與処三監之習先異也則天下何以規上之死所事我而我不為也我是故有一日之偷死百年之憂而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復乱則曰後不逢高帝皆萬乃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於学與夫將軍不好武而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賊視而腐仗曲生又從而誚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誚詆盛於下君臣急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兼門蠲上之無人合夜倉卒之不吳而用元天宝之末狼貝崩潰者已怪也

昔宋孝宗問於周葵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矣葵對曰若措置未得老成未足雖守亦難今江都南渡

文天祥曰昔趙管子命尹鋒為晉陽鋒曰爾係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死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鋒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国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胡銓曰城濮之役晉死楚備以敗于城濮之役晉備以敗于鄢衛邢元雖敗亦喪之何則以其恃元雖而不因其国也

建炎中宰執奏过事危宗尹曰虜未亟再渡趙丹曰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三省常為虜不来而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當為虜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而得之

朱松曰古之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為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歲月曾不為終歲之偷而可以為国者也

愚已讀魏風至囷有桃大自詩人憂其国小而元改蓋魏以小国処於秦晉之間而又無改為是不能自強者也其後果為晉所滅詩人之憂不亦宜乎夫魏亦諸侯之国也當其未滅亦豈先循例改事哉想其君臣上下

征戰 喜功 鶩遠

朝會接見之仪百官有司趍走供給之節朝廷州縣表裡維持之具簿書期會出納酬対之事亦亟有之矣然而謂之元改者謂其元扶顔持危之改也向使魏君預知其国之將亡而深憂長慮恭然奋斥能為扶持之改豈遽至滅亡哉孟子曰国家閑暇及是皆修其政刑雖大国亟畏之矣苟能為改雖大国尚且畏之況敵

滅之乎○易之大有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乱皆起於无妄故亟威如而後吉斗上下玩易則无畏備也故詰而戒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既濟之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胡雲峰曰四以柔居柔有能預備而戒懼之象比如乘船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寢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尋常而処患之念不忘於頃刻此处既濟之道也

魏崔浩曰余少讀書於士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祈以禦暴容弧天以威天下無歎風乳既同人情易動雖黄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為慮者及观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五兵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関之限有之鑿之磬之壺之棲之守

昔吕公戒康王初服光以張皇六師為元懐高祖宗命之本而朱夫子已備賊于同安也自當賊衝而一面作射囿於城隅儲其徒日射其間而日无習於无事之嘗並後緩急可頼也夫康王之嘗天下極治而吕公之戒如此同安之日賊勢甚急而朱子之事如此然則安国不可謂事无足為而危亦不可謂事无所及也

征戰 附喜功鶩遠

明楊清驛吕来去戰守万禦戎之常道犂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高高宗之戍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況何套本我内地北虜挺以巢為此田中之畜利用博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戚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

胡銓曰請以春秋之事明之楚子之克庸重耳之城濮秦伯之王官晉悼之蒲魚此戰而勝也然克庸之役楚人老之則

曰僖至之无日久曰付之百克而卒无汜城濮之役重耳病之則曰得臣猶在憂未弱也王宮之役秦伯畏之則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慎也莆魚之役魏絳雖之則曰願君安其乐而思其終是何也勝而憂也晉侯之鄢陵子國之侵蔡子耳之圍莆魚奔侯之伐晉此亦戰而勝也然鄢陵之役士燮危之則曰君驕侈而克敵難將作之侵蔡之役国僑夏之則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秋莫大焉国蕭之役仲孫蔑危之則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伐晉之役晏嬰患之則曰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何也勝而驕也勝而憂則其勝為利故曰知懼如是斯不亡乎勝而驕則其勝為秋故曰鄭君驕而驟得勝美弃其民矣此治亂興衰已然之明效也

芝按 易雖之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西溪李氏釋之曰徒作之君自當出征有危之戰啓所以承禹高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徙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冬以陳禹之跡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懷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苟是不足以正邦也

朱 公遷曰吊伐罪真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也春秋役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晉欲伐齊則貪賄而不知義齊欲滅蔡則暴虐而不合素季氏欲伐公臣則徒僭而犯素宋不度德量力之稱兵於倍地之四隣是又衛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真師之義也

恒 之初六曰係恒真凶无攸利漢上朱氏曰在始而尤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刘敞 曰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愚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年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苗以攻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章布通語言諸道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宰不乐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損賢聖有逢順義有申直也

李 衡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行用師征邑国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国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戎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國家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

征戰喜功

非用師不能有濟且功成之後當以小人為戒而已

伏湛 曰文王受命而汜伐五国安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致鉤援與尔臨衝以伐崇墉崇国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奏功而有其二矣

陶 侃曰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雄平乱非兵不济是以涿鹿板泉三苗鳥野有五帝之師有鬼方南奄四国有王者之伐自古有国未有不揚威以弭乱褒武以止暴者也

蘇頌 曰古者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有甸侯宅藩之服祭祀享貢之令蓋景之近而別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国得以文告而徵之不加文王命南仲伐玁狁于朔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至江漢而淮夷來獻此攻伐征討之備素其故也

張浚 曰漢兵利於夏是以宣王有六月之師胡兵利於冬是以堯狄乘秋高而扎矣

又 曰易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国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害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敗仁上天眚祐故用師為得之若乃建復而不反則遂非怒欲寢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匡讀易至其終知兵家大要特在人君之一勇也

胡銓 曰謹按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書夏書秋思莊公无故勞師真圍郕之役降于齊而晉師先功比秋乃還前書曰師還者恶其夏已先功秋始班師暴露帶甲之甚是後二年八年有告余之舉其秋三時而反者不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匱自不足怪矣△楊誠齋曰既汜伐鬼方而憂其功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師卦象曰左次无咎未有常也楊誠齋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復鴨綠若於何有

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孚齋馮氏曰焉之所苗啓之伐有扈流之所義和自失舜以來其伐有苗之執言不但鳴条以後也△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程子曰若舜之所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蓋皇陶武穆兵誅伐反為寇也

東坡曰戰勝之後人主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兼然耳目之觀耳望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深難敗產鬻賣男女棄眼折臂自往往人主安不得而見也

呂氏曰焉之家學見於甘誓周之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爾侯驛當有扈之交伯禽就封魯驛少西秦之變觀其誓師曲折徹底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焉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矣而无所遺也△東坡曰天下不平戰則不可任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行事於安養之法使吏士自為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與之使民知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賊无由取於其民以安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始皇雖已滅各城殺嘉後銷鋒而民之好戰之心蔓延其害已也故不可休息而至於亡△東方凡氏附弱與中國聲青嘗好不同為方外之別國小兵小其俗偏薄善守不善攻自古而然況當今我地利長技各有不同者乎昔周時蓋伯稱為王東略地朝鮮候衛與兵伐蓋以尊周室大夫杭蒲而亡之王莽為此發句麗兵以伐胡句麗不從此古明証也△孟子曰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張南軒曰春秋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豈陳新安曰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胡雲峯讀孟子至不仁非果患王曰此以下四章相承而言一章以果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以武仁義之師必不用宋善為戰之人

交隣　附救隣患

吳宗初司馬光曰昔孔衍剛毅斷而曹衛搆難鄭人匡管而晉国柴已涉佗援手而晉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秋

交隣救隣患

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国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

胡銓曰謹秋春按周公元年高仲叔來聖人喜若而字之重其將命涎宜以安隣国之難方周之初叔牙慶父姬孽魯秋周公始立国人危如贅疣各人可扑盡取之齊當是音晉之輕重在各仲孫乃能說其君務安晉難卒使周不失国所以魯人以安秋之力也任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安存晉也以今西河值匈奴華之餘豈不甚於晉周之難而按屋之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安魯難為怪者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眾人矣　昔在春秋之世狄人伐邢管叔仲言於各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夫邢之於各不過同盟諸侯也猶且救之故春秋特出而書之以其桓公況夷狄侵我疆場以侵中国而莫之救也後之接春秋之筆者其眾我宜如何也

天下无了然狎居之国四境之外必有鄰交則為隣爭則為敵皆延千有聘問往來饗飱賓客之礼焉於是年有命將屯兵要害廣暴客之道焉此安今有国之所同也我国北有山戎南隣海僚而亮後野心非我族類則奪不常寇擾頻仍

胡氏曰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眾列国救衛是也救在虎狄則眾諸侯救各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国則眾四隣晉陽延父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以至眾其怠各侯伐我北鄙圍成公至遇是之也

和親　附作和

孝宗朝王十朋曰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汉而弱国家之勢陛下宜如虞文帝拯匈奴憤如唐憲宗撫四夷而以為進取

胡銓曰昨來京師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和二聖初迎本於宰相何東主和徂楊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完顏亮

之爰本於刑臣主和自作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旺何昔不以和親之策適曰今之士大夫過於亂虜甘心伏弱而以和之一字因為偷安窃祿之計故天地之理久者不伸何者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度皆之論而商佶諸庾樓屢謨如北方桓溫事力尤盛份安時會最捷然皆些戈多衣兄而成之而裴駿隨之於是王述蔡謨之論勝今世偷惰兄能之人窃取其說以疑能當時所以国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今之所為也

昔金虜挾有天下之半宋朝栖遑一隅国命如伐而猶不得遽為凌駕及其乞和示弱之後始有詔諭江南三号

朱子與陳侍郎書曰蓋以祖宗之至言勇世臣子之所文恭而不忘者苟日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苟偶積怨以有待乎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存礼以乞憐於仇讐之戎欲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而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事多故掇之天形之然兄後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望者寫呼堊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損之哉 朱子與魏元履書曰和议已決邪說横流非一葦可抗

朱子曰当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為生灵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快愎苟苟時月計耳

夫王恢至人之習胡事者而其言曰去奴和親不過五歲即復信約其他晉宋前去之輙左為較然可戒子朱子之曰沮国家恢復之大計恢过陛備潔之常規者皆備和之說也蓋胥心有持而後於自治也豈不大可怪哉

朱子壬午封事曰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挾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柄少憚以和要我而我不敢考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懼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俯首於人以听和與不和之命彼国者猶恐矣虜人之權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吸之要和而志慮常隔乎和之中是以疑前處後而進退皆失自宣靖康以来首尾三十四年虜人專恃此計中華牧心決策失機俾橫前却兄不如其意者而我隨其術出胥不省悟

朱文公曰金人終始以和之一字愚宋之人終始以此自愚此則與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臣忘不共戴天之讐為偷安一隅

和親作和

之計甫劃乞哀於陷天之醜虜是其操縱伸縮可否之柄之勢在彼不在我而方且甘心所命順指氣使之不暇而日趨於危亡之域此当時經臣素士之所以振臂而痛以者也今也朝廷間一少庚自新之語非如宋人自愚之失而有虜

壬午封事又曰夫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說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兄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迂迫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溺然雖沮而莫之應之其守之也必不堅其斗之也安不易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勇志必茂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後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老其心力而所上之所敵為必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何時而以恢復又何時而可待我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空禮摩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函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空礼而掇我若曰示之以弱則是彼腹心露情案而乎以示些些弱非強而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兄謀而益兄忌憚耳很其不未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必前不之能復矚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養敵而自獨所以後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後為勇決則善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

張浚奏曰世仇牽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宋為一事或者忽仇為終不知從史之心功之為利祿益各而有以欺蔽陛下之所也又其甚則大言大惡挾虜怒貳以自封殖其家以黄數曲說愚弄天下

又曰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柄矣商湯事葛之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之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喻矣越句踐事吳矣生薪尝胆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彼皆翕之于始張之于終汲汲乎德攸降之而以生利為心未嘗特和為安自樂其身而已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敗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為漢為楚良平進言令楚罷食盡粮而不聲是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莽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冒頓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而息民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免事唐太宗初之天下有謂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犂其庭伐貝酋海內始安爲茲豈非以和爲利而亦得我苦矣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乘虛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周兇內憂民有餘力觀釁之勢之兇不成若有深謀者其君臣所爲居室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始息賞罰失章施設濫矣權移於下政移於上無名之軍莫知化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斂畢于誅殺以害百姓朝廷莫知所以禁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畧兇室事雖翰所陳殆爲空言始爲信其當時少和之說以偷安苟佳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兇人頂和凌侮日甚一日復嗣不勝其忿怒始用景延廣之议侍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慢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孝不知行聖人之制並且所以復其心主其勢孤其國意於兵戰之爭事窮勢蹙孤軍之師兇一夫爲之舉刃矣而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侵侮秋者必曰石晉之公又曰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彊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文士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秋毫之大旦古所兇論者猶恨夫怡和爲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災何讐之中人之家盜起其室安危能食其間而朝夕信內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深思力圖於此時也

又曰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引勇降忠良以所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間暇之時意傲且盈德政隳廢而專於異己之美意果安在邦夫虜日夕所願望者引我之患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得休其氣不復振作耳引我之怒於寢安而甘于耽逸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循其所甚引果爲之不免乎其虜爲地彩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以不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乎君而天下之心重要之如此其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和乎其有餘力而皆和乎其同中亦有御時言天而和乎其引盈

戰守 修攘 修德 服夷 四五

之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答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以百師擄二人心睽異姑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其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皆庸妄姦賊之人叅於冒昔間於政事曾無足才之效以上報於国家亟矣之患以下反於百姓分列並與布在要都乘於室師存於室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天下謀至失事機者二十餘年〇綱目書和親凡十六而求和親信和親信和親一其和親六反和親一請和親四乞和親三莫善於信和親莫不善於信和親是以漢高祖信和親而後中旺失其尊矣特書信以戒自我也

和戰守

孝宗時周葆之曰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雖樊噲以十萬橫行李靖以三千喋血吾亦爲之兇不勝者勢可和也如魏絳之近利可致賈誼之三表可施吾必爲之兇不許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光武之閉關自質吾必爲之兇不濟者又朝可外天下之心急天下之勢正之爲樂一說而自以爲得乎

修攘 附修德服夷

紹興中張守曰書曰兇怠兇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昔苗民逆命帝誕敷文德舞于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是帝降夫舜非伐叛是非決勝之計乎能服之者修德故也　紹興初程瑀上十事一求將帥二申紀律三居邑慕王導曰方今戎虜熾熾国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之秋也苟利義膠固淳凡陣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感之所被者大女帝典南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歟心革面雖食飡檢情揖讓而服四夷後世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云難哉故有吳舜干戚而化三苗曾信作伴宮而服淮夷桓文之伯皆先教而後戰之天〇涑水曰以天保以上治內以柔藏以下治外世有夷狄安得逆至中原乎

董昭曰今日之計若莫修芘蘂之希戈法管仲之寄政則克国之屯田明仲泥之怠遠十年之中煙壮丁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忠後用之則役不再起矣○太宗嘗諭仗田錫上言軍国大事太宗称善

陳閎曰臣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观文武成王之所以致太平之効焉夫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蓋首鹿鳴以至皇華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青〻者莪成王詩也自六月以至无羊宣王〻詩也孔子嘗以其〻先汝而後茅〻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文武徒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成王後之為君者以此則治失此則乱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則失乎此者也車攻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自矣一詩序則一事周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況於紀綱文章蕩然大坏乎役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文政以自為也補其闕而已自六月至於无羊補其闕之道也蓋復侵土必本於攘夷狄〻〻必本於修政事〻〻必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真西山曰為政者當手人以雖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　元符間向子諲陳三事一曰兵籍不修又言虜情難測

朱子曰宿聞益之戒舜曰儆戒无虞内失法度罔游于佚内淫于樂在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言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周〻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内未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乐其後中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国衰弱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内修政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以旦夕之視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〻〻之道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遠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法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又寄於夫曰内修外攘譬如直内方外不直内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内而明日方外之理況智伯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後譬之者不中一日役乃可其語今世之務矣

計曽齋曰治吾所当而已不取其勝荒狄則不至為夷狄所敗

萃之九五曰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程子曰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众而君臨之如有不信而未帰者當則

修攘修德服夷

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如苗弋逆命帝乃延數文德曰之也

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然實詘不称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国〻善蓋軍国无二道長於治旺乃所以効於用兵也

孟子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

崇寧間王偁上六事其四曰立軍政其五曰虞備蓄建炎中胡宗上七策其一曰罷和议修戰器

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国之上策不過曰内修而已然所謂内修乎非但奉馬兵械之謂也衆戰之間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請所當修也本兵之地不嚴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不堪其任所當修也聖上既修於上百官交修於下○文天祥曰古之為天下国家乎常有敵国相持之憂然立乎四国之衝雖將帥兵隳虞起虞外而其国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

蓋由内而及外自近而及遠布置周遍条理而四達則所謂生聚訓鍊皆在是矣譬如善奕者先下死子已盡一国之勢而漸次布置然後可勝不然而規模狹小経營不廣舉其一而遺其十世於途而忘於近則恐不足以濟此板蕩之勢也○易之大六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程子曰聖人誅乱必先修己辞之數文德是也

太宗時諫官王禹偁上禦戎十策大旨以外任人内修德則可以弭之及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又上五事其一曰備辺防通盟好

昔宋神宗詔曰臣陳辺備韓琦乃以勍圉保甲等城置將為非計首以養民力任賢才遠奸進忠為先務至高宗朝詔前宰執议攻戰備禦之方李綱乃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為言皆天下多事可陳乎非一而茲數臣乎所言若此詎无所見乎

先正有言中旺所恃乎德夷狄所恃乎力是故豪之鋭不能當桓文之節制〻〻不能當湯武之仁義固非一道也然豈謂思〻时〻以柔敦云尔哉不過曰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子死於父弟死於兄以至衛死曹將鼓百吏死戰士大夫死行列夫如是孰能禦之此所謂仁義之兵而中旺之所恃乎也今旺家以中旺之形當方張之虜彼衆我寡彼彊我弱其於角力已不相敵矣而上之所以使下〻之所以事上又鹵莽小此其所謂德乎果足恃乎○日與大臣備員疇咨講劇元係内修外攘之事盍

一五条責勵臣工爲首乃成今日發一号明日做一事少初學之逐月課程按次施行着實用力一月則有一月之夫一歲則有
工夫无得然〻泛〻空失事機○真西山曰中旺有道夷狄雖盛不足畏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
文天祥曰臣足讀諸葛亮出師表輒飲泰哀憤悲痛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体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亮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无異
而猶區〻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机国家存亡之机不在境外侵逼之寇而內之陰邪是机其机牙與虎所以深州內外
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秋雖之源也
紹興中學士張守言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賓莫先自治一曰立旺二曰誓言三曰任賞四曰使能五曰抑僥
倖六曰破朋黨太宗詔訪仗廷之策宣靖以錢若水上五事一擇郎守二分鄉兵三積芻粟四革將帥五明賞罰
朱子壬午封事曰自是以往用閔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者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多一毫可恃以苟延延
中已之資而不敢慷慨列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戈遠近中外无不曉然知陛下之意必於復讐啓土而无玩歲愒日之
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旺富兵強於是視君力之強弱視役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
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誘地爲且僥倖必不可成之差計不可同年而語
也明矣
建炎中王庶奏曰制敵之道本於愛民周文王向太公以爲國太公曰愛我而已兵書无不本詩愛我者今猶伸无一言及民
何也敵之強弱吾无與預在我少少何耳

盟約 附交質

晁說之曰春秋重信盟生於不信春秋是以誅盟中旺諸侯之盟固在所誅況以中旺盟夷狄乎又況於王人與盟乎隱二
年唐之盟魯與戎盟也此書秋始隱之一端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書秋責齊晉之重者也兵

盟約 交質

而不已至於盟三而不已至於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
刘蕡曰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尊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倫而書 事重則盟
古之道也
胡安旺曰夫春秋之法夷狄亂華則是膺是懲不與結盟亂賊肆恣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汪氏曰
春秋書盟一百九于莒爲春秋之始句侔爲春秋之終隱公屈礼而亢好三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〻非邾之意也後七
年隱公與伐邾之事衆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
傅曰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呂東萊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因春秋之所貶
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旺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勃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〻
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无若盟邾之急耶王命廢壅防位尊
士而不能討也嬌妾混淆基秋產亂而不能辨也旺柄下移檀與專決而不能救也一旺大綱三者皆係釋此不圖而邾妻
疥癬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模衰削遠近安得不解体瓦雄安得不窺伺哉鍾巫之亂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
胡氏曰公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公盟有誘侯公欲而書同盟夏盟于幽此鄭伯之所欲而書者也凡盟皆小旺反命
於大旺不得而已從焉如鄫子會盟于邾之類其有小旺覥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書公盟所以志公欲也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足有歃血之盟也僖厚也兵車之會四未足有大戰愛民也范氏曰自十三年北杏十四年
會鄄十六年盟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寧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
會鄄十六年盟幽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也
曾公會吳于橐皐吳子請子母盟曾使子貢對曰盟所以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君子曰元尋盟若可尋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

左氏傳曰信不由中質无益也余毛推之於皆事曰雖人與人交質信不由中則无益況我人而役不人乎雖與強弱交質信不由中則无益況我弱而役刈強乎

間諜　附反間

明曾忭疏曰讀兵家言至尉僚子託秦王以不過一下三十萬金天下諸侯可盡反間又讀史見漢王之於陳平捐以金四萬斤不問出入竟能間項羽而疎亞夫臣以是知古之英雄豪傑欲得志於天下者其不計惜費如此其所以威海內而卒无敵於天下也

不嗜殺　附殺戮

蘇氏曰詩按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知神知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合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祚以好殺殃其身及子若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功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隱帝使用封尹刘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曰漢本非亡以刑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皆太祖方以兵圍刘銖及蘇逢吉旁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背之誅止其身子孫至此未足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張氏曰現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勵之方非後人可及也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待堅處之則有刘元海不容垂之亂矣周公背為此乎

邱子曰夫好生者生之淫也好殺者死之淫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乎擇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蘇氏曰孟子於梁襄王之問篤以不嗜殺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宰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余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而已固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恬惜　附敵國亡恬亡

楊萬里曰臣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议天下不可得而見所臣甚惧為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国家逮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而掾既見育而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无與類耶又曰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故而无暇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议而有肉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立安得以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亟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亟不能生亟則生亟者宿也何也冬者天地之暇而宿者日之暇也則和也者戰之勝也所雖然為旺者患无其所亦老有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倫也切暇能补人之国昔以京与周不而立也非齊吞周則周吞齊亦而各王侍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敌千年至有无愁天子之号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各王陳之與隋不并存也非陳并隋則隋并陳亦而陳主侍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之在此敌何能為至於侯酒賦詩而不撤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孫守江者亦孫切陳亡此之謂暇亦能补人之国者也

胡銓曰城濮之役晉先楚之伐以敗於邲以之役楚先陳伐以敗於鄢以之役楚先陳伐以敗於鄢衛邢先雜敗亦衰以晉武既平吳何勇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亡何則以其侍先雜而不思所以固其国也

真西山曰哇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趙捷會稽之日宗面官室本不能過飾礼乐文物本不應吾伤堆當考民撫士一壹復舊而卷桧乃以议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但銷士氣今日行其典礼明日貧其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圖干戈頓度

而不修士大夫奏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无復故都黍離之悲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

柳宗元曰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蓋有六国競亡以強六国既除秦乃亡晉敗楚鄢郢文為患屬之不盈朞呼嗟悲苦孫思藏垂九藏恤茱石去今吾已死日智能知之猶卒以苞刻今之人曾不是思教存而惧敵去而舞家侈自安祇益為痛教存滅秋敵去治秋有能如此道大名播

張者忍懦者悟皆莫敢怒於心李唐天宝之初豈不誠治安於然而其民安於太平之乐恭於面食之間其刻心易气消耗鈍睡瘦疑而不能振是謂之一邵山一出而乘之民歎今易寇乞為因寇之不暇

国家之勢比如一身今夫農士民輕霜露仰凡雨而寒暑不能為之蓋至於王公貴人則處於重屋之下出乘輿凡則襲裘而則御盖之畏之大甚矣之大過小不如意則寒暑人之矣

今一国猶惰脆弱小頑人反子不出闔門論戰用之事則偏頗而脫慓閭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能听子瞎著教戰之備說效法祖同宴安樂而其後猜康之秋无異逆覩

自唐吳之盛亦惟曰有屑經載況今日何時而可頑闇詭之都无所事耶

使一国气像自然深入於隋怠委靡之中而曾不知楚之鉄匈利而倡優拙也雖謂之安其危而乐其亡不為過語昔楚杜蕾而見敗齊事蔡而為禽曹郤左右搏晉楚而終未免吞噬大都為国之道无有所挾無有所恃无以弱自小无以大自夸為吾所當為行吾所當行乎畅若揚无怠无荒然後危而安乱而治矣

謀

臣竊嘆堂之聖朝濟濟羣英明著衣冠高談禮義幾乎三代之气色而至於疆域不測之変舍數區人之秋則孔付之於无可奈何宮室突兀在之倫不幸近之

国家安寧日久數世不見凡慶之変白首休居擁子孫以待畫寢匈買書外戶不閉而无有夫徇行人千里不持寸兵

緩步一舍已呀然仰天以至甲冑烟塵陣侯弛水曰

夫為国須有作倪理事須有後意紛紜但猶枉治世猶且不可況於鄰危之際乎昔宋高宗嘗有書言南匈人鑿鳳錢

笑以為鷄鵝卿史遣聞童虎大王南侯虜將曰昔有鷄鵝卿史足以當童虎大王少皆氣像如此南侵之不競也宜哉

孝廟嘗於筵席問曰天下之國各有所尚我国所尚何事一宰臣奏曰朔之所尚弓馬倦之所尚匈砲我国所尚論策詩

賦云云可以存亡吁治乱世乎

宋度宗朝襄樊围急賈似道日坐葛嶺作半閑堂是典晨宴嬉地用蹴悍狎客戲曰此軍国重事耶

張浚告宋高宗之疏曰金人数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厭於皇安謂金可恃而怠於英為之備其後金人果道使写恬

安山水以為屏而畫已之像題詩其上有三馬兵山第一峯之句

梁陶弘景將死為詩曰席南任散誕平叔向論空豈悟昭陽發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及之

之篆果在昭陽

陳師攻壽陽齊王引以為憂稱提安芋曰假使吐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国更可憐人生如寄

惟當行樂何用悲為逆酬歌鼓舞

北方声見頻為危乎彼之事情虛実国有不可詳知者然此即其南宋嘉靖間余崇之刺得金事同一情形此真

德秀之所以中夜彷徨以為国家多事之始君臣上下恐損修者之日可以為憂而不可以為幸者也嗚呼堂之中

華帳氷毛之裘之宗用勒韡生之有志之士常思一而其警耶則克顏之自詰危嘗豈亦有宋之大幸而德秀乃

復以為憂為言者抑又何幻臣皆但者德秀而後之論其冒亟呼韓之事信以為天之祐漢而高陵侯景之隙

佛非天之所以秋梁者乎今虜之存亡大勢可覩雖單時度力動以霧車自懲然失大巨猿勢有相及亟酬一誤

何事不生安危之机殆雖預卜者亦幾先之見其後三十餘年間虜景定百泣秀之言无一不驗嗜青人之所以為

憂於當日者又安知彼不為今日憂耶然而今日之君臣上下皆以胡運之亨為幸而未見有人真有德孝之所
深憂則豈非可慨之甚耶
臣嘗觀金史金自南遷之後君臣任事者往往先妖復之說惟臨事相習低言俛語互相推讓以為苟作每言
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事至危延輒罷黜若曰作再及而已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
抑之故所用必相輙變先鋒之易常者每此兵壓境則推相對泣下或奔長吁而已退則大張具會飲此金之亡
以終底于危亡者也

邊患　附騷動　固邊　豫備

今夫東邊之民物之于唯倭之是損日夜東向而向如有凡帆出海於雲海青霧之間忽而逝則已以為彼將殺我
抄掠我扶擄奔避之不暇憧憧乎唯虜之是損日夜西向而向北有沿鴨綠越竜塁介馬擄馳有劉璽之奏則已以為
彼將係累我焚燒我而扶擄奔避之不暇
我国例在山海間壤地狹小東南與倭奴作隣北以鞠靼為畏西則三衛女真逼近江外惕惕然以殘兵微卒不飾儲蓄
而欲有所捍禦者多見其力之不足也北方是真王之地自祖慎固封疆信修城池習公方財以鋪之取士馬精鍊者而充之有
警易以禦之而北虜俱甌脫不驅屬間或草竊亦非大勢爭亡者故伺尋三百年金甌頼不缺矣至若南倭則限以巨
浸水道並絶其国先意而島倭居間與奇為徼利地向引秀吉假逆者亦出於間信希合之計以百萬兵横噬存食者
渠亦千載一時安敢無年而若是乎即馬倭之求市受米而南整言在求不憂矣今之患最大且深者莫西方若也西方
要隘只是鴨江一帶及近年一嶺而已米合則浸為平地嶺亦不但易以馳趨度此則方執乎進自大同江至伊現元可
抗之地賊到江不十日可極西城下矣如以昇平日久而西州郡唯以移飾地望修飾帳幔使令為事萬不知因圖為何務
其文武卿亦玩首待期以迁去為心而尺籍半空採録亦疎城郭僅堞若打粮匿民生困於誅求苛斂怨讟六邑之人流入

於內地者十八九卒有亟則土崩之形已具矣思嘗取東史之未之道瓦三未哈丹一末苏古六侵任頭賊再至皆自西
塞而入王氏將徠兵除未輒却之是雖謀臣運策奉男效力用能迄靖外侵而由為国者預患御徼之嘗先為不
可拔之勢以待之於五百年後不以外侵已其篇也異哉於今日為旺者果若以前朝頑名者嘗之否將不捍兵不練
儲胥不早飾祕手所而游談了日亟或有事則輒曰天必祚宋付之於元可奈何憐我之比王氏地非加倍人衆非
加勘彼賊亦豈無於元顏鉄木兒而灼視已形不知計之出是元它刑以之不明徑紀之不立卿大夫往常蔡安苟延
目前之所驅致也豈不謂痛哭即愚意不若信損一道徭役捧寸而委之任兵母於士者壯者賊者肆耳老稚則助貢
餉揀有畧者接以沿江洲郡尊其惜責作之效就嶺而之延設矣守令設鎮於朔州黃城安州等邑駐以重兵
也堡相保餉卒具裕鍛刃坐甲常若敵之至則彼鉄騎雖萬安敢陳突耶今乃不比之田陸曰有警則以都
南漢可持否則安東可避不知我往則役亦能往而伊賊闖之必啓其心將投袂而鼓行矣　近日人情
亦凡翔而海沸矣
真德秀曰竊聞女真以陸草侵凌從第于汴此吾国之至要也蓋達靼之嘗滅女真獗師之志在得若之所徒侵
必從之名能越三閩之阻以攻蒙古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趣汴京之名能越三閩之阻以攻蒙古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趣汴京
木之契丹不標也國伺之與元不密也而況大国乎蓋言兵雖元道猶足以患衛也彼人之將已也其為患於我何
如哉　失于為謝圖於用安曰衆人不能見將起以吾為元事而勤民也同安小邑主簿況官也朱子猶尚如此當
時守土之臣苟皆以朱子之心為心則豈復王業偏安於一隅而挾復之功日以遠乎況今天下多事不保朝夕則其
備禦柔之之計其可忽乎
我世宗時中国有北方声息上謂左右曰昔在東胥靈循叛南方一小賊耳西湖與其不能禦而有其主遲之列裕曰不
如不避而固守也亟祖不信欲先之裕曰待戰敗先手免也祖不听而先裕逆克之謝安多符至大吾之皆對賓周

碁柔亡自若且出虛野升晉人賴之而安靜吳孫皓輕蔑敵国不意為以敖冬人俄已執其君然後国人乃知高麗
荼毒時日暈闌入有報賊逐至遂陷京城荼毒僅以身免由是观之並祖失於過畏沿安得於不畏恭慈失
於不畏也今聞后宮声息人皆恐懼而於予心一則以懼不畏也古人當大事必云恬淡而惧好事而敗臨事而
惧不可无畏也好謀成謂不可迭畏也故今不可過畏亦不可无畏而忘備其二者之間直中以安〻

夷狄　附華夏之辨

明曹忭號曰蓋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国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征役困弊彼得威殺專行而吾
則法令牢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敗於上而吾敗則秋貶於下勝則利敗於上加以十數年間侵盜駢畧而竟不聞
有敵堂之陣秉正〻之旌與之角於堙塲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弊月折夫增益不已必至於強盛弊
折不已必至於衰弱此自然〻勢也

又曰古今伏者之言惟陸贄列貶敢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国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敖其長宜用
於所長以我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淮封堙守要害塹谿壑里軍器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徒卒
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拔險以乘之多方以誤〻使其勇无所施衆无以用擒則靡獲攻則不
能進有服背受敵之憂是有首尾難救之患列貶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先與追
奔无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女不得深追以長戰臨以強弩未非其勝也在制之要已此中国萬全之策
不易之論也

又曰中国與夷狄雖猶以衣冠冒貴之族而與貪狡無得〻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
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〻〻〻〻
倩欲於格鬥而求勝雖愚者亦其无益也

又曰昔者齊桓晉文宋襄此三公者衰世之諸侯不猶恥戎狄交伯而已不能救故城郭城楚丘仲尼書之以大其
而詔萬世況皇天所命四海之主乎　又曰生為中国之人死為中国之鬼豈非華人之所深願欲若事夷狄〻
人食犬羊之食使妻女為其淫汚官室為其侵拔哉

又曰夫虜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此來者有人焉淫而痛朴擊〻〻必懲而終莫敢至
臣姑不暇遠引只如亡元中也先入敗无已賴齊時清凡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之後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宜申
戒內外之臣勿以虜退而少息凜〻然常若百萬〻壓境日夜蒐補備閱敵昂教訓務收清凡之捷

明姚涞弧曰中国之與夷狄其限至明而其分至嚴也孔子作春秋四乱臣賊子之誅罰者為世道立大防也至於戎狄
而周公不能討此中國之大恥也耶律德光劫唐小晉割燕雲而敗諸已而五代之世不能討此中国之大恥也完顏吳
乞八汗而虜徽欽掩天下之正而宋人竄於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国之大恥也此數者此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共
憤者然猶未全感我中国也家韃德與有所謂元世祖者浮於大戎後陵於列石貪虐於契丹狠過於女真乘宋之弱而
吞噬之滅之於彈丸之於裏蹄之於徘徊安之於腹心安處之於崖海而後已乃鱗介我冠裳穿戾我宮室部
落我郡縣奴隸我士女斁我彝倫毒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国始盡胥而為夷矣幼主之母子既敗歸矣而使為僧尼
於吐蕃諸帝之陵寢乃立塔矣而不其遺骸以雜牛馬之骨焉秋之先礼之至於此當是時也天尊而主卑臣先而君後也是
上而首下也其為中国之大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

夷狄之秋既未有悔於此者而華人之怯於威虐者曾不能一奮臂也我大祖高皇帝奮於崖甸声罪而迅掃之用中土之師
改中国之土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恥言恥天位始改有正位君臣始改有定分首足始秋有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
始得復於人類不然則生民之類幾乎滅矣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尼不為中国痛至元之將亡未尼不為中国快也

又曰自古聖帝明王皆未足一日忘夷狄也在唐吳則曰棄夷猶夏曰焉匹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曰薄伐玁狁傳代四戎所夷之嚴君是至矣三代以後夷狄猶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太宗滅突厥降薛延陀威加北荒而使不得逞宋太祖以壯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出兵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望恥役三君亦何嘗不忍埋胡而醜狄耶

宋孝宗以伐金意詔四方曰大戎弊我中原天壓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

明陳棐繇曰竊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至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仇間間之而建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為晝復之不為冠此萬古之經常天地大義也故齊夷猶夏正討必加戎狄是廣籍稱厥功春秋與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來北虜久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降略昨年犯禁荊年犯石天而復霜至冰漸不可長臣竊謂今日治虜安攘之方因欲羣策之畢力而茅一英急之務尤在於自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經常以正百年之典禮也又曰大明一統詔我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祖宗蒼白狼所出後世家古甘先則孛端察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鉄木真利元人稱為太祖者恭毒中國猶未殄滅南統遁逸必烈肯力猶雄而惡孟肆且京宋之弱而吞噬之中國以朝俗言中國之書以朝字官中國之正以朝人獨我寡宇教我夷倫始則以夷猶夏既則變華為夷以此時吾天地所間之中土吾中國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區試盡香間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而其倫中原之樞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之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衍引聖祖杰出發語凜若秋霜允為天下万世明大義辨夷夏之柯則也

晉江統徙戎論曰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遁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守於關上及其弱也周公未九伐之責中宗約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乃猶四夷賓服以其已往之效也故匈奴北守塞而候亞陳

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誠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伍席之有常維稽類執贄而過城不馳固守為寇賊除暴兵甲不加遠征期乞境內獲安堙塲不侵而已

又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小並大轉相殘封壘不固而害早出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中衍之秋顛覆周室公要蓋迫真羌戎當春秋首義集太炎居蓋晉之慨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齊東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徙絕如伐山我以用兵怒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用騎中之地蓋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並百越北走匈奴當皆中國無復四夷矣

溫公曰真宗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赦趙元昊首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損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誠以歷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

王質曰諸戎與中國相錯世俗所謂猫鼠之相乳帙蛤蜃蛇之全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也五胡之亂刘氏為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為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為氏滅之復與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人戎滅諸戎陵彌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警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

葉適曰若今日之所以謀為帙復者趙丹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旺賊夷狄之論此說春秋所以誅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旺之不可以陵貴夷狄之不可以陵賤也所謂女主者岂口舌諍論析理精微之所能狀也

魏了翁曰昔周公相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旺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凡他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極禦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置之於坐奥之內蓋自馬援庠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後繼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

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一皆淺功近理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秋一至於此耶

華谷嚴氏曰周與西北故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往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和年淮夷同三盟以叛其後又同奄旺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夷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徒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偶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為宣王之終事而係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鹽鐵論曰春秋不與夷狄為礼為其無信也匈奴狼狼曰肯而動秉可而終飈氣庸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鼎之宝而信无義之訴是猶親貓鴞而扶猛虎也

呂氏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叛及淮夷叛戎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戎於江漢徐方徐戎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敵乱朝廷為之搖動非小寇也

胡氏曰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書何獨外戎狄乎夫中旺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旺而外四夷与王道之用是故以誇夏而親夷狄故全隋之奉賈誼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朔諸夏侯王之上荀悅記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羌胡而居塞內无出入之防江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崩猶夏之計其秋不可長也為此說与其知內外之有而明於馭戎之道乎

又曰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有所謂曰嚴者何曰乎夷曰於華夷之辨矣中旺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有也而與戎敵盟而盟彷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及事繫日而前後盟于蒍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盟于唐而書曰者謹之也後世乃有侯戎狄以詐婚而配偶非其類此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救援而華夏被其毒小甫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小德宗之於尚徒賀雖悔於後亦將其度春

夷狄華夏之辨

秋注唐之盟垂戒遠矣

人有恒言皆曰夷狄禽獸夫夷狄亦人耳乃比於禽獸非因其甚言之也為其无礼義君臣上下之分而其為生也蚩蠢冥頑不灵殆與禽獸無異故取類而並稱之示故以禽獸畜禽獸則物得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春秋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也若乃執君臣上下之分而責礼義明哀之道必欲與之辨是非爭曲直正逆順而後為快則是所謂智禽獸以行礼乐之事亦以拒其心適以逆其性不博則陋矣

伯熙中陳亮上書曰中旺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華也而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奉而行奸之至於挈中旺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之心猶有所係然豈区区以久安而乖事也天地之正氣杳遏於腥膻而久不得將騁之有所終滅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

張忠獻後有詩曰羣凶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於天意回解使中原无友祗斯文千古未羞埃宋文公跋曰乱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观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春秋隱公会戎于潛又書庚辰及戎盟于唐胡傳曰无不覆載于王德之內中旺外四夷与王道之用是以全隋奉之首願居下其策不可施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居之塞內使崩晷心其秋不可長也又曰崩而書日日之也後世乃有許以婚姻約以求援甚矣夷狄之不可與共功也姑以唐事观之高祖突厥之兵甫宗及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罹其患又況召晉得蹉契丹者乎晉氏之滅不惟謀旺之乖剌蓋亦天意備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之不可與共功欲其戒日毋至貽伊戚耳

班固匈奴傳曰書戒垂夷猶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為患也故自漢興患之高祖皆不遲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皆則刘敬呂后皆樊噲季布孝文皆賈誼晁錯孝武皆王恢韓安国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揔其要故而科而已儒伸之役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偏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侵掠也自漢以來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

矣有威武而臣蓄之矣**泄仲異**震強弱相及

昔先王體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声教以驅以戎索庚昊三代之際其声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小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东鈎之屬也狄則白狄赤狄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社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廢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漠之濱摩海之外固未足穷兵黩武絕大漠窮邪度必欲郡而其部落衣冠其旃裘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

三胡曰林胡樓煩東胡四翟曰蠻閩夷貊五狄曰月支穢貊玄狄單于白屋六戎曰僥夷狄夫老者羌鼻息天罔六詔曰蒙嶲越析浪穷邆睒施浪蒙舍八羌曰女河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远咄霸八蠻曰天竺陵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丘九夷曰玄菟乐浪高麗涌倖鳧臣索家東屠倭人天鄙又曰畎戎干夷方戎黃夷白夷玄戎赤夷風戎泾戎

或曰殷史伯之言成周南有申呂而有蠻荊爲小有虢而有翟爲何以兇亂華之至曰大雅有云大邦有大宗維翰此三國之根本也申呂在宛維周之翰何異乎荊虢在河朔方伯連率之職何異乎翟甫亡伐切呂伯嘗之爲伯申作也條尔車馬弓矢戎兵虢武自條也方心冈不在王室諸夏而四戎服周之裏也申侯啓西戎之狄而終爲荊所滅

敵國 附南北之虞

敵國

明申忠疏曰夫虜搶掠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弥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庐彼諸郡之人聞之見之必且爭相告轉相誇說將日夜治其兵械練其人馬循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得而我猶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

彼見五數十州郡之子女若机上肉視吾綺紈玉帛若外府然使吾國家不保朝夕

夫晉武之心惟恐東吳之更立賢王周武之心惟恐商紂之不能改過**況於晉武**尤知周武之爲德

壬辰庚二百年平之業半以國之賦齊楚敵也卒當倭兵交而鼠竄迫於童湾掃二千餘里之地東與敵只盡策赴訴而已錐以中國之威調十萬衆委輸倍之暴師六七年然後始克有定亦不能全以兵力勝也今之論兵者難倭而易虜**況**知倭難而不知虜不易也嘉靖間倭彌閩浙于里騷然晚用咸大將軍繡光以一旅擣而覆之若承蜩然萬曆初虜犯西北趣古大將以備虜引去終大將軍在西北不南牧焉壬辰以後諸將之東征者其法皆用大將軍新書大將軍固近世善用兵者也然其言虜視倭難者五必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千人斥遣邊郡村十萬兇械臭粮皆仰給縣官又加訓養三年而後方議戰賭勝大將軍所當特駐水草窮斥堠者搞金帛人畜大者數城穴墻意能去尔其難猶如此若奴稔兇久畜志巨此可以策勝不可與嬰鋒可以特久不可與次驟使大將軍當之必期以十年三年和衆而動籌全而斥堠晨爲帥者輕用其衆以天下之勇銃頓於席上盡之一朞而使天下之勢十去四五又失全遼則其勢數倍夫以我之全盛不能當大將軍所易者貽中國之憂暴六七年屋之復墜土今以弊不支之邦當天下難制之敵謂可以操其勝負十八九者與大將軍圭璧策何也世世我之尚君臣父子襟裾爲庶顯皇帝再造也苟可以利中國則當以社稷泛國不待談者之口而若不勝匹夫之怒昧逕遠之故決兒河之怒暴而前折卒不可支者

海寇 附信使通倭 倭國事情

楊誠齋不云乎以遂既遁則暴客至矣愚昔於是及讀孔翼則有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繼之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始知暴客之秋蓋自劍木剡木之世矣 以波濤魚鼈爲州郡者也

昔聞兵家謂虜寇將南夷次之然按於傳紀所載自冒頓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列岳及其它一障一壘之將亦或咪血虜廷俘獲左衣名王賓人不可勝數若南夷則馬伏波諸葛武侯掃女子困孟獲以來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戎馬之足也其戰也若風之雨迅而其敗亦山谷之崩也故臨之以智勇之將則易以爲功也若南蠻波濤霧之所以限之而然龍伯豹之所不得以凭且援者也

日本在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首直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後或泊嶺南或泊湖南何昔有常處也以壬辰抵下釜山故專以爲受敵之常處乙卯之鹿島暴客爲南寇落帆之所則釜山不得爲厚集之地明矣 此謂倭者天地間別種醜類其性至毒其鋒至兇旁伺徑突變詐百出謀必先人走必後敵咸機佯屈戢刃能退動則害物止則蓄毒信不能續義不能喻

天生倭夷密邇我邦自昔三國新羅及高麗未也被其擾害而未有若國家壬辰之極熸乾坤之位上下判矣萬國區分內外別矣日本遠在海中天地間一丸贅之城自三代以來未昔紀土貢而來國俗絕不許齒錄侯服幸而我國與之爲隣禮義文物倂擬中華日本舍我國則一步无可往之地耳无所聞目无所見不過井底蛙耳以此自昔求附我不道往來得以窺覘國家之先於是乃以媮快其耳目娛悅其心志朝聘以畧貢弊不絕王者之道來者不拒故歷代亦且許以待之至于今日相好二百餘年之久少無寇讎之患李闖入之患復見於今日而東南沿海之民自此無寧歲矣

日本之爲東國患蓋抵于我朝壬辰動天下之兵然其後彼自內江君臧祚移久而定國而之喜于我者亂罷碟小

燔灸之慘嗟乎山豈天非道哉彼亦悔祆之延沿息兵款邊之防花不復警我亦咎其人而不登其國舍其倉而不絶其新百餘年間使爭之若聘不知其詐所謂不隕厥問者近之矣雖乃柔之也非化之也其戰鬪之好兵之氣之銳無大損於前歲矣幸而有不逞者汶斥投機焉旁國且苦矣以余所聞彼方自厭惡其俗習浮余我亡教至有經籍教師之請則是誠可痛之方乎

歲壬辰夏海寇之猗乾也逞塲之吏咸選懦訒勤不敢誰何一嘗其溫逞而今方剪爲阽危蓋非民狂悖悖不畏兵革而然厥由於隄防之昧其策也

四王之下左大臣右大臣又有関伯等職左右大臣專以仁義教訓国人関伯專摠兵馬爵賞征討之事

倭寇之穴我邊陲也壬辰七年其屯聚若鋒蚊輕易若豹蠶倏忽若風雨倖延來則輒砲鼓駭起而奔突欲力追而勞其巢穴則即入堡城寨禦之之道亦難矣由是恒戰恒勝鋒益以銳毒益以猛而王京以南數千里之區幾乎骨白而鬢青矣乃敢驕虐旅拒不遵王化此无他也自以爲天限滄海人迹之所難到時出肯沒如鬼蜮不可投獲天下无奈我何天其少貸之乎

對馬島隸於慶尚之鷄林本是我國之地載在文籍昭然可考茅以其地甚少又在海中阻於往來民不居爲倭奴巢於其巴而无所故者咸來投集以爲窟穴或肯竊斥切掠平民孤寡人妻子焚滅人室庐窃內極積有年紀惟我太祖康獻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命肇造邦家國勢大張兵力炳阜穿徹海岳騰天地隆之殷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帽佩于斯歲也命一稱將殄殲對馬之少醜有如泰山之壓鳥卵貴育之搏嬰兒我太祖乃敷文德載戢威武示以恩信及恭靖之紹大統也克承先旨益伸撫恤雖或間有草竊不恭之事尚念都之熊氏之父宗貞茂命義輪誠化而不校每接信使館爲以留仍面禮甫厚加勞慰又念生理之艱許通商舶廣尚道之米粟運于馬島者歲亭萬餘石庚戌養其形體以免飢餓充其良心恥爲羊窃所以用心者蓋亦勤矣

於戲南方之寇自上世爲雜沿涎化則後倡礼則先故禹化漸海而教之暨南必屈於東西之末 治自岐而周室之用力厭深江於漢之外及至成王之初或固三監以叛或全徐戎以叛者蓋不出於淮夷金人當宣王之再造也先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夷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是以大雅之本稱之曰至于南海惠此南國惠此南國矣夫以三代之盛天下之大汲汲然布其威德者及在於南寇則後世之所憂者就有大於此者乎○我四家世事燕京南通日本燕大四也日本与邦也而使价之遣日本重於燕何哉蓋燕之使逐歲以行而彼不過以外四倍臣遇也亦未有皇朝肯唱鼎盛事故其差遣恩循班序若論面然若曰本則寇蓋往來靡稀間或數十年僅一遣彼有請乃行既行倭人必饑餓而葺館舍先遣以入至於我邦之所徒僕隸亦必拜葺與多供億罔敢或怠其命我国文物尤爲亢便星家唾之餘寧翰之末无不收拾宜重之粧窮狹輻走竟求其遇如此也蓋故必極一昔之逸而右其文學爲與薛道衡使於陳賦蓬鬲之句視者嘖嘖曰名下無虛士噫文藻如掄錦士律如玉切玉能令異邦人艷服驚歎豈不偉哉此特餘事末其耳何益於四家事乎近聞倭人剽於壬辰悔不敢復動自我亦無失情結募之夏而島言夷面狡詐百出數年邊陲之間紀律寖弛或奸通萊安或闌出標門此皆我国積久見輕倭而然也宜又爭挈於匹夫礼 擅廷退使价船之期有差操縱之權一出於渠此誠亡綱夏矣

我国朝脊東楹之役者不爲不少而我以學翰詩章耀誇異邦人草刷東里潤色是差餼令之礼而匡吉專對之家案之廊皆立章懺爲逆者春秋風而列國交賢聘幣紛紜蕞尔邪国介於晉楚之間與上国大夫中行桓伯之流低昂頡頏上下林衡義氣直餼愈形於色百萬之師定言不差一出而使主威如雷霆四勢若毋呂當皆豈有如我朝將命者之數行草法七字近体以爲弁髦者哉上都現風南紀傳裝亦未聞以詞翰而相高明人朱之蕃熊化諸人輩不得辭其責以章句短咏劉却楷字過境則妄題海東名現一時名士大夫靡然逐之如有誠之望風而不知易水長城外又復有孟洋仁義之師其所

見有以爲之也嗟乎此風之一倡於世而由来專對本色全使大移風人誦詩三百之義實不如是也且無倭國無君臣上下之分所謂皇帝方居深宮之中作一賣象債夫島伯管其國而聽其政反爲主長礙對馬壱岐之左右賢王爲海防咽喉之通東南聘物之市交隣致獻之禮爲之先驅以尚道而間十年一修今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　百年以来歲捐嶺南粤粤舟米運遠蠻邦使猶其口而傳其肉公然齒蠻兒安坐而能又詩設館於我壱岐爲交市而市夷雜処紀律不嚴任使遠人窺覘我物色豐瘠察知訝爲此非一夕之故抱鼠出於事機鬻竊之詐而有保日月狃安日休平四看天也至一國男兒出素刀振長策撤其賦而絶其粮火其館而沈之海只能誣守封域未免匿於晦翁所謂惟蓄芥二義者少或遠越則或恐生事於後懍之惴之畏胃如虎若是而可謂國有人乎

○丁酉之役軍人減半其牧十萬四千五百石

竊聞廟堂之謨畫士大夫之言論鄙示其人殆若乾竭狐鼠然必命之曰夜倭也曰醜種也奉使而至其国者或以文詞武勇相高或以調淫陰事爲能事不爲以德報人之盛大此是而可幾其欽悅而浴化耶必也先之以忠眞之以我廊之以無不容之度懷之以不忍欺之仁使彼三島之大夫六十州之人民引領西向企望我聖朝如庶者之就日熟者之趨風可以盡使价之責矣

日本自牧百年以来四分五裂關東爲一國粤州爲一国中国爲一国四国爲一国九州爲一国信長既立暫省侵念其末年還攻淮析必有如秀吉者更迭然後朝鮮并受兵祓自壱岐至關島海道接嶺南之左道自壱岐至對馬步程四里自豐基至釜浦步程四里東南風皆可乘帆自豐基望見釜山金海熊川昌原巨濟等邑虎歷可數機長以北則海水浩濶風勢稍利則者失艘之患聞山以西則水路遥遠不可容易過涉

壬辰年犯我国是數十六萬一千五百名四年卒犯是而葉卒不與爲上世有葉不合尊者号爲天神以一劒一重一鏡於日向州仍都日向後遷都太和又遷于長一州之豊浦又遷山城州今之

倭京也自開闢以来一姓相傳至今不易至壱妻鏡者則四百年前所謂倭天皇者猶不失其威祢自前擇大臣一人總摂國政然奉行其天室之命自源東將軍源頼朝以後政委　祢則関伯而已及不秀吉之代信長而倒懸極矣皇天之盡爲関伯所占分裂土地以援諸將諸州多置代官之土使諸將之食土者爲代官之士收其土毛貢賦銀錢輸致王京以爲國用代官三萬石則食土者自食一萬石故倭將之多受代官士者例多饒富食土者前世則猶恥盡取於民留其半以與農民及秀吉兼併諸國不屬於民故將倭富饒秀吉而農民無饒左種手之地則例貧米一斛以我国之官斗計之倭一斛可容二十五斗其農民并無刀劒然時已聚黨攻陷州縣故壬辰寇我之出半分守邑之兵以自備

其相称或曰槎或曰殿自関皇至于庶人通用之

祢始皇嘗徐祢載童男女至倭紀伊州熊野山止焉其山尚有祢祠其子孫称爲秦氏洪武中倭僧津絶海入貢中原太祖命賦詩曰熊野山前徐祢祠満山藥草雨餘肥至今海上波濤穏直待好風須早帰帝賜和曰熊野山前無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嘗徐祢浮海去直至于今猶未帰

其道八其州六十六吉岐對馬則不與爲其島其鄉九萬二千其村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其田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町其山田白田其山田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町佛宇三千九百五十八神宮三萬七千六百十三男數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人女數二十九億四千八百二十人其人畧如是矣其極東則與陸其極西則肥田其間四百五里極南則紀伊極北則若狹其間八十八里其大倍於我國其國尚鬼新寒人日寒人入倭之尊事之爲大即房及死尊祀爲慶宕山林魂河神揶鉄未祢者輻湊其門其凡俗少黠大褒此矣

戦有功者特以土地行賞食邑或八九州或數州其次專一州專數城專一城取少者分割鄉井或自禍神驟得州鬼功以外土地不與人類故戦不勝則不俟誅戮而自引決戦亡子孫襲其戦伊豫守雄病死於島其子孫四郎者即軍中代受其戦來島府職死於全羅右水營其弟代居其城至於怒手間閑者砕殺其仇敵又後以創

頸決腹則皆嗟惜曰真大丈夫也其子孫皆得貴人婚娶食之者又分其土以許部曲之有功者部曲又以其土之毛收養精銳勇力者令劍者放砲者引弓者善水者通曉軍法者急走者一芸一能者并羅以致之大州之守則其數以累萬計小者以累千計一有攻戰則其魁令諸帥令部曲令原丁五西卒簇精兵健卒取之左右而有餘其農民終歲緣南畝以給其糧道一將之部為一將之士卒而兄倉卒徵發之勞一州之倉庫給一州之軍餉而兄兵糧匱乏之患部伍常定訓鍊有素改動輒有功

丁酉六月諸倭盡撤還惟清正行長甲斐守義弘及竜蔵寺肥前守之別將對馬守十餘陣留在我國行長清正與

素有隙不能行間可痛

我國則將兄常卒兄常帥一邑之民半為巡察半為節度朝隷盈兵令隷元帥將卒數易鈐束兄暇体徒不屬貞操不成其何而駈驟於死地而制敵人之死命哉雖使張韓刘岳汶生其何制倭哉汶兄辰之亂李朴男朝為南原府使暮為咸州牧使今為防禦使明日為節度使則不可也軍數遞卒士解体其視大將有同一使擇倉卒臨敵豈能用命乎李舜臣為水路長城罪狀未著而而卒從吏獄以元均代其任則不可也丁酉七月十五日倭將分銳卒乘輕舟偵探我軍動息則我国兵船之斟眈賊徒分二砲矢我軍爭圍艘覽錯愕失措賊徒奔引兵船閑山遂失守及諸倭遵西海而上至全尽右水營李舜臣以戈船十餘艘力戰却之倭將来島守敗死民部大夫落海朝至兎以觀之元均之御軍兄狀舜臣之以寡敵衆可知也賊兵犯湖南而巡使朴名老始論進新使黃愼始跳吏則不可也弘老解任黃愼未到營門一散不可收拾五十三官兄巡聚兵之所賊兵散湯横行如入兄人之境八道之受匿未有甚於湖南者良以一道無主故也閑山既破敵兵已圍南原而吳應台狙為金尽防禦使金敬老狙為助防將則不可也敬老狙受命手下兄親兵一卒敵勢又烈於風火兄暇懲分軍騎奔走借禍裨二人於巡營以赴伏兵所為當之時新使郭再祐當之亦無奈何遂使三道赤子之命盡陷於函鋒宗廟社稷之危急於綴旒可勝痛哉

海寇信使通倭国事情　五

明勅有司海濱之有漁塩者有良田者皆與邊將之例屯使軍人自耕自守又使平民得以耕種而收其稅於邊庫兄一邊將重之謹之易一邊將重之謹之勿以文武考限勿以資格為例勿問尾生孝己之至行勿擇崔盧王謝之家世擇其世畧一定為湖嶺邊將沿邊之當賊衝处百里許每設一大鎮省内地方縣以益之許以久之任假以便宜如宋祖之任郭進於西山十二年潘美於雁門十五年有功則但增其秩有罪則只削其資罷誘書盈篋而必待殷軍巨城然後慕行島戰有大功則進爵迂官如唐檢校司空之制如宋使相之比勿使各衙門侵奪鎮主卒及倉積邊將日以訓士卒備器械修戰船治城隍為務一有驚急則守將親率部曲以相應援則倉廩有餘將士相親規模預定栅力在手必無臨時窘迫之患矣

壬辰交兵之嚢家出於義智之謀摂津守行長義智之妻父也義智不能自達於賊魁回行長細告我國虛實行長者請於関白身任其事兵連秋結物故相當雖倭人怨之次骨曰摂津守家為此謀雖請政之勢得亦曰関朝鮮兵寡募者摂津守耳行長見我国事結末兄期恐一朝撤環我意而義智且不許互市通路故力主和解家為義智地矣義智者對馬島主矣我國平時嶺南田祇太半輸入於馬島中以充其公廳魄奴溪壑之慾而竟受其孥誣如此孰若減上供田祇以資邊將之需乎

倭奴為城邑必於沛山之頂江海之濱夷山之巔而斲削其四面使孩狐不得上其城基廣而上尖四隅設高樓最高者三層主將居為軍粮軍器之庫皆設於樓中開一門一路以通其出入門内多積其沙名城外設高垣高可一丈許垣中設砲穴垣外鑿城壕深可八尺丈引江水以注之壕外又設木柵濱江海延舳艫相連城度民丁日為水戲精勇之士環城而居之間之則曰沛山之頂者我可以俯瞰彼得臨壓我之砲矢舸以下彼之砲矢不得上也江海之濱者只防一面也基廣者雉於衝毀上尖者易以俯瞰也一門一路者防守不分也舳艫相連者防水路也日為水戲者習水戰也環城以居者倉卒易以入保也我國城池正與此賊相反丁酉之戰賊見湖南諸城莫不迴唔及見澤陽之全城寒州之錦城

則日使朝鮮固守則我何可攻陷乎
今若移井邑長城於釜岩移同升昌平於獲嵒一如金城之制而以及嶺南諸山城盡治所則複屯相望聲勢相倚
采敢如前存食矣以湖南言之則惟興德古阜兩城形勢頗好庶可為緩急之用矣又倉沿海之有鎮堡所以備燎望
水戰也平時痼瘵有同兒戲加以久安之民役屬於海南之浦定城之赴防於順天之堡行寬居送往來艱苦倉卒之
散搜拒非便此又巨弊也為計盡省沿邊小鎮堡移置海濱州縣於沿邊要害移鎮堡防卒以屬州縣必使其邑之
民人防其邑之城防卒身役之外切勿以下口雜役侵奪邊邑水戰之外切勿以刷馬雜事望督平昔時則裝造戰
艦泛泊洋中齊會城底民丁邑下防卒分番更代訓鍊武備與水戰有變則齊屬於統制使人自為戰則城守水
戰庶乎茲舉矣
自將倭至奴倭必佩二長短刀坐卧不釋手蓋戰国也其所謂攝政者鮮以壽終東西南北互相侵奪惟力是視為及秀
吉之身專以術數御其下徵聚東方諸侯於伏見以築新城分逸西方諸將於我國更代出入以銷犯上作亂之心
其槍戟甲冑旗帳舟楫務令簡便華靡多以而皮及鶏毛為戎衣且以金銀作硯磨以裝馬首及人面極其詭異
要欲眩人耳目壬辰潰退之軍皆曰虎豹魑魅一時俱斥不覺傷心荒魂嗚呼死虎之皮死鶏之毛豈能殺人不人之面木
馬之面為能殺人要之我國軍令不犯死鶏故耳
殺降倭甚大失策非但道家之甚惡彼倭兄滅禍祿即糊口於軍將之家平生不見父母兄弟不入鄉黨隣里我國
而慕之
其人短小无力我国男子與之交力倭輒屈其所謂輕生而忘死故亦不能每人而得之自丁酉秋至戊戌春夏與天兵交鋒
殺傷甚多皆令加卜創漢江而間有弃家逃走者或同其妻妻以送放砲者十居二三而倉中故尤小戊戌夏賊徒自嶺徼
撤還皆御日本之劒只用於數步之內朝鮮之大達及於數百步之外使之力戰誰與爭鋒哉

海寇信使通倭国事情

秀吉既後佐渡者移櫓楯置之倭京又畢載巨濟等邑軍粮且載我國沿船海居民市肆盡數撤還且令
石田治部往指請正等居數日乘使乘船不登出七日到京倭乃請正所送也來日唐船及朝鮮吾船盡泊海
而來倭城十六幾盡受圍吾朝暮且死援兵若不早出吾且決腹不受人刃治部者亦由肥前不敢渡家
康等日聚諸將议論未決其時若乘援兵之未集悉洛軍門諸処盡天兵之在我國者距賊陣十餘里分
番造船使之奔走不暇又使水軍繞出賊後出沒大洋中前後合擊為上策而可以雪恥
丁酉之役賊魁令諸將曰人有兩耳而鼻則一也宜割朝鮮人鼻以代首級一卒各一升流之醢送于関白鼻若既盈
而後乃許生擒血肉之慘莫此為甚秀吉既閱視之聚埋于此郊十里許高作高陵曾未踰年而塩又寂秀吉腹矣
有弘法大師者讚岐人也產中國入天竺學成佛法而歸国人謂之生佛以倭人不解文字以方言四十八字作倭
諺其諺之雜用文字者或似我国吏讀其不雜文字者酷似我諺文倭人之号能文者只用諺譯不能雙
字惟倭僧多解文字性與凡倭頻異
我國人每稱倭賊善符術善卜筮善覘天文善相地相及人物然後此皆虛語也其卜筮者只以所生年
月當周易某卦謄書一卦中爻彖以遺未問者
或問倭將倭卒曰好生而惡死之人物同此心而日本之人樂死惡生何也皆曰日本將官權民利毛髮不屑於民
故不寄口於將官之家則衣食無從出已寄食於將官之家則此身非我身一名膽薄則到処不見容偶
不精則人類不見自刀鎗之瘡在面前則為勇夫而得重祿在耳後則指為善走而見擯斥故與其人無衣食
而不若赴敵之爭死力戰實為身謀非為主計也蓋其廼蛇之毒虎狼之貪但兵安刃置然殿戰必心不惟得
於天性慣於耳目而其法次又從以束縛之賞罰之又從而駈使之故其將太半奴才而得人死力其卒太半膽弱
而能向敵爭死滿萬不能敵者此奴之謂也而況於數十萬乎天下之秋例生所忽我国之防倫野人設南业

二兵使皆以三品重秩业許事皆以名望文官而至湖嶺邊將則循例而已其輕南重业柔此可知切以為百萬野人不敵十萬倭卒而我国家所以輕南重业者蓋有由為數百年前倭国法令梁與天朝及我国兀異貴家之有私奴凡民之有私田守宰之吏進科目之聚才大畧相同蓋數千里樂国也自関東將軍頼朝爭戰以来遂成一戰国其所謂砲者在前無之只以槍劒為長技而已自壬辰退訖五十年前南蠻船一度漂到倭將滿載砲矢及火藥等物倭人從此學放砲倭性伶俐善學四五十年之間妙手遍一国今之倭奴非古之倭奴也而我国之防禦又不若古時之防禦則堅域之夏不可不百倍於前日平緇及以往痛革輕南重业之弊以結人心业遑惟擇遑將修城隍利器揖謹烽火訓軍卒修器械為不勝幸甚

日本數百年来四分五裂関東為一国粤州為一国中国為一国四国為一国九州為一国信長既立暫時統合其末年還復雄析秀吉既立亦輻統合其身已死勢將雄析若果雄析則後必有如秀吉者更生然後我国得安是秋家康既立擁廣土衆兵拠両都形勢以号令諸倭心服者雖少強從者亦多云○倭賊好淫詞無事以诅盟是神前尊崇之日夜不輟

相天文地理人物者從古無傳安国者孫稍解然亦不過詭言而感衆耳醫僧意安作舊影金銅陣以仗測天地四方之遠近然其於覘天象驗人事則茂如也天朝人黄及覽等皆以府學生員乗舟到倭京称善相人善醫術善推步倭人遂推為天下一將倭人等日以輿馬相迎金銀錦帛充滿匱笥居夷十餘年遂忌而故

器械 附鳥銃

器械

明曹忭詩曰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夫戎狄之輩悍譬猶虎狼波其欲得之心則困飢寒餓虎彼飢狼餒虎見物則攫故雖器械横設將不暇避而豈空拳徒手可具禦而搏也

歐陽修曰今諸路工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搬送又若道塗然而鍼刃不劚筋膠不固長短大少多不中度造作之但務充數而遂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員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三之法教老弱之兵執鈍折不巧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誤何可及乎

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抑臣威損私力也○傳曰師之耳目在乎旗鼓

丘氏曰人君所以為天下者武也而武之為用必以器為威而其所以為器則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獨以威天下之器故之孤矢之利仍我蓋男子生而有懸弧之義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遠威之具莫先焉

又曰近世以火藥宗銅器中是謂之銃蓋天昇國家以自古所无之兵无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号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其焉

周礼天官内府掌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在器官周之兵農為一之皆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所見外方軍器朽鈍莫甚不善修補世固守令之罪細究其故亦有所由各邑月課軍器自京廳及營門方納下送制使及御使巡歷皆以若干猛藥敲遮毋口无頃逢点而亦致詮蓋新藥則雖猛而春秋習採隨得用舊藥則積久陰湿便同塵土雖搗碓經霖即變脫有緩急无一可用殿下前後申飭御史帥臣之審点閲之意安

在我

易系曰弧木為弧剡木為矢左傳曰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戈戟及酋矛漢高起兵皆祭蚩尤於庭以始制兵革故也

皇明立濱有軍器之評曰秦楚甲兵之堅利不及於唐吳之干羽此言器利之不如人和也

宋神宗頻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樗振知帝意奏曰漢宣弩中與英主而史官所叙彰以為技巧工匠精於元戎之皆然則此有司之事而上係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遼之患內憂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元豎好精利宜可以為武備者臣昔覩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住之器但形質具而已武庫吏云惟計其多寡之數並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弊惡耳夫改如此而猶欲抗敵決勝外攘夷狄之強撫內沮奸凶之宿邪臣未見其可也昔者嘗為芝而歷代資其竹矢然則豈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之

宋徽宗時臣脩言元祐以來回循舊弛兵不犀利詔諸路都作院和造修治官吏考課一如熙寧之時工造不易較數常闕繕修元虛歲每稱弊怵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則訓致靖康之禍靖康淵淵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賞罰而卒亦元補勤王之師經過郡縣隨身軍器於市肆飯邸博易熟食或令寄頓其家奔遺逃役

夫兵器即我國戰守之備其精利朽鈍宗為勝負成敗之所係則顧不重歟且其製造之役出於公家則事理當然而今使之私造仍為私蓄於其家可乎三南兩西月課皆有島銃火藥鉛丸而近年以來自該所悉付私人作為貢物給價措備分送各邑而聞其銃鐵不甚精鍊只取外面貢歸而已故臨放析裂者居多火藥則硝黃小而柳灰多故藏置稍久多不起火不合戰具而又其未及分送之前併皆留置民家作一

器械 鳥銃

武庫其為未安其此為甚　世人只知鳥

鄭以吾火藥記曰軍器副正崔君海山語余曰吾先君茂宣甘惠倭寇之陸梁辟制亞水戰火攻之策束焰硝煎用之術唐人李元焰硝匠也公遇之甚厚切問其術使家僮數人私習試其教然後達白于朝越洪武十年丁巳十月始設火桶都監煎取焰硝且命唐人之來寓而打造戰艦公又監督然皆以公危是亂也倭寇自清忠金恐道大至昔方涵惧使三元即沈德符羅滑及我先君將樓船八十艘備火桶火砲逆擊於鎮浦燒其船三十艘其餘孫時刺洪武十三年庚申八月是也賞其勳勞賜之金帛加純成翊贊功臣匡靖大夫門下府事尋拜重大匡永城君我本朝太祖即位之明年改正憲大夫檢校參贊門下府事兼判軍器寺蓋所以起公也乙亥春三月年既七十而卒今上殿下建文三年十一月追贈大匡輔国右议政府院君海山蒙其恩餘筮仕同歲之間獲拜主簿陞監承今為殿正上以念殿下委任之重下以述先臣遺秘之事夙夜惟惧不稱矣近國之初本監隘陋更不營繕已丑與別監李子韜復于兼判事馮城君韓公柱轉聞于上首達武庫於紫門內至于酉歲火藥監造廳事始克成為本監所構曰大廳為治炉所曰金庫曰提調庫曰諸匠所居廊廡總八十二間也崔君以為本監之成庶幾矣惟火藥監造斤未備耳乃於今年丁酉春告提調李公從茂具聞于上乃令工曹撤舊京礼賓方輪至材瓦數月而畢用其餘材以為弓箭所凡十五楹皆崔君之捐畫也崔君任監之初火藥纔六觔四兩角弓二百許張中小火桶如角弓之數矣既任以來火藥六千九百八十觔角弓至一千四百二張中小火桶加一萬三千五百柄他物称是此其大畧也初破唐船火器一物自忠清道至议政府問名於軍器判事郭海龍則對曰火藥者中國秘術也吾雖久於波亦未知也及崔君之在戢也目擊其危乃曰此硫黃也今日從先君熟聞其名與制度也及下爰命海山鑄其器退而鑄大中小凡三以進出解溫亭以試其放火則能及於百有五十許步故賜以內乘令夫倭寇與我師不敢校勝負并損之間者前有鎮浦之役後有南海

之捷為之張本也馴至于今南心納款雖殿下之教之敷之所致初非大烱火砲之擊如疾雷專霆之吞奪彼之魂魄彼之心則未易消其猾頑也大藥五兵之羽翼而王者用以壯國威芟暴亂人元亡至於功成治定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物也當三十年寇攘之際有以見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它也嗚呼其知所務哉

大軍籍 附校生考講 朝士涎軍

夫籍軍之法年滿者得以除免軍户者得其保寧或完聚其親屬或濶疎其番則次其便而利之者亦多矣雖閑丁服役不免怨苦然分所當然何足恤也愚意竊猶以為大不易也何者戒国所謂士者挈因天下之所未有也不為農而使耕者寡不為兵而使閒者鮮国之所以貧此弱未必不由此輩然其維持名分植国脉亦有頼於此不可誣也民之於士猶影響耳故臣昔謂民心可失士心不可失也粤在祖宗盛世所謂士族者自非出身入仕及生員進士則未有無身役者雖公卿之子皆有所屬国充遊民人有良志不幸崩倖免之計亦未昔有厭惡之心蓋人世之所安即世勢之所安也世降衰叔綱維解紐士族之遊惰自使其來久矣一廢軍役則鄉里不自婚嫁不喜故人之避軍役如避死矣夫駈避死者而就死地此其令不必易行而其人必不能行也俗久則難不堪則難強愚切為国家重此舉也此令一下遠近士子作疑作夏將恐將惶猶以期限梢遠媮玩度日及其考講之期已逼緇衣之行將皆遑遑汲汲計乃无聊氣像愁慘情事怵迫夫以奕世士家之子不能通晓一部書乃有如許窘急此固渠之罪也然自為国者謀之怨毒之積於下一夫猶難以心平夫校生試閲自有故事唯當為之有要綱意得宜而誣按事目仮生應試之書乃小學及四書中而其中有無蔭之別今若不問其有无蔭只就四書及史畧等書試其一書使家學之士亦可令及其考講也寧寛无刻寧疎无密寧有過而无或過而出使惜士心常有餘而捂丁之心常不足則雖不文見出者亦不敢有怨言矣其應者汰降者亦須有方便或姑定武學以開再試之地待其再落然後才定軍役或不須便定已役別立一号以收價布使有定軍之實而无其名士子之所惡者其名也国家之所利者其實也下免其所惡而上不失所利是両便也且念京華世胄與與遐遠校生亦當差別校生考講故是旧例若国學子章甫何昔有澄汰之弊今若公卿侍緇紈子弟或有不才落講者亦當一依校生定役耶愚有以知其決不可也此一款不容不有変通也說者曰此事非今所創乃祖宗旧法事苟可為偏今言嬉雖

紛紜終當妄帖愚切以為未之思也人之少壯也起居飲啖惟意所欲而無不可及也　及其衰且病也飢飽勞役皆足以傷其生以身況国其理一也今之世勢非祖宗朝世勢也今之人心非祖宗朝人心也顧以祖宗籍口欲行難行之法尚可謂之知変乎夫人之壽夭係於真元而肥瘦亂健不與国之存亡本乎人心而貧富強弱不與為得數千兵丁失而乱国之人心国家將何利為方今中外之人騷亡為汹之為乱若有大戚者然此豈治世景象耶国家奉以先事則已脫有堪塲（聳愚切未知所祝駕也

校生落講定軍固是祖宗朝法制但所謂校生者未必皆世族也只是稍勝於凡民而未及於士族者故落講之後即編軍伍處也不甚相遠其勢亦所當然今則以在外方之士通謂之校生在京中之士通謂之學生混同而考講落者皆者皆定軍役是駈士族而故之於卒隷也非但人心落莫四方騷屑猶国家養育人材之道亦多有缺數千弱卒而失許多士族之心其輕重不待智者知之誠非細慮也但嶺南則額内校生皆士族而額外則稍卑湖南則額外校生謂士族而額内稍卑自餘六道皆同湖南之額内臣切以為御史考講之時各随其道之俗令自分等第稍卑之校生落講即定軍役簪纓之族則只罰訓布而勿定軍役且十五歳以上皆令講少學大小學之此雖文学之家亦或不易況遠方窮鄉之人乎

我国士族奴婢之法誠天下所无然而上下有統尊卑有序国家之所以維持者實賴於此雖當兵乱之際士族皆以名節自励絶无叛国投賊者壬辰之乱三高義旅皆出簪纓之緒而咸鏡北道素无世胄故倡乱赴賊如鞠慶仁者乃出於其中由此觀之士族之當扶植亦已明矣若以一切之法勒而駈之併入於卒伍則京外士族皆相慘戚相吊以為百年樹人之門戸一朝降為賤隷恐讒朋興怨往愈甚

高麗忠烈王用尹秀之言將令役士充軍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随其才上国之法役戸不與軍士今殿下欲使良將之徒堅徒銳恐損聖德王然之

高麗昔倭寇喬桐恭愍王令諫官詣宮門拜辭叅義李世雲曰諫官從軍故所未聞王免之国子博士等上言學官從軍故无其制廣嬪李岩皆曰尔雖不待孔子為逃箭書金布相爭之不得

昔吳漢之叛也當治平之世行恵逆之謀而猶且令於其国上與老漢高下兵少者子皆不為兵卒以西行則況此三百年休養之餘當国有事之昔為上下保全之策則義全死生一視家国夫豈有怨咎之心耶

曾子曰戰陣而无勇非孝也冉求有若之言亦在請戰之中古之聖哲亦豈有臨陣赴敵之志矣史称高句麗俞温達中流矢死則王之婿亦從戰矣新羅將軍金欽之壓入賊陣死則貴家子弟亦從戰也

祖宗朝士夫子支賤于廉孽已為男丁者无貴无賤莫不各有為私民志以定民役以拘自數世以來国綱解弛人恩自便士夫冑裔不復隷名諸衛非徒士夫為然也雖窮鄉寒族支庶旁生者一有隷衛之称則莫不以為大恥間或被訴關丁而直定軍役則以為役賤非所當定而冤呼徹天怨毒入骨夫我国壤地偏狹人民尠少雖乱国之民力以養軍士猶患其未足況就其尠之中區分類別游惰者十居八九而使了

農　兵農　附足兵足食　屯田

夫民兵之寓也兵陰而民陽也兵律而民徑兵愛而民常斯固一体而相須者也顯諸陽者必藏諸陰正其經者必繚其緯蓋其常者必通其変失於此而得於彼未之有也在易師之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能容而使之使我畜以使之聚我然後可防可殺而不恐夫如是為有左次輿尸而函弋晁錯曰神農書曰夫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死粟者不能守也

昔管仲以農寓兵畜君以耕先戰以至孫吳徂詐之兵莫不先之以保民親民之說伯者尚然況於王師彼鳴劒抵掌

兵書

嘆目語難者亦淺之為知兵矣○柳州嶺南饗軍堂記曰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
有飢食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行師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
卒伍軍旅之衆畜之於先事之昔而用之於有事之日
我国议论雖多寡功蔑有方來之廷兵廷食以比擬於景德紹興之盛者殆不可以期月望而危機之迫尺在目前无麴之餽
不畜之陳艾顧安所得之血忠臣直士扼腕傷嘆不自覺其言之過也
萬曆中周延仪曰天国之有邊堠猶家之有垣墻也邊堠之地无所倚以仗四方之衆寡之何異家之內无朝夕搖唇之謀而待
柔火乎比閭族黨之人乎且邊之有積貯猶身之有膏液也積貯之計無所出而籍難必之供給之何異身之內无無本
生息之豚而待刳養乎草木藥石之類乎是故寓兵于農軍不冗食不賈而不煩輸運之艱者一得兩得之道也以民
養兵餉日漏軍日飢而徒滋兎軌之困者兩失之道也○經世書曰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寡府庫充
朱子昔稱太祖出內帑以易胡人之首而其功孝宗曰但移浮費以為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悬今若殿下一錢尺布皆思
愛惜以養士卒則豈不愈於付之外司以入吏胥之囊橐也
後漢季歷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
昔夫子對兵食之問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
主父偃曰秦使蒙恬攻胡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負海轉北河率三十鍾以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餉女子紡績不足
於帷幕○朱子曰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切謂惟仁可以主兵惟義可以主財
六鎮如戒極北與波只隔一衣帶水祖宗嘗每有藩胡侵軼之患少人則驅掠人畜大人則攻圍城堡朝廷遂推行五衛
之制使六邑之俾各自為衛將以守其地使六邑也治各自為城濠以入其人民蓋以邊上事勢自異內地不同不如此則

官不得係其民民不得係其父母妻子而遐絕空虛之區往難為我国之有故也常山皆則盡驅一境之民撤入城內造家
頓農節亦保五衛之法自相統率出野耕作雖稍遇儆急以此防禦此則禦戰所稱河朔被邊諸州今常多而鋤佩
劒而操弧用鞍馬常若寇至而親戚所以聚墳全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者也故相臣柳成用始用東伍之法以
鍊諸道而兵亦知六鎮形便異於他道徭不憂五衛之制矣其後金汝水為业道兵使請設營將府使僉萬戶既矣
所領蹂躪如客六鎮之勢駸駸至於散落而其民凜凜然皆怀不自保之憂朝家有慮于此選鍊輸城擇卒
朱子庚子應詔封事曰軍之法卒與凡业業故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敢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頓其請給其有財
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曰以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指揮之令
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
又武臣封事曰至於屯田則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中資其抄遣則又不
免使參其務些聞其点護軍人不肯分其願耕者以行而拯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
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以臣愚見當使大將軍募軍士使者招
遊民各自為屯不相統制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為淨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以歲月按行登其勤惰之
宗以行誅賞則各務其功田事可成

兵書

自古為兵家之言者孫吳尚矣北諸葛武侯之心書李衛公之問對即後世之孫吳而宋仁宗朝晉翁樞臣曾公亮等撰
武經總要至皇朝嘉隆間少保戚繼光亦著紀效新書備載戰陣方畧卒伍教鍊之際制此又輒近言兵者之
所取以為宗師者也昔在王丁我国再遭倭難明天子為之斥兵東救而其時總戎受賑多是宿師能識邊事曉
事机者我之將士亦得以扣質疑難於帷幄之服仍取戚氏新書撮其操鍊之要名曰兵學指南則今国家之

設壓講授稱為能應見者即此法也且行軍須知一篇雖不知何代何人所輯錄而論議明而計畫詳綜詳乎書
隱括乎百家子史而成之者也試以兵家而擬之於醫家則指南者固湯液丸散炮炙之方而須知乃度或搏問李
挺提綱之類擬之於星曆家則指南者固測筭度分大少術而須至乃司馬迁天官書許衡曆議之類也擬之於禮
家則指南者固仪節登降與俯之數而須知乃太戴小戴明堂禮運之類也必三者俱備以後体立而用以行理
得而數亦明質文相沿內外兼該而庶幾无虧闕之患矣
鄭氏云孫子十三篇武人之根本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又曰
其詞約以縟易以深暢而可用
南軒曰君子之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當究況兵者世之興廢民之大本存為其可忽而不講哉
東萊曰黃石公有秘法在人間人自秦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惟仁字耳
陳后山試武成策曰昔齊威王使其大夫迁於古者司馬兵馬法附以先各大司田穰苴之說号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
者司馬兵馬法周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主之以佐
天子平邦国而定百官均萬民故征戰出于天子及上所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戰出于諸侯典之用舍與據
係為迁見七国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昏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多耳迁博極羣
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司馬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全書也然其書曰禮將法表裏
文與武左右又曰教人以安人教之可也政其国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讨所以兼愛
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
高子畧論孫武書曰周衰制墮法萬政不克綱紀弱潰陵遲於武侯兵益西翔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
師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禮義尚訓有虞幾三代仁義之萬一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

馬政

於言兵徒仁合正而鑒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无常智術相高氣駡力奪故詩書所述輒置所傳
至此皆索然无遺泽矣先仪曰無以學述教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兵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无
所以為強兵勝越者三千年間闔閭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国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為兵計而已成敗興亡焉扣反
掌固无待於教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哉

馬政

神宗朝文彥博曰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之莱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远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
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
美衛文之馬則言騋而牝者三千美魯僖則言駉而牝者有十六種
余靖曰按詩書以來中国养馬蕃息故事乃知不徭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蕃善养息之周孝
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教人之戰春執以駒养血氣
夏則攻以防歸蓄衛文公居河之涓以達其国而詩人歌之秉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馬蕃息之本也衛則今
之衛州也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仲夏之月遊
牝別羣則縶騰駒亦勝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厩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吉岚石阻界也
武帝出攻匈奴在私馬十四萬匹於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為宜馬即今之金州也唐自貞观至猗
德中国馬四十萬匹開元中置十坊四十人監牛在秦隴綏銀則知古来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矣
孝宗皆吳允文曰漢任尚討西羌屯兵二十萬曠日無功吳翊以為兵法走不逐飛而虜皆用騎来如風雨去
如矢絃我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若市馬萬騎則追尾截擊而大功可立高用其計以有丁奚城之勝秦晉用鄭
小駟虞邦以乃亦異產以送戎事及惧西戎將興人易晉侯不咎以有韓原之敗況今日之事虜以多馬必

強国或以無馬為弱馬政其可以不讲哉

馬氏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係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序养戶馬則是翼科賦係馬則是蹶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為京師之民投牒願應分者已千五戶係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分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匹至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议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宗然所謂投牒應分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為官养馬也當昔科賦征役必是煩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可不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五蠹尚存則蹠然而卧昔以敵之退而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與生而民是為病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世国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祭祀則周禮鄉師以出下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春秋昔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諸侯六閑之也彼衛文公騂北三千齊景公千駟二千則近於天子十有二閑之數而皆是僭侈違禮者也蓋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六監九廄而武帝之世馬至四十萬匹唐貞八使五六監猜德間馬至七十萬匹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其育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蓋多寡所以異也宋與魏相距宋王問劉湛曰魏之長技在於用馬吾亦用之以御對曰檀道濟已死恐馬為我用乃夫馬政国之重務也周官校人掌主馬之政而牧使掌牧他皆有厲禁而須之夫畜牧猶稼穡以得地為先故周有非子而必敗汧渭之間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必就隴右河西而後馬大蕃息牧地又馬政之本也我國設牧場多在洲島蓋以就不食之地也国初盛昔宜無有場而無馬者昔年平既久馬政漸弛當宣庚申年牧場之席者多至四餘所曰經壬辰之變猶以乏朝飢政及丁卯慮飢難事既復舊規即羣牧之凋齊亡足怪也

牛

今之国中戰馬最貴儻有調齊軍馬之事只用步卒而已彼騎我步何以相適今之島馬有籍而無其實歲損月耗假使不至故失茂延諸島有如野獸緩急無為用臣意亦武士善射者試其才取其優等者使往牧場與本邑監牧官同就自擇牡馬之可合戰用者以入格之次分給而録其禾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數為三籍一上于兵曹一送于司僕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飼自騎每年終京則司僕外則本邑登其肥瘠以行賞罰如是則島馬不積於無用而国有緩急之資矣

牛

唐監登御使張廷珪曰君所恃者民民所恃者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所則耕所之則民安民之則何恃為君

周益公序田完譜曰牛犗一編之管轄余吾學稼同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趣三代余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不定天下胡不敢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故周禮奈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軍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豁田正使籍稻何足為異乃設犂而罪之喻耶載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于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春皆人力也至於獲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教昔將牡有求其角以為社稷之報若使之耕豈不如迎猫迎虎列於蜡祭乎廢後王務傳易以為稼穡之資庶祈闢曰古者牛惟牧車書肇辟車牛易牧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思勰齊民要術余謂輔国固失矣賈誼景文亦未為得也防謂耜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冉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曰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書俱載鄉稽公曰百姓能牛而耕是耜北背而耘大率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之特教人耦耜共三牛費省而功倍矣

十翼曰坤為牛洪範曰土炎稼穡牛能稼穡付於土牛秋稼穡之災无牛則耕不作耕不作則無食無食

則人之類絶矣

賂地

胡銓曰春秋以地為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汶陽田則脅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脅人取消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之賂可非可取也而必書取專惡之也取汶陽田鄆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其人得先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如此以為萬世守国者之戒也於戲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国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宋鑒哉

晁說之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為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茅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国小邑之民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也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眚之秋也以地叛則不持一身之罪賂百王之秋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国家之本也邾莒之君獨與天下之君大閒丘防茅之地獨與中国形勢之地重屬者蔓頸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處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賂之實切亦非春秋之旨也

首尾縮恧甘以都邑身家拱手而奉賊

呂氏曰自不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以破裂不全之周蔭之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今日割虎牢昇鄭明日割汜泉昇狲至養王城捐數邑於晉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養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二烏在其能守王章耶

城池 附險阻 山城

高宗胡安国曰管人謂大江之險天所以恨南北而使抗以為長江峻山限帶此乃守国之末務非智者之所向先也杜預吾襲樂鄉矣胡有吾入夏口矣賀若弼吾用庚陵矣曹彬吾渡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然魏武困於居巢而不得走曹丕困於濡須而不得越拓跋困於瓜洲符堅困於淝水而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弃也○王公設險以守孔子書於習坎之彖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荅言偃之問也

宣和間又獻六策一曰設險篇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優劣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尔

又曰凡立国建都必設險以守而後国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狲滅下陽邑不言滅而無狲書滅者下陽吳狲之屋邑也屋邑既舉則狲已亡矣聖人特書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三国皆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為險而守襄城蜀人都蜀不以劍門為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為險而守荊渚舍靖曰西賊僭号之初保庫請修函谷些皆関中動揺謂朝廷弃関西而自守今無故修京城乃是舍天下之大而為畏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山豆不動揺

呂東萊曰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蓋春秋之皆城邢城楚兵城緣陵城祀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職貢命燕侯城韓固常政也

魏崔山曰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國民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補之也

熙寧間曾南風請減五路城堡劄曰蓋要者置基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不善要者置基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立城亦然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美多循之善要也立城多則兵分〻則用士众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美少循之不善要也○

王介甫曰夷狄横而窺中国〻非无城郭也乎於陵夷銷亡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

恃以為存也及至冑然覺悟與起旧汉則城郭之修也又旨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意之无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治之无其法能以久存而无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伊山甫此三臣之隣恤於其君於国為之本末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蓋之以悄〻勞而矛弗之名承之以翼〻之勤而續明〻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国以全安蓋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真德秀曰修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豈年歲雖未見勞民猶之可也今者旱蝗之變甚於昔年遑遑然救死不贍而復使之煢无穹之擾則其何以堪

丘瓊山曰自古必惟險而為国為所謂險者有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既有自然之地險而為之關塞又有常然之人險而為之捍蔽則重開巨鎮之中有金城湯池之固矣

靖部君將城薛塢嫒進海大患請部君曰何謂也君不見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見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有亦君之水也君若得民無誠何損無民雖隆薛之城至於天猶之無益也

易孫王公設險以守其国而春秋傳若特陋而不守城部君子以為罪之大者然囊瓦城郢則沈尹戌譏之甚切何哉本末兼利則城固所以保民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夫山城之説不見於前史而兵家之説亦无所謂山城者猶戒郡縣在之皆有山城今不知何代所剏亦不詳其當時能拠守而得全與否按蒼史趙奢與秦軍戰許歷曰先拠此山上者勝馬援征蠻〻人皆奔入谿洞道險不得攻諸葛亮征蠻洞主各保山洞負固不與戰漢兵不敢深入若此類雖不知其築城與否而其拠山為固使不敢作攻則明矣故以伏波之威武侯之智攻小醜勢猶拉朽而阻此磎洞谿敢進兵馬服以弱趙之兵能制虎狼之秦者亦因拠山之勢也此言之勝敗之數殆不在地利山城之險亦不為无助也蓋百道攻城計出萬變則守城之人或非公輸技必有穹今因山為城上勢險峻則自戒守之雍咋風翁不必設弩食露食不必

城池險阻山城

建地波搗不必鑿暗門撞車不必修自彼攻之則雲梯飛樓〻無所用地道注蟲〻無所為塔天陽之巢車〻無所施其巧據橋距堙之設无所逞其技其與平地守城者功相萬也

我國城制最其疎矣不但濶大而難守又甚於堽而不堅臣曾聞中原城堡堅滑如壁狹小如斗以故賊來雷難犯之形民保而為必守之地設險待暴本當如何何枉勞民力築此無用之物乎燒甎之費不及捨石勞築甎之易奚此累石之危或者以為築都城之役若以国初事視之必費千萬人月餘之役而後可以完乎當此危疑之際與此大役不瑕有害云則此有不然者凡諸用兵之家必隨其兵机之利鈍以為應變之道故古今戰勢之不一其法者良以此也自有火砲之後守城與攻城其法異宜今日則土城為堅城石為末何以明其然也石城則火砲所擊鮮不崩坼而每一崩坼之處率不下於五六堞則此石城易攻之險也至於土城則血車所破之土率不下於數升此則古人已行之險也大砲所擊則唯成窠坎而已終無崩坼之理而古人度攻者亦或用泥而補缺以防壞破之患以无限之功力以成易破之石城何如築難破之土城也自曲城循山至南山之西麓細築之基址不過數十里也何必惜其些少之費而終不為萬世久安之計耶且夫兩軍之相當於平野也猶築數尺之壁壘以相堅也則況此居山上之高城臨不測之深谷者其為得地形果何如哉況主客众寡之勢不同勞逸飢飽之形懸絶此兵家之大利害处則亦豈非萬舉萬全之道耶

昔唐太宗欲征高句麗問計於羣臣皆曰高麗因山為城難於卒拔其後契丹欲擊高麗其臣諫曰高麗烏棲山城大軍往征非唯无功攻不得自還以此見之則我国自古保境禦敵皆以山城為利敵人之所憚也唯在於山城也兵法先拠高地者勝孫子亦言敵居高地則避而勿恐其意可見也蓋地形得失於兵家勝敗之數最重未有失其地形而能洛者亦未有得其地形而陷敗者以今觀之我国郡邑凡山勢稍斗絶处无不有古城基址一邑或二三处多者五六处是知自三国以降以及高麗爭戰之際不但郡邑之居必拠險

地雖村落民居處〻係阨且公私債畜於其中敵來則清野入守敵退則下山耕種宰保民守国之長策也事鄭圃隱於金海山城記備言之嘆其時不修山城先矣之名世慮遠矣○我國之城制有郭無郛若其別築軍馬場於城外以成郛郭之制外以徼兵昏夜偷入之患內以防將細交通內外之跡

蓋為城必擇形便者也何也敵所必由而我所必守者是耳此如作防障水必直滿激衝悍之處然後乃可若涸決散流利害不關者則徒多而無益為城亦是也今現古城往〻多在深僻隱蔵之處斯乃避難之計非控制之謀此不可用者一也城以至小為貴名濶大則費力而難守古城沿山起堞高不滿數尺而已包絡窟壑使此懸遠旗鼓耳目不能相及將帥号令不即相通此其不可用者二也紀效書云城下若有土封石墻房屋不即毀撤賊未依其中而矢石不施為不守之城若山城尤當童〻兀〻四面無樹木無岩石賊來無所隱伏而後城上轉石如板上走丸如此之地方為天險今世之人不知此意但不勝其畏賊竄匿之心徒見山林深密崖石峻呀則疑賊不能入乃曰此誠險地可守嗚呼誰知所謂不險者真險而所謂大險者真不險耶如此之地得以自蔽散伏藏匿如鼯鼠逃遁漸進如蚍蜉蟠城上人既不能詳知賊所在雖矛矢石皆為林木岩石所遮碍不能中賊或於昏夜賊來窺伺附城延駕守滿城皆潰如郭越守黃石城正犯此忌惜乎後有忠義之心而不登於兵勢卒至于此也

當壬辰去邠之日有一重宰有年老無騎度其不能隨駕而遂至自裁其他從官散亡者不知其幾且於丙子之亂雖是尊貴之家奴僕盡逃老弱婦女後步而出無事得達於數十里間者鮮矣當時是也苟有此並渠造脣之俾陣則無論男女老病之人何患不得致力於彰義門外乎

国家武器不競久矣今雖汲〻練兵選將尚恐無以摧陷外侮且民兵家以自戰其地為散地而深入遠聞之兵自古以多難與爭鋒則惟有至堅清野句踐之戰使敵人自疲而後擊之可也況我国山川多有形

城池險阻山城

險東人守城昔人稱善今名先事措畫使諸州縣皆為拠險八保之計則禦敵保邦之策宜無過於此者此不可不及時留意也蓋今近畿州縣因多險阻可拠之處而雖野邑侵牧郡而言之亦必有形勢之稍地利人功亦足自保今禁

古者亭障多樹林木者蓋以根株壯固自成岩柵枝柯交互足滿馳突又便於我之蔽身射賊奈之列榆為塞慕容恪之與冉閔戰引八平林者皆此法也倭海之地最宜於種樹故武將黃衡奏松於月串鎮蒸尾亭家後昌年之後必有取此而用之者及至壬辰之難倡義使金千鎰果取此松多造戰艦人至今傳之○自昌城以下則我邊巖勢漸界江流且緩故戊午我師之出入丁卯丙子賊兵之南出皆從此路而翔則唐將曲承恩之所屯駐竜城則高麗朴厚之所屯守此皆百戰要害宜置重病處也

鴨綠以南清川以北各邑既皆有山城義州之白馬竜川之竜骨鉄山之雲暗鉛山之郭山定州之凌漢嘉山之暖城是險要不可不固守者也

若夫鬼門摩天摩雲之諸險不但為我關隘之要雖以此中国之三峭六盤亦當無過此若其危絶之地不常居而猝然遭駐大鎮之兵而守之軍餉不給高鑰未設則此豈可恃也此路六鎮之外明川北接鬼門吉州南界摩雲而居山一驛橫跨於南北兩道之間詹訪所駐皆是摩雲一下而吉州最稱雄府民物多亦倍於他邑通剛直與明川共扼鬼門退則可領端川協守摩天惟在量形便屯机栅而為之前都

夫即墨以疲旅之餘卒抗樂毅乘勝之勢者三年陳倉少城也以諸葛亮之用兵極力攻之不克邯鄲以北敗之餘燼拒張春百勝之兵者數年唐太宗以數百萬之兵亦皆屈於安市皆是以至弱至孤者也凡此數者守城之術未必皆矣只以攻守之勢有異難易之形懸絶也況又我国之人利於守城怯於野戰

夫萬春在於都城北漢之間連築三城殆過百里此保古今之所未聞民接扶於都城之下以一城而通用內

外則都城高峻隔春伯隔若賊入都城則其必俯視隔春如探囊中物既取隔春則北漢亦將尾鮮此則三人
重字之所易致也今其言曰築斯者蓋聖祖遺意也其所藉重而寄在於此蓋一臺臣汙漢之際欲築北漢
之教似是上下酬酢皆泛論中一事在當日聖意必欲爲此則何不與兵相名將反覆相汉耶臣以此知非聖祖定
筭也而者以決不可奉而社以人以取必危之道故有諸宰會议庙堂之教 今上朝改名錄或按
宋仁宗慶曆二年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修東京高城深
池軍民百萬廷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輦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
顧之憂矣彼或謀自遠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城坦平可深犯我若守國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
寇人之淺則遠是已堅寇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并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并出也進不能爲退不能爲悔
然後回而挽之返則退縮有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臣聞唐末
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西京城無備內寇遂亡石晉皆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无備少主乃俘
皆無備而已

偷盜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罔不畏死三輔狙橫持斧而出以至鄭芸崔符之驚趙定保匡之法爭竊 宛九自古老
之矣未有自奉寇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左旋犯粵西年餘之間取財益膨流血成渠里居事條宗社頻
覆者皇朝張敏忠之甚者也考敏忠與李自成因飢煽亂並起延安孫因之南教盧循即與仙之既起黃巢未附
同惡相濟者也建者也天秋人国以有此夢耳其時掩捕渠魁賑恤餘黨用張京兆之鳴鼓無汲長孺之斥案平
定安集一長吏事也夫何煽京莫撲滋蔓雖益嘯聚爲羣虜掠郡邑榜大仕而制潮生陷芳甲起而
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顧之憂蒼生有哭血之悲究所亂源誰執其咎

盜偷

又曰青徐歲飢樊崇以赤眉起長垣歲凶公也作亂蓋揭竿之憂注云由于清釐之匱也崇禎之初李自成以驛卒失職值飢
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旬之間衆至萬餘推爲闖將此皆明參之庭劉銳之將使當事集衆師一鼓禽滅之唐周之書馬
元平烈宋矢謀亂鷹揚捕斬斯爲得之而乃并蔓延此豈非許之失耶洎于祿山陷都惟事聲色黃巢入
簒大掠財貨突令言于宜春坐朱泚于此闕遂使銅駝榛莽鍾虡庶灰銷自古潢池之祆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又曰明室牧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之世及者接踵疥癬之致違蜂蠆有毒而沸舟游魚相隨斬馘然矣兵者昧非赤子蚤
食者皆吾收恤止渴而進猶酒救疾而蒼烏啄雀符屢殄明祚不得長矣
牧齋曰唐之末李奇非南牙此司迭相矛循九流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乎
曾子曰士有飢死之地无樂生之情女屢斥而爲盜所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法凡民罔不憝蓋
子以謂不待殺而誅者是殺人之盜者待殺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
謂者之既遠道之既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殺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全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 所急
者恐不在山谷跳梁之夫而在于里閭瘠之民引領而望上之社稷之耳
明世宗時都御史朱紈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難請鎮暴資官大姓 唐憲
宗時河朔故壤沃論盜淵 峰屯蟻雜不可帀梳
明帳宗崇禎中侍讀倪元璐曰盜賊之祆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及今不盡日蕩一日必至死地非兵死民非賊刀劍多
于牛犢阡陌次爲戰場陛下亦得執座版而問諸憐殺之區乎
牧齋曰赤眉黃巾豈是天性好逆者哉此皆有民之不堪塗炭者也
涑水曰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奇于秦子產爲政梗李驕於街者莫援
朝廷每以督捕事責之於巡邊使重失人心激之而爲盜賊者巡邊使指捕將也刻是之死我守令也今使此人

等欲平此賊則宜於百姓死定安後集之期漢書益州之民所謂尹末殺我者誠近之矣　梫杵叫囂揭竿響應

○以討捕賊而害置之法雖寡恩山死以加焉

凡所以貽害於良民者一切革罷便宜處事如吳湖之朝歌李固之於兼山然後此輩自歸服矣不然則消之為江河炎

為燎原而悔之及也　將數之音稀間萑苻之區靡聚

自唐羣盜未有甚皇明之多太祖起兵之初陳友諒寇太平張士誠起泰州方国珍起台州鄧克明起汀州成祖永樂間妖

媚唐賽兒起莆始蓮彥果起即皇王英宗正統間陳善茶起麗水葉宗留起慶元憲宗成化間刘千斗起鄖陽尹天祥

起襄陽藍朋侯惠四姓作亂於藤峽固原滿四為梗於石城武宗正德中張茂起河北刘六刘七起霸州藍廷瑞鄢本恕起漢

中張番壇李罕起南贛神宗萬曆間楊應龍自播州叛嘉靖間倉崇明自水寧亂徐鴻攻倡亂於山東張世佩陷

密於曹州依宗崇禎間王嘉胤起府谷王三等盜自水天啓中鄭芝龍起閩崇禎初張獻忠陷延安高迎祥稱闖

王李自成起驛卒在漢則甚黃巾於靈在唐則大河湖於朝廷

秋官門　詞訟

張南軒曰天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庭者智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稱刑本末具矣

又曰治獄訟不得其平有數說矜恤以為仁以為聰明持姑息以為惠姑寬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取其手下則察貴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不以威怒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律之

明謝汝仪疏曰推情訊獄此上智之才乃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間官僚於利害富豪之室賂賄是於

神明朴宗之民鉄吳集於狡侵酷暴之官杀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抵無雪

皐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列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豈可不慎哉任之哉　訟為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

其短而訟之訟之自訟而反之於身也如此

項平庵曰未曳列其飯地分於北面之間禍史臧宗忽起於笑談之頃則訟卦謀拒之訓豈不深切著明乎訟之卦

一言而蔽之曰訟不可成何者初則不永所事二則不克訟之則守舊辰正此能訟者四則不克訟而能就正理上則能力

擊市之錫而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一意故衍函訟不可成

問瀧溪曰情偽附賄其變千狀多出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筮遇之利用以獄動

而明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東理宦時郡史陳援言民命与國脉相維獄訟不書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而何以保吾國之命脉仍援

正廷鑑等十奏上從之

易之訟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楊氏曰吳芮爭田之訟文王欲見之故其恰之理決鼠牙雀鼠之誠偽必欲見呂伯故其訟之理明

易所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乎

訟之九五曰訟元吉瀘州毛氏曰人君於訟亦出豈不所攷之至剛蓋可見矣所謂因彼無辜獄事之少也

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行函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惕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吳芮之相遜是也行函雍子伯貽而蔽眾邪侯

是也

訟之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呂東萊曰九五所訟者也所訟之繁多至千百所訟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伴尋一道理

而飛之則無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成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張中谿曰九五出而

天下之訟惟正則無偏所之若惟正則無私係之失柔天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無所以大吉彖曰尚中

正彖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所訟者也所訟之繁多至千百所訟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伴尋一道理

訟之九四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呂東萊曰使人將訟之心皆不得騁則必復就於正理渝變而為善也

譬如水之泛濫故欲東崖而其崖至西不可動欲擊西崖而其崖至東不可動則必循之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

只有善惡而件好訟者於惡及不得施不之於善將何向守詩抑叔向則曰在洋洋者學宦也在孝用而淑向其意因
欲以孝之道所因也且夫欲獄貴傳經義蓋亦以經者人理之所萃必傳以而敘事之乃書理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所謂可以為政乎子曰可哉意之轉訟者忘其言不忘其人求訟生之不得其訟以生乃刑之
君必與人共考所訟者不思其意而思其人求訟以殺是以及京之道也
周官地官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番巨之戒侯則屬其屬官之法而詠考之
嗚呼誘於賄賂怵於柳賓不稱事理之曲直惟視勢力之強弱書辯之士煩其氣談武斷之人攀附要人以切
奪民奚敢抗　郭析平停

刑獄　附尚德不尚刑

朱子延和劄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曰其教之不從也則命皋陶為之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蓋三綱五常天
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所為之教以明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急而其丁寧懇切
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蓋先王之義刑至殺而止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則刑人而天下之人孰敢犯其隙於申商之刻薄者無足論矣至於
為惡則是乃刑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生性之為
長其惡作亂之心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亦敢以法之故遂勸陛下深於周法而果於殺人
也但切以為諸名法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任術義理裁之而世仗之都市異端之邪俗吏之私計得而行乎
其間則天理人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先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
又曰賣羊買羊貫羊法受賕者何欽恤之有口又曰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留心

又曰獄者人命所係而君子之所重也今寇盜之訟詳審東寺之訟議以者不過府城州郡之具獄使吏文案狙伺精密務
圓則法類倒是非出入死生蓋不得以詮也是以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治獄之官又奏狀曰易曰君子明于用刑而不留獄
此至人規模立教為世不易之法也今州郡之獄勘徒圖術情法相違者並皆即隨省決出惟其刑名疑虞情理可閔者法書
具案聞奏以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郡不敢以意決之也比聞得故人明于用刑之意此奏第一上動經年歲
孔文仲曰昔汲黯載蓋侍衛漢庭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其所行之皆是以助治而取而施於今日之策
愚以為莫如天資遵先陽後陰主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記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辯論通明政体而言有
益於今者則愚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旨欲人主不能徒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朋以之行於
漢桓靈衰習之世可乎安廷為今日深論哉
又曰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晝夜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為者尊德以傷刑是堯舜之死刑用之
措刑也是中為者假刑以措德是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上為者尊刑而已秦人以刑致難隋人以刑致亡
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
又曰古者政教事朴能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因刑是也敘民之支體使不為戾人此非聖人之過而三代用之
者自革之理有未盡也且三代奈近於質神姐是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君神之位全在為罪哉因刑之不可用於今
猶之不可廢而姐之食也昔子產欲止但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政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實資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
恩仁之意而徒傳其以敕之妖以乘豈可以為慎名哉
明太祖論參政楊憲曰民之為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污穢之民以善道之則亦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
不敢犯其中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於卷故以輕典雖不求其生免死之道
又論憲臣曰夫置人於箠楚下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為用刑之本

明太祖朝葉居升曰必有邪疑惟輕之意而後將生之德洽必有三宥改刑之政而後圖空之效著

愚山曰蒙先聖也先之而弗倫引之而委違非之以刑奚能化也故斥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擾於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朴作教刑是也又曰作奚陟用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

華譚曰夫出先聖之聖而猶設祥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八有虞氏賴之慎法獄之設也若專相因以獄市為寄豫溫舒疾治獄之吏此後世士師之不可不警也

楊萬里曰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出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以為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當用則王道常用則王道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者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廢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都行之又令行之臣恐有非如王數紂之惡者議其後矣堯舜亦不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恥之獨何歟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肯恭慈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之相之則夫不忠不肯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四凶者也是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迹於至治也又有以自勸矣

崔仁師曰自昔義之衆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不犯或畫像而人知禁三代之眡泣辜解編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孫首及其叔代乱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起於子產哭淵澗起于安于祥季申商爭持立刻恭衣相出於此也

李春曰昏夜易之言獄者凡五卦曰噬嗑曰賁曰豐曰旅曰中孚噬嗑之為卦雖上而震下離者明也震者動也明在上而動在下動者未於之象大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故曰利用獄者未必用刑也賁之為卦艮上雖下艮者止也雖者明也止在上而明在下大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体在下而上止不動彖以始明庶政而不敢用先言以折之也豐之為卦

刑獄尚德不尚刑

震上雖下上動而下明豐之皆大而多故不可掩緩在下之事既明在上者動而又行可以用折獄刑也故太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孫之為卦雖上艮下在上者高而明在下者和其所艮之為其情刑當其罪之皆也聖人猶戒之大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為卦巽在上而兌在下巽入而兌悅有孚信而無明体故太象曰君子以议獄緩死蓋疑難之獄也獄之為字兩犬中言非謂偏辭也係辭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獄之事体不出乎卦之皆因之以教不也於大辭之情有伸曲之才得豐之皆即可以片言而折獄遇賁之皆雖伸屈之聖亦有所不敢況凡人乎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得已而用獄審其皆而以六辭參之庶幾乎先完歷也○東漢張敞曰退之用刑不知行恩孜孜未好果羞孔矣

仲舒曰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淫之於正次王之次春之者天之所為也曰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承上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以王道之端云亦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之道之大者在陰陽之為德陰為刑之主殺陰主生故陰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程子曰治獄之官苟能先戒則一郡免冤民矣

陳亮曰天下之人皆知焉庚授契之功而皋陶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猛之勝於微虞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猛之勝於微虞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常刑者能孚人後世之輕刑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元惡者皆悉出之矣其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於後之刑又於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元惡者皆悉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常刑者能孚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噬嗑之六五曰貞厲无咎李西溪曰正如穆王刑夏贖刑已既輕矣猶曰朕言惟多懼是也

樊孝諭曰惟王達国刑以助禮循寒暑之資陰陽之通天地發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多書楚竹不能書

載有司因此開以三門高下在心寒隨意周厚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棄之如霞手遂使長安獄氣得爲漢
消東海孝婦目灾而方雪誣書掛壁有至高矣遁去吏到門先來哭可
隆山李氏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雷擊搏之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
刑獄彰勑之故噬嗑以去頑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獄刑以去天下之梗
達安丘氏曰謹按易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
則掩沛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延於山囚獄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象火而炽物慎象山之彝重○張中溪
曰謹按易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蓋君子体震之明可以折獄獄情体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若威至
而明不至則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記曰刑所以公民
心而出治道
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州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肇上有風所以爲中孚故君子以之议獄緩
死蓋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無宛不穀之心孚于鳥
爪使無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鴟乎议獄者求其入中之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恩大赦不在是典
故四凶無议法少正卯無緩誅
徐進齋曰象言刑獄之卦噬嗑豐以其有雄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旅明不易震必及爲民矣羊觸
賁无咎不然威則有時當也至於中孚則今体似雄互体有震艮而又允以汉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意尊
惻悍一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惟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陳經曰夫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劝後世用之而爲民害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导
不鈞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弋宿之條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斧不再乱之時也

刑獄尚德不尚刑

宋理宗裝謹刑錄戒錫中外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天何大吏濫用笞箠
豐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慎用刑而不留獄胡雪峰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昔舜命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庆陟典折民于刑豈非礼者刑之本刑之礼之寓乎古有一賢守
之言曰豈有禁人在而能自安乎爲就獄門辨決焉
刑新四用輕典刑平四用中典刑乱四用重典刑世輕世重世治則其罰輕世乱則其罰重故唐吳流四凶春秋誅少正卯
昔周公之告成王也　岌正高庶獄庶慎岌則勿有間之繼言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末乃彿曰其勿誤于庶獄
惟有司之牧夫　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望其重而彿乎其重而彿乎之使成王无初刑獄之可畏必傳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
誤之也　今之數易之刑官責以易脆之文案頓倒七人冤憑於猾吏之手而是非死生遽似刀筆之間加以請託多端仁
夫多端小大之獄皆失其平民安得不怨又安所赴愬
禁府之坐月徐三兩日情犯甚重者莫敢狱之期過誤微罪者有旬朔之縶大小吁冤囹圄充滿七往該府官員怠
慢之故亦有拘忌太多而然也
春秋因刑之書也本乎禮的乎礼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徵以聖人書法之繁寓褒貶春秋之旨可識
古者先教而後刑赭衣畫冠皆所以爲教故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禮曰以刑教民則民不蹔五刑之禁無非教也後
世不先教民而惟刑是務此所以刑惟殺而民愈不服者也
禹之祇或動於利欲或陷於過誤或入於誣罔或涉於連逮事狀千端情偽萬端非至明安以得其情非至公無以
服其心死者不可復生彷者不可復續其不可輕也如此殿下体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惻愈無辜親覽獄事三復死囚
欽恤之義至矣而听彷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殘民之飢膚次民之性肉理直者未暴其情之輕者多入於重念
寃抱痛詎所忍哉

皐陶為師士而刑期無刑周公治國土而罔罔空虛久複急生為司寇而長敬獄張釋之為廷尉而免寃民于庭国彦廷尉而天下平岂乃得人之明驗也

夏禹氏改衰作禹刑殷之衰作湯刑周末作九刑衰国之治也故曰亡国多刑

帝王討罪用刑之典至嚴且重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是知人君之用刑宜出於人君之所共慕人君雖欲有所容貸亦不可得也又曰元惡大憝刑茲无赦是知人君之用刑宜出於人君之所共慕人君雖欲有所容貸亦不可得也

陶固贊帝之聽下以簡邦衆以寛而益便功之以去邪勿疑又為功之以董之用威訓誥之釋此句便言其急於始者則督責而懲戒之周官八柄達言八面御字以至言奪以御其貪庶以御其乘誅而御其過則誠有近於督責而聖人於賞罰之柄終不以此而偏齊洪範毋虐煢獨而畏高明之註便言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徵戒之大德亦言彊不反圖克此是聖人之書訓而必賚乎愍頓惡甫之典者也

赦宥

孝宗嘗揚萬里曰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无止則嘗以仁天下遂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而仁无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无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人之外也而出於仁之中然則与其无止以殘吾仁孰差有止而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无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博之以无止之也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无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之舍三公參听之至於將刑也王自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司寇卒不敢於是焉而後之王則為之撤膳為之不乳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天而卒坐視其死則亦幾於不仁矣然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之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

范鎮曰古人有言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此言赦之為姦而无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孰恩必

其在五六得晉姦盜倚為過惡指期以待免死再赦乎況三赦乎其為益姦蠹損治道可知矣好人良善也數赦尚有喑啞而愚戾其不扭而為姦且盜者无幾矣湯代虐以寛然湯之誓曰汝因有攸赦

許魯齋曰俗吏專以出罪為忠謂之陰德余果然復正奉公嫉惡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乎此則忠者當宦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為

柳州寄許孟容書曰鄭詹東縛於晉終以免死鍾仪南音卒獲反国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前通擿再身為斧上客張倉韓信伏斧質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寛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列四下獄當誅為漢宗儒

蜀漢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於之物非明世所宜用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用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益姦宄乎初永相亮嘗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顧為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刘景升父子歲之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樂運謹按周官曰国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者文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進況為姦宄況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以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輕罰疑從无論語曰赦小過取賢才謹審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傅天大赦之文逮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寄馬之委豐不赦者癰疽之礪召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有言作而唯願无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惠以肆姦宄之源乎按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肆大眚胡氏曰肆眚者蕩除瑕垢之稱也孟子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弱二宥曰惷愚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亦天討鬱国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後世有姑息為政而行恩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遂流於無政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為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循周公之思周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肥生朽骨務茁枯揭

王符述赦篇曰夫莽根芳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也非好傷人肌膚彰人羞禽也所貴崇恩威效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夫兵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臧者也而稱晉不赦之事況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兵漢陳壽之見乎

禁防

揚雄曰人有宅於野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迹也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有經宮不能禦有門宮不能禦則羣盜掉臂而入今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則孰不掉臂而入哉

方正孝作雜戒三十八章其曰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巳而拙不知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古語曰上有天寸之禁下有千里之蹕固其勢然也

廝臺下賤至服錦繡市廛商家民屢于王章而憲府之所謂禁亂者只以無勢之獅旅貪民之偶犯者以為日課是而欲法此獘難矣

紂殘虐治而其亡也獄囚自出王者治以不赦而德然後成古國之道也

秋曹京兆憲府主掌禁令分遣吏卒于街市譏詰交易不如法者抵罪名曰禁亂其宗室奪商貨乾沒酒食之需以是都民惡咨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賞罰威惠

夫夜禁所以詗察非常也雖以漢史所謂令將軍尚不得夜行者觀之可知其自古然矣臣聞朝宗朝直提各以下毋得犯夜而近來朝士伎臣姬舍勿論至於掖庭及上司所屬廝敢打否則詐訴官員推拓裨將困責備至故雖有所問又輒詐地如有不逞之徒為錯於其間則當如何今後有勿禁帳者外朝士伎臣以下不得犯禁雖掖庭上司所屬進來後依法決棍事定式分付

賞罰　附威惠

胡銓曰夫春秋伊為作也為天下先王而化也先王則死賞罰矣有夏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書王書天王者賞罰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常稱也其曰天王者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曰全狄所稱天王皆以翼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秋機大姦之所伺非常之賞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當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又書天子書王何也蓋春秋作王者戒柳喪大政大法諸侯擅以行之護偉時久迭相吞拯是本末大弱之世若分大亂之皆非罰健大過之才差九二為不足以震其殆非毒力討之役差唐太宗為不足以戒其故什尼於春秋孔有出於王為之者皆書天王言於斯皆王之所為當大誅賞不可循常道與後世與王之知度也是皆兵楚之君皆鴟視狼顧僭号稱王諸侯羣臣失相傾壓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曰有用我者吾其東周乎東周僅存禮文而已非反亂撥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書天王正賞罰於大亂之皆也差事非王為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書天王以其尾逆賊之人不足而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曾元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元聖人著其意如此差曰世大亂則逆惡者必趨善者鮮差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姦大惡不加誅則

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與衰救亂者无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机称天王以臨下之皆大柄大柄乃悉所委柄臣之手大阿持倒收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无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群雄平大亂也　甫是之後不直聖君之頃

又曰春秋兵法左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以子側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歟衰之後中國累之受制於吳楚者抑有道矣蕭今軍勢未張動見敗衂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賞罰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導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導王道不可以私怒用刑

蘇老泉曰人主力行果斷而不辟於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風而雷電然而至截然而不知其所逃不而不可逃道朝廷如此然後予民益移檢慎而姦宄猾吏亦吾恐之然惧形法之及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矣○劉元城曰人主所以馭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

又曰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有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此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視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柔而投之以藥石之陽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視已之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陽者固死於陽而不平救也是以養善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謀之

蘇軾曰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庶廖立李邈為民徙之遠久而不已及亮死天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有蜀之賢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賢臣而亡怨者非有定也賞罰及公柔指

賞罰威惠

必當国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棄之非怨故雖仇讐莫歸心

蘇子曰养鷹獲雉飼雀獲一兎飼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則不得食故為我用也

孝宗朝楊萬里曰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惟折天下之未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

萬曆中唐文献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尾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补善祓淫之理而其柄恒寄之君之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恒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息而人君法之則于時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時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臣之術也

宋子曰賞之欲為平者又称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故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工兜驩家所謂渴惡揚善順天体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补善而祓淫又以賞罰之柄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祓补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豈可不謹執其柄而移有以奉承之哉

孔明曰威之以法二行則知恩限之以爵二加則知榮恩榮并降上下有節

我太宗朝禮書佐郎鄭孝復上言極言皆政得失曰功全而賞有高下者從其資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疎也夫何是則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上覽之称欲久之曰直哉御筆親自批点功全罪一四句擢拜右獻納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雨露以濡之風霜以甫之而一段生物之仁未嘗不行於嚴沍之中父母之於子也有善則喜悅之有過則責怒之雖喜怒有異而莫非愛育成就之術也殿下至仁無偏涵育羣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亦天地父母○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在上無成其治夫賞罰者人主所以磨礪一世駕馭羣工之大柄也賞罰得其當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其或反是而不得其當則人皆懈体而怠慢之風成矣怠慢而成懲勸无所施雖峻法嚴刑無以令其下夫所謂賞罰者豈必任之以政事授之以戰隨其成敗計其功罪而施之〻謂我凡人之有

善名曰為行衆所称道者必孔必用无使滯淹皆信賞之道也有敗名污行众所弃絶者必退必斥无或係恶皆必罰之道也誠能体天道之补善秋滔順人情之好善恶之凡有功有善事係當賞者雖疎且賤心所憎疾者其賞必行有罪有過事係當罰者雖親且貴心所愛重者其罰必行不曰喜而或循不曰怒而或濫无毫髮之吝當无頃刻之缓賞罰如金石信如四時无私如天地則凡殿臣工莫不恢德而長威懋功而遠罪矣○東漢列傳曰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

罪及

李祯曰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迁而周室雖微其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溺趙高東遷而羣雄覬起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孩子也毋於元城之不欲東漢之亡非献帝也由於桓灵之不君唐之亡非昭宗也由於代宗之姑息

清人谷應泰曰周業衰于幽厲不在愚狐漢道昏于桓灵豈關蜀郡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餘澤孱以明无救于怀帝者以熹庙之留毒長也

寛猛

朱子曰文以莊城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寛以济嚴之太過也熹竊謂居上以寛為本寛則得中嚴以济寛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洽令如牛毛者然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大体規模當如耳文登理精密持身整肅无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爱人為本亦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紀綱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頽弊不乱之弊人之蒙惠於我心得以通達明白寡受其賜而无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設政以寛為本而今欲反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美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弛者乃流俗非古之所謂寛曰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了也其不然則

雖有爱人之心而事无伦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柄皆不在已下稍於是好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

又曰今人設寛政多是事之不管某謂坏了這寛字○又曰文為政一本於寛必須反之以此蓋必先是矯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寛至於事无統紀下稍却是好豪得志

或問南軒曰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晦庵以為政寛猛晦庵云御善良以寛治强暴以嚴此語何如南軒曰吾徒處事差聖人之杵則不美○又曰肖中着寛字寛必有蔽着一猛字猛又有蔽吾徒处事當如持衡

楊龜山曰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之有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是古人作处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观之

又曰寛則得众若使寛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寛以待良民而嚴以御奸民也或曰撫民當寛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寛也則然治人之术其盡於此乎世之能是者亦众矣抑何其今於聖賢者寡也嗚呼不能存吾心尔吾之心存則經之為仁義邪之為惻隱善恶随物以應而无容心為則寛與嚴在其中矣徇不覩諸天乎漠然而春物无不得其生者凛然而秋物无不遂其成者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者我者即天之陰陽也聖人係易蓋并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本則一也吾能存是心爱恶以天不以人故雖寛而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矣○温公曰漢洽已嚴矣崔寔已病其寛何哉蓋衰世君卑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林幸之徒家猾之民有罪不坐犯法不誅恩仁所施止於目前好宪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晋之在非百世之通议也○許魯齋曰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以济猛以济寛政是和斯不易之常道也○明太祖吉元舊臣問其得失焉翼對曰元有天下寛以得之亦寛以失之上曰以寛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緩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寛元季羣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寛也大抵聖王之道寛以有制不以厉弃為寛簡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而適中則无弊者

明初反元政尚嚴厲漳州王禕獻言昔者周家惠學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考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霆霜雪有皆而搏擊肅殺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無皆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

如周世宗當五季衰微之末事二做得好然其性殘迫無寬大氣象朱子以此為周家數短之驗夫人君苟人無寬大氣象則所做雖好而亦且可憂況未必好乎

謹按易恭之九言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令廢苟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獎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害深獎末祐近患易生矣

按易之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体廣大平易當天下之亂方解人始難艱苦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術以寬大簡易乃其自也

四友

冬官門

錢牧齋曰天下之物人苟愛而玩之未有不思貽其子孫者也金谷之泄草平泉之桃木集者之金玩生之書畫桑冉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考王公大人不能也若夫硯則草門竹屋可以藏弆也破囊損瓦可以鋪陳也弗布之仗生兒圍之書冊可以為伴侶也匹夫孩子可恢褒而藏也可提挈而走也是故天下玩好之物多不傳之弆世而係硯為最雖然硯之為用大矣九經之文字出為天地之精物生為備工記名性小仗笑虫恩其于硯也猶先嗜食夫用以把筆子酷吏用以書酷辭或媚枕而死章或乞哀而書表其為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操身而洗心以磨礲此侍為以介在此貞為其不為硯辱也明矣

方正學筆箴曰妄動有悔道不可悔勿謂汝才後有萬世墨箴曰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硯箴曰

其体圓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金永長存紙箴曰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洛欲其仁

昔唐尹思真好真筆侯知尚嚴政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只畏尹公筆隱侯之杖不能使人畏而尹公之筆其威若此是果筆之自威耶抑其威之者存耶

米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萬毋曲筋脆物　毛生為舌墨卿代面

書讀

茅鹿門曰昔視古者朋友遠淮或托之佩玖或中之蘭蓋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歉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之豈謂今日僕之於董潯陽抑猶有尔者无定人生宇宙念者寡肯或參商情輒倍倍故也

愚按朱夫子論書事出処書百有八十與門人知舊答書至四千五百三十八无非動之悲之辭語委曲

宮室　附畫殿　居宅

李新曰大禹之卑宮室不北亮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礼考之天子之宅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禹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体天以養体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尺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觀之美灵台尺全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己之奉萧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為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為料以為必媚人之說諸侯黝垩大夫蒼則知極不可丹春築于即冬築于面則譏堂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盜興此帝閣成而国用竭駕山幸而荒灵而亡以至於遊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夏再行宮失之塲而增未央之歎古數有殆未可洛也

徐進齋曰冬穴居無以待風雨野処無以待雨故宮室不得與震風凌雨然後然屋屋之辦據故棟宇不可不固大

壯之意也○朱子記曲江樓而守之曰有生蒸民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大聖賢情思雖於景物清絕之延必在於民彝物則之中而未嘗遺世獨立拒喬松揖浮丘之意

朱舖曰肯何為家而不治堊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倫其為国而治未央曰非壯麗無以重威且无令後有以加也是分国家為二不以待其子孫者望其君之後世也栢梁建章之作化未央不知幾倍安在其無以家乎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棄間請治茅洛陽樹園囿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

東方朔諫治上苑曰殷紂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灵王起章華而楚民散秦與阿房而天下亂

郭有道行宿逆旅躬瞰洒掃人必知其昨宿也陳仲弘處室庭草蕪穢曰安事室而人氣象不全如是也

明初典農繕者以官室崇道太祖見雕琢奇麗者令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宮民力其毋彈乎 琳宵玉清成而完顏未土木豈與外寇期蓋當其昔則有其應也李空仝咏良嶽曰 繒社稷和戎策花石是臣奔国秋 昔我言也

昔我宣祖大王嘗以大亂之餘国力未完茅命先復昌德宮而其定則未暇及矣光海之初修建昌德徳宮昌慶多聚術士夜易方位輪奐之飾織巧之制更倍于前規雖名重建舊宮土木倉狀之端宗自此始其後仁慶慶德一皆倣建而仁慶則別堂多數加有山亭水閣 余愍世人不揆其項蹠止於七尺之強弱而務為高庆之室以自侈大也

我世宗昌於慶會樓東以散財構別室不用磚砌覆以茅草矜令倫素 御是室見广外有蓆席問曰誰為學自今非子命雖小物勿納于內皆修謹政殿叅賛稠曰初構之皆大祖務廷倫約顧殿下勿令侈美上有好者下必有焉者世宗曰毋暖用金予亦以太侈命勿用 章草之侵未成而乾豁之秋已至篠祈之宮甫就而諸侯之心已雜矣

周覽之餘得其宅執位置之高軒也廊也結構之壯翼也窓隆也臨視之勝大如也洒也藻梁寢庭广突如也眺也

器用 度量衡

城市園囿恭之如也決之如也鎮堂圍數岩之壯也林之壯也

母覘之詩如豕太公之遷歧類侈其臯門應門之立如咏先王之考室亦誇其等室百堵之制美文公之興衛則必称其楚室之乃作頌僖公之治魯則亦言其新庚之奕奕

器用 附度量衡

方正李曰度者先王所以存萬物一民之志器也天下之物至众也姑舉三言之布綿絺錦出於人之為其長短侈狄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挈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初室羣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園宜方為柱為楶長之為棟梁短之為楣杗苟无度以挈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執金為鍾斲石為磬絺絲為琴瑟刳竹為管吹劍為笙搏土為埴革為鼓鼓木為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无度以挈之則音何由而和之乎任土制邑建都章甫或無田為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庶遠無隙置堠分界立為郡縣以統之設為上下以縻之接里行令數畝責貢苟无度以挈之孰得其數而為之限域也哉度之為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縣之国史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未就而平為技者不敢恣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逞以其折中至公而无私也由是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高而為度以寔煤即其分寸量布撚帛自以為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為弧矣

繫鮮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丘達安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黃帝堯舜以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之象也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体乾坤之象正衣裳之仪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

說苑曰雀性好濁名飲器為爵所以為飲戒也鳩食多殪刻老人林鳩鳩所以為食鳩也鵲行不良借其孚

為曷復之曷可以為行哉也嚮性取介長其形於衣可以為節訓也飾毋以號食豫貪之戒也飾簋簠以足廉之戒也

夫道雖非詭而道必托於詭礼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礼雖非玉帛而礼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乐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錦之以鍾毋

夫井毋制必在卦後而義皇取象乃在冕先繡黼黻幕之制冕外先道出於自然不容人為聖人由道可見冕由可冕推道何拘於卦冕之先後乎自有天地之初草木榛莽鹿豕狉狉民生其間皆飲血以為食茹毛以為衣污薄而抵飲費捋而土鼓豈知所謂冕利而宜通變易奬以教民之不倦制冕尚象以致其用審昔詹勢以飾其才運之一心而命之百工者非所以殉其利也然有為緇器者而猶未為白杵有為耒耜者而猶未為舟車非其智之不足為也以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而不以穴居為不可廢有為衣裳者而不以羽皮為不可易非其為之必相及也以人所病者不必自也

衣服章

衣服 附章服之下 衣冠

朱子曰公服起於隋煬時煬帝數遊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遂為不易之制○又曰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始後來遂相承襲大抵皆胡服

方正李曰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之法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有無可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今夫加之豎子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雷賁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夫其喜牙愧豈有教之者哉所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自聖人之為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恥之冕於人所不可違之物俾民耳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後無尚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鞭朴用徵而效遠意家而化神者其有衣冠之器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為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玄冠復武不齒之服也儒冠素紕而緌垂可情遊之士也冠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焉体膚創愈則痛乎書其服惡歲久則書亡焉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為可恥而警乎善視乎服可恥必飾知其為當戒而禁乎惡之為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道視或誦法先聖為而悖行道德或徙情逞力干違法律其相去不啻千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為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乎泥塗莽之間或周之制意必有以處之而其詳不可悉考矣

王通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弁其首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軀於道者今恩之曰不使是投魚於涸置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驅馳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馬氏曰故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猶深衣則戴記言之然後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賂誠則以仗縵取而雖康節大賢亦有今日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公必居狐裘同而後服之呂滎陽朱文公必休服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其居官莅職見用於世之皆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視也蓋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可勝嘅哉

胡致堂曰服章之設所以下上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君服同一色上下無所下民志何由定脩礼由此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服舄衡紘紘纊以昭其度藻率鞞鞛盤厉游纓以昭其數此威尊重礼無與比然後人主之世隆非廣已而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一国之卿一狐裘三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其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倫不中礼不足為法矣

晉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

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恢其德歸其義

麗戶金屬賊曰宋使戶劉達兵拭來聘在館宴次見鄉粧娼女以末上階指潤袖衣色綠常大招漢曰皆三代之服不擬尚行於此蓋唐之遺制歟

列向說苑曰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鳩能治煩決難者佩鐫能正三軍者揖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身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貝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鐫說行能者也○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安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皆均也

傳白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生服敬大夫服敬天子山龍德孫威者文孫繡中孫理者文孫章也

晉永嘉中士夫覓服生笑單衣識者指為胡賊之亂孝悌終遇害晉末冠小衣大識者指為禪代之象尋為宋受終焉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則服妖而身亡

舜典曰車服以庸孔穎達曰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丘瓊山曰賜服以表功自唐吳世已有之

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丘濬曰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彰顯之蓋爵賞之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顯夫人之德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命以為天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因衣服丘瓊山曰衣服之制皆有差等謂之因者各隨其等而為之服士與士庶人身庶人因雜屬者不得自為異制也○賈公彥曰士以上皆有采章庶人皆用深衣而已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至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至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至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至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至大夫之服

衣服章服之下衣冠

王昭禹曰九章七章五章四章三章一章之下丘濬曰龍序雖此是五等之制而其餘則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繅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皆三采也）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冠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劉彝釋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庭等差也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　漢家之金紫非服色

丘濬曰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夫古者冕服之制上用之但有命數等差而後世則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人使後之作者因今之制用之意庶幾有以為復古之術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散屨散屨凡四時之冠袍以宜服之丘濬曰按內命夫卿大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之在朝者命屨以王命賜之者也功屨各之安屨服功表者散屨卑者之素屨也

业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紗金幅向後樸髮仍裁為四脚朝寅曰君子大復古重爽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喜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添蒙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也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形自始也古者賓

爺喪慈戒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盡廢惜之淳家果何所則求之意意義果何所拯為治莫大於禮

禮莫明於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丘濬曰古後世幞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丘濬曰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形寓世君子正其冠則民誠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混以無別何以辨下人之覬覦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二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為銀袋以防以內命之作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餙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餙以銀三品以上

各賜金裝刀子砭石一具武后時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佩魚皆考慈母復舊用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為魚袋謂之章服丘濬曰此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為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金紫同名實異

唐高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以便行儉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為榮丘濬曰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入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為榮蓋朝廷之利以尊而天下之人訓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祿也朝廷章服乃名爵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會朝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冠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會朝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劒佩御史則有獬豸角

丘濬曰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官之塗金銀花額皆所同不同者其簪導璫三兩梁則犀也其服并緋羅花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儁褶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帶白後護皂皮履皆同制不同者則冠五梁者玉劒佩犀銀佩二玉環冠三梁者則劒佩以銅佩以銀授以獅子銀環以銅兩梁者則劒佩以銅佩以銀授以獅子銀環以銅而已皇明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附馬伯有立業而加以羅中貂蟬而文武官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領惟公侯駙馬服冠冕服而朝服亦無焉其佩皆同惟不佩劒若夫今日侍祠之冠服則與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畧斟周禮服冕有旒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臣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有三然進賢冠也加以貂蟬獬豸角因異其名角其制在非於侯即古倫布冠也文伎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皆一梁晉加為五梁唐之梁數如侯宋初有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明朝則加八為公八梁侯伯附馬及西皆

七梁二品六梁五品四梁三品五梁四品三梁五品二梁六品一梁所以別貴賤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旒冕旒前後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也謂數之極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帶有鞶囊佩魚袋以紫為大臣之服我明推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別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夫習

宋大宋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銅黃復翁曰明廉以功車服以庸古人訓以重報功之典波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訓以譏其無德爲甘視唐制之訓受末朝之所集子其意猶古也溫章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庸獄得情也牛羊取為陸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表異也夫受之者不以為褻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国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仗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龍諫臣也曾致堯之俘跸不可賜以章綬則庸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服以佩魚則抑之夫予之者不以為徇奪之者不可為少恩此權衡之微權也

立濤曰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左者進內左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曰國以密故以魚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于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蓋復於唐之符契者矣我明革去前代魚袋不復設凡常朝祭官則製牙為牌刻其官銜於上凡勳親文武四字號俾其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則不得闌入焉其制雖有唐之魚袋不同其所以為出入之防則一也其諸異乎宋人用以為美飾榮視者歟

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參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皆給焉○立濤曰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宗朝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以上天下朱羅錦三司使兩王以上殿四盡離細錦三司使兩宣徽判官黃司使參中丞內客省使駙馬面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翠毛細錦枕中丞知開封府銀金使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翠毛細錦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使皇親諸司使翠毛細錦獅子練敢院同三司承使六衛軍金五色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六賜窄錦袍有翠毛直身雲鶴細錦獅子練鶴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立濤曰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皆撲為鳥獸之形我明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綺麒麟白澤不受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定為常制須之天下俾其隨品服以自造非若宋朝官多製之義因其官職大小而為等第以給賜之也上可以兼下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來文官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官多有不遵舊制注之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能罷以下至於無服獨服者辭而造者幾於絕焉休請申明舊制者治之犯律蓋本朝無金紫之賜以辨童服者實有在於斯

飲食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衣在禁限立濤曰元朝服色先別當時雖禁不許服龍鳳文然則謂龍為五爪一角者有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此夷狄之俗無足怪也聖朝立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紗絹庶民止用細紬絁布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不服腰帶不許玄黃紫之色并織倩龍鳳文違者罪及保結之人嗟乎禮教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民志之定必由於耳目之所聞見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而漸革之所以潛消其非分之望家遏其過求之心於顯微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術被天秋鳥迹以知此

飲食

王鳳洲曰吾非讀周禮而疑有疑也以周公之明聖而著為萬世典六官之設推首而位王治邦國者其屬三百有六而膳夫包人內外饔甸酒正漿人徵而至於獻獻饐暗饐醢醯醬鹽之類合內外男女之職居其十之七八其所謂治者安在而於所謂大家宰安身也茅不登夫天下之至重而恭要莫過於是之身而其次則王位世子其粗可以養榮衛而精微之極至於育德而和性俱不能外故麥羊菽雞豚牛麻犬黍稷之異食而疏達高粗圜囷廩庾囷之異器食羹醬飲之異俞酸苦辛甘鹹滑之異調往往身王氣合而以謂夜惕而酒之牛冷毛而美氊之羊赤股而綠脛之犬皫色而沙鳴之鳥育脈而矢睫睫之豕黑脊而般脩蜼之馬諸有好於膳羞者精致辨色蓋至於膳御僕隸冠非正人而其重可例推也以故雖晉侯衰而不以不撤乐於大臣之計而一宰夫得以太白而厚之庖丁之所解於理解庖爭者其治理何皆也

柳州與李睦州服氣書曰愚頗相肥牛擊大豕卦羣羊以為兄飽寫隴西之麥彈江南之稻以為兄壽蓋東坡之求以為鹹鹽教食之案以為酸心東坡曰服之德何寫之有無有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易衡之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楊誠齋曰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庖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治平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為者是也○周禮曰天官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饈百羞百醬

周禮天官膳夫享王之食作膳羞九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註醇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煑膮肝膋也清水醫醴醇醫酏也牲馬羊豕犬雞又以樂侑食膳夫授茶品目食王乃食

顧之衆曰視我朶頤亦不足賓也張中溝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焉得以不因此禁正之使備俟訪問貞亦也

子也

朱類曰楊曰禮始諸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燔黍捭豚而質成矣

我国之俗專以豐饌崇飲為務財益而不知憂民窮而不知恤上貪而不知法以暴殄天物斲傷国本者罔有紀極而私行無賴者亦皆張筵設乐宵晝酣飲彼酒費餚亦非天賜而地湧也為官者以養口腹之故而病及祖宗之赤子者不知我子萬則可不君臣相警汲汲乎菲食以正供也哉

戒酒

朱子曰南軒酒誥戒解天降威儀誠乎自身作者以不及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

楊誠齋曰既沿上六之憑首者水也未脩上九之憑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国家故降水之害小於仪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故男不羣乐以妨事女不羣乐以妨功羣乐者周籍五穀列女傳曰酒誥言誡酒之意以為莫若為為備祀則皆可用酒乃為反用飲酒之端者亦差武公誡酒而言因射以作因爵而作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身外則喪人之國仪誡酒之安亡惟務力於二者而已故賓之初筵言德

者一而言威仪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仪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之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家法歟

才正李飲箴曰酒之為患俾誕者荒俾莊者狂俾貧者賦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史氏漸曰余所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也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訓之遠幽王之世上下沈酒

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間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禁防傳為子孫法

陳敬安曰誕按書之酒誥德之一字為酒誥二篇之綱領凡之數千文渾之一守膠也曰德將無醉曰稽中德曰若元德曰德是曰德馨互相照應於上下文矣俾莊者狂俾貧者賦而存者亡

籀長谷曰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然吾人飲酒見客則余胷中為之惴焉落落焉甘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昏一日無客客至未昏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者

柳州序飲曰昔者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呼号屢舞北沸北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裼裸違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逆而為容者今則亂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呼号而極不裼而違非金石而和去亂逆而容簡而同揖而恭衍之而後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

我太宗曰雖下禁酒之令飲酒者不止某于不飲酒之使然也俞不連酒国人無敢飲酒我世宗下教戒酒曰夫酒之為狄甚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仪或斥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敗家小則伐性戕生其說以潰亂綱常毀敗風俗者難以枚舉

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之名

初李記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賓謂之沉南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先仪有言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言語顛錯客

貞傾側皆亂也又程門人周恭叔有所屬意既而屏告人曰今尹彥明知之俄而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聞之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体偶娼賊其可乎昔矢毒訓之意其嚴若此大槩酒之為物投盃之後斷引人入好境自至於沉冥之地今日又如此明日又如是以不及亂一開乃酒人之死生路頭也果能時飲一盃有若脈葉之為則固不害於清亂也而恭性良苟或不然每有失於亂之開則初不若以一刻兩段截然斷之為愈也

俞之嗜酒有四不孝一也場與三也待客三也難非人効四也不孝則理違可也場與則喧喚可也待客則誠信可也人効則苟吾志既樹則不以人言抗奪可也然則捨四可而取一不可之中終狙執迷以誤一生何哉

夫動靜無常言語過失千邪萬侵皆從酒出方其醉時甘心行之及其醒也迷而不悟人或言之則初不然信既得其宗則著愧欲死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尤悔山積補過無時親者哀之踈者幸之襲天禽慢人犯見笑於名教者不淺為

夫酒之為德五經子史詳矣得其中則可以合賓主可以養老行之几席而有天達之天地而不悖愁腸得酒而解鬱臆得酒而恭怡然與天地同其和萬物通其化古聖賢為師友千百年為間中失其中則因首散髮恒歌亂舞叫呼乎百拜之間顛仆於相讓之際敗禮滅義乖作無節甚者無故而憑忿怒目爭鬬或起小而隕身中而亡家大而亡國者比之有之酒禍如此而周公孔子用之則不亂酒德如此而陳遵周顗用之則殺身其得失之間不容毫髮可不慎哉是故書載戒酒之誥詩有賓筵之篇揚子雲以之著箴范魯公以之作詩

夫設酒本為奉先享賓養老治祈福交歡百福之會非酒不行豈使沉酗喪亂德義敗身者也故先民造醴醴球為正味香烈者為醑為醇甘甜者為施為醴者厚薄濃淡之異焉又猶恐其或抵於亂也因為周禮一敘之礼賓主百拜終日飲之不得醉然猶以為未足也又為之制有介者有僎者有司正者相者贊者以左右威仪故詩曰既立之監式佐之史此謂也又猶恐其妄用也故書曰祀茲酒又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詩曰我占酒嘉賓式

戒酒

燕以敖饗賓客也賓爾遐至飲酒之飫先茅既具和樂且湛燕兄弟也於燦西掃陳饋人簋既有肥牲以速諸舅燕朋及故舊也此飲酒之節文也故於祭有酸於營室有落於賓有饗於送注有祖在射有下飲之礼在鄉有鄉飲之禮在家有燕親報壽之禮有祭有醉有獻有醉極人之情盡人之事非欲使後世之人沮褐吁号巢鑿以飲出入徇賓者也不此之省反以酒為生禍直欲專止是猶炊飯而逸火欲一生不談熟食也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又曰為酒困何有於我衛武亦曰悔過曰三爵不識初敢多又衛武亦曰止乎惟戒而已

夫酒之流毒易溺難救亡國喪身恒由於此自古戒禁者存沉酗者滅昔者仪狄造酒而甘大禹惡遠絕而絕之亦有妹邦荒腆子酒武王憂之酒誥是作聖人之憂世憲視深矣顧今大小臣僚戒酒者小常飲者多浸淫成俗同有德水沉酒代世不自知悔此厥不戒末流奈何粤稽先王肇創酒禮一獻百拜終日不得醉今之用酒必及於亂將事失仪而敗其德彼飲不已終喪厥身之且不自愛遑恤德故我世宗誠酒有旨曉諭丁寧其所以防酒禍者至深且切式至今日食飲抵罪著在令甲禁酒之制亦非不密然禁人以法不若禁之於心

夫人一飲百拜可以酒酒害者為甚四萍氏官可以謹酒令者甚專孟子序聖賢之傳必以禹之惡旨酒者為先晏子告景公之辭亦以流連荒亡為戒也酒者天之美祿

大爽必有舟以舟能載物客非其量必賴沉溺之失亦猶炎有罍以罍能作雲以澤萬物罍而不止必致浸漬之災

武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巵戒其危也觚有孤之文觶有卑之義

宋光宗時彭龜年疏曰病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冰則不氷決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惟是投者天下之熱未有如於酒也防閑聖體昏惑病疾此非其致耶抑又有大可慮者酒之為害不特不嗜飲者病之嗜飲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可以知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世盃酒穿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欲遠也既近則遠將不能也長昏視不嗜飲酒之人每飲則昏飲不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醉亡氣為主也故有酒則氣飲不飲而醉亡酒為主

也故無酒則氣虛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脉絡是不可支堂酒已勝氣之不能自主其身故至于此

大事門 附任事 事業

朱子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立不悅巽不象周公當之雖世世無可說

象顏子喜之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底事當小過時做小底事當而過過理也

或問夫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也曰學康節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而由其無學故未盡善也

人曰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草出木如人有此心去做諸事方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後孔子只用而曰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數多

能屋人矣故若只是日夜這汲汲去理會這箇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

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

程子曰太山嵯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又誦康節詩曰 猶為欲似十句學 廉泉妻如百鍊金 只是不妄於半房之在漢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意思行以明道有不可以天下國家之說乃勉旃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或問十歲之事業非三皇之道而何百歲之事業非五帝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非三王之道而何一世之事業非五伯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非仲尼之道而何乃朱子曰自子無廣身自伏之理

張中孚曰推本先上為聯業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曰元亨利貞聯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曰吉吉若業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為矣若陽武之業合順天而應人是也

陰山李氏曰九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臯陶稷契之臣也以六五之坤相應於九五之乾者堯舜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堯舜

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臯陶益稷三謨是事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臯陶之事可見乃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務世天下事譬如家事我乃則彼乃此甲者則乙者

柳州子揚雄之號曰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當衰亂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亢是子為道捨是冥無以為大也

陳大猷曰事之所成為功成之所務為業士業於學之間恩辯皆業業至於道元德倫則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播穫斛耨皆農業至收獲有秋則農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然必勤以廣業則其基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俟小收樂金然安有基俟而金高乎

巳東萊曰宜王小雅指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指於雲漢言其心也人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程子曰如之非常之大事異不世之大功成絕倫之大時皆大過之事也這箇徐氏曰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故謂之過而中異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訟獄者皆歸湯武之放伐而侯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為有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聖賢所以為大運之大事成大業也

豫之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楊誠齋曰神禹鑿治水之大勳伊尹任伐桀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事此皆大有得事也序卦曰豫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而受之以隨伯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吳臨川曰因豫之有事而後有隨之義大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象曰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程子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治大事而致元吉乃能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責之為勝任不然則上皆有咎也失事也則美政居則美俗炳炎祈禱禳祭而不未獲者名賢之遇軌也策勳茂爵後世而靖疆面者鴻業之遠猷也在當年則偉伐華夷而間而不拓在沒世則流風餘韻師百代而不斬雖之景星麗天衆多快睹維嵩鎮他人皆具瞻斯所謂事業彰炳者哉 薛黃河於程 策鰲軌於遠境 洗白日於兩手 安隋隅於中庸 斂應瞻酬 綽有成緒

隧塢淫田勞未還集則文弱倡其列五月渡泸七擒虎觀則諸葛振其奇換金翁遺問志情偽則德裕宏其器殺
土番俘斬無算則韋皐招其羣是其祕畫沉幾雄才異績膾前罕儷顧後無隣者乎
庚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更事益多攷論前失乃知古人之心本不非此并遇
險則有功師遇夜則有功葉遇病則有功桂樟遇旱則有功巷非得
已龍蛇雜處而焉有功草木障塞而焉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齊恩賦于紀亂治
而皐陶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之至家考
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相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
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撫聖賢亦淺矣　士君子生動作云為無非
事者惟學道而有得於心者最是大事能了此大事者古今有幾人哉
今以唐虞三代之事陳於冕旒之下非欲遽見其效只願含行一事明行一事斷入佳境耳昔在宣庙已卯年間
趙光祖大有致澤之志而年少士類作事無術竟致士林之禍至今任事者輒以已卯戒已卯之作事無斷豈不念
於今日之專不做事乎　作事者匿之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則雖或成功於一時亦幸而已愚少頗自好願附古之
勳名之士翱翔當世　御煩捷劇視同烹鮮　若將鑄志感氣於其間　興寢者事（言老於事也）

求索　附請托

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乳再求而得
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坎故曰再索而
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又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是畫
卦後便有此象　又曰犯義犯分役心役志懲忿而求之

睽命徐氏曰謹按易之姤天姤之卦三夬之四也夫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背之而求乎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求於下其
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然三與四求身之遇而不出於貞正故皆有咎無膚其行次且之常
楊誠齋曰我求而我得者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者無妄之災信哉　呂本中詩曰　進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古人云有欲於己者有求於人無欲於己者無求於人
隨之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程子曰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身豈更得可求也然固不可
非理枉道以遂所求胡氏曰士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大抵有所扶而無所求難矣讀書已以為憑攻詞以為工其為扶也豈淺鮮哉有是扶而能不求利祿固宜乃
不求利祿者有矣而能不求名聞為尤難持此二難之而不倫因窮而自恭斯又古今之至難也
晏子曰責焉人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厭天地有不能贍　孟子曰　（言人貴己字恥也）　向人貴己字恥也

端莊凝命　附正位凝命

端莊凝命

重虞氏曰天地之為宅也其形端止其体鎮重其用日新故易之奠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亡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
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其位既定其命今遂於此而凝焉如木之凝然於易也則造化之功亦於見矣蓋木火相資
以成造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子占曰苟亦木火相資之用不凝焉然則易之用不凝則易也
者無用之死也君子奉不凝則位也者亦豈亦無用之死乎
易之象曰木上有火鼎之君子以正位凝命朱子釋之曰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身邪正相似于動然後可以
凝位邪天之命此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易曰視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也仪必極其莊敬如祭祀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

後則天下莫不益其學誠願然瞻即之矣

舉動威儀　附氣象

朱子答呂伯恭曰大凡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而存而不流於邪僻易說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曰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而已於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置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嘗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事之不敬乎二程先生之論心未嘗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閑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公大雅折戎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又答林擇之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舍下欠脚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減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無往不在故容貌辭氣一無所主而心亦隨之放逸矣蓋必主於容貌辭氣而後能存

詩之言威儀者多矣而或本於庶或本於敬或本於近習之正稱舟言衛歸之延也曰威儀捷捷不可度也

輔慶源曰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據也其奐美衛武之德也而聖人猶方喧方朱夫子曰恂栗者出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形於外也隰鳩言君子之用心均平如日其仪方心狃佳方陳序守自心佳而仪且不忒表裡一致也四國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甚露言君子之宴飲相戒故曰豈弟孝莫不令仪輔慶源曰豈弟者

而曰抑抑威仪維德之隅朱夫子曰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仪蒸民言周之賢友也而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輔慶源曰令仪柔嘉之著于外也翼翼柔嘉之存于内也是所謂本諸德不德也相鼠言衛文之時也而相鼠有皮人而無仪輔慶源曰首章言威仪而以皮齒次章言容止而以齒

與焉末章方言礼而体與焉自後至降亦有輕重荷嗟刺魚曰莊之事也而曰荷嗟名分仪既威分仪莘莘曰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米容貞威仪之外著哉言乘賓之意也而曰既見君子乘且有仪輔慶源謂其敬禮之仪皆柔美小宛譏時王之敗德也而曰名敬角仪天所

不又朱豐威曰有聖之人雖解猶温恭自持而彼皆則反是矣初筵即武公之悔過也而曰飲酒孔嘉維其令仪輔慶源曰反抑之温其恭始乎治也懼之忙爰迁爰舞終乎乱也是所謂本諸不敬敬也既醉助祭之辭也而曰敬慎威仪以近有

攸摂以威仪輔慶源遐至辭嘉德之寓於物也威仪揚搉德之寓於人也民勞憂時之詩也而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謝豐山曰威仪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尝無仪若猱讒則無以相親矣板所以刺厲王也而威仪卒迷善人載尸

輔慶源曰小人大言以夸人諫言以眦人是以威仪迷乱而不分善恶使善人不得有為也瞻卬所以刺厲王也而曰弔

不詳威仪不類蕭豐山曰君有君威仪臣有臣之威仪今幽王婦寺是嬖自乱威仪故不類也是矣是所謂本

於近習之邪正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物有則物非其物王藻孔容一身之則也是不重則非王不恭則非王以至頸目鼻

動靜屈伸

七三

聲色莫不皆然苟失其則雖有其物其容耳目之言聾肢体之缺傷亡異矣必也修其則然後可矯致形威

矣今人爱惜寸膚至於一指之不伸亦必深憂恐用必伸而後已乃於一身之則不深謹會任其言聾缺傷而莫知之恤

吁可悲夫　崑字新昂風神秀斥　朱人所謂孔翁上麥麻竹雪

克典首欽文王祗敬非後世人主之美擅之先被罪自欽而丕肩出日自敬而丕則是天姿岳之降在崑在面之時其安之

也其置之也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則赫赫明明之威仪也千載之下仰之如日月既矣

孔子温良恭儉讓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燁濂世文明温恭允塞焉祥為律身度左洋德為規矩湯有聖廣

淵文王徽柔懿恭穆穆亹亹允古之大聖感德氣像朝夕潛心對越自今有慈意象意

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大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車馬之容

動靜　附屈伸

朱子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窮所以為動極復靜之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滅絶吸而不噓則亦必窒噓者所以為

吸之基吸者噓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凡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

一闢皆是走道理又曰靜為主動為客靜非家舍動非道路

又答張欽夫曰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靜之動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体用未始相離者也

又答張欽夫曰未形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形之際已形而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未

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形也事物紛紜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

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發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而相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

一息之不仁也

又答欽夫動之不能無靜循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形猶動之不能不發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乎我

夾持不密間斜之意則動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商旅
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者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也
又答胡廣仲曰主靜之者至無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孔子不身則不能直遂伸不翕則
則不能發揮旋轉不勞則無以有尺蠖不屈則無以伸天理之必然也
又答廣仲曰胡文定春秋傳云聖人之心感物動知之已之靜毋天同德動毋天同德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
又答長伯書曰人之身心動靜之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各安不生用力處矣
又曰動以生陽靜以生陰循環流轉常理無窮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
衰將出非木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其中其靜也便是義是正不動則靜不靜則動
又答徐子章曰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循常而求無天下之變則是循常而不出陰陽而不得息聖賢亦不能也主其失性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公理
則而已
又曰動而常止靜而常安豈謂動常止動中靜也靜常安靜中動也聖人之心無動靜一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某此孔子却都承孔用字教人做工夫今說主靜此亦事物以求靜若動時靜
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頓理安德則隨動亦靜作動時能快理則各事別
能靜之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兩英相兼使夫無間斷將得主事來則動事過了靜亦漸
須高遠高遠所下卑也此動靜無端亦各歲其分則動也亦則靜矣亦曰去內極者生乎動者也常氏中行曰情偽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
又曰一動一靜循環各端大凡這箇都是一死一伸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大處有大處闔闢消息小處有小處闔

動靜屈伸

消息皆是道理○震動之極也長靜之極也動而恐懼修者靜之思不違教戒至矣
石子重問朱子曰動靜有形狀須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賓及其靜也靜却為主動却為賓動極之靜則動却形
靜却形靜極復動則動却形靜却形狀出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張李軒曰要須
靜以極動之所在密動以見靜之所存相須作用不離而依為無誤滿也
范伯崇問朱子曰看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爲至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有變動之德也天下
之事變動無窮之其所以至於此此變動無窮之必者一事滿也此一事去萬變之形德也至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
即觀夫變動之所德故會窮之事變滿之此去人其間同而事之物者象之以其所事也所謂行其典禮也人生而靜之為
象義之玄說養者靜德性全而思慮止嗜欲平而起居嚴故君子修德以靜為本此德之而道成亦養靜為德
也
楊文煥曰無妄動以天也拂天以動則妄矣下三爻震作初注忘去二利注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之則復矣上三爻
乾作四可貞立乾戒在動也動則拂天也行有眚已之天也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
產安上民曰雷隱蟄也春彰於春夏其動也收彰於秋冬其靜也君子作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
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禮不復天下雷行無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
以之閉關息旅辰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東坡曰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以不息也是以萬物雜
越而不亂其成而不紊其生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仁為雨露生於動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愧也者將何以
而不能自持況能御萬物哉
朱氏曰靜觀萬物一理得吉凶之悅也易動變萬物之不得吉凶之樂也雜卦謂變靜易變動雜此陰者之間

患苟北識明而至動靜全一者就能身於此哉

卦爻歐陽氏曰許魯齋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雪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霆萬木甲折

尹和靖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曰比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函養

湖南李隨湘山詩云聖人感物動衆人感物動動身物欲蔽所役所止殆身先賢之意相為表裏否朱子曰須至感物而動者聖及之而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自無不當

愚按通書周子之言動靜也則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有形則滯於一隅也三則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此言神則不滯於形而不囿於形也三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此言動中有靜之中有動也

太極有動靜之妙而其動也方於靜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其動也主于靜衆人具動靜之理而靜之理常泪於動夫太極之在人心初有間於聖愚若衆人之常泪於動者何也動靜者氣也而以動靜者理也聖人德於理故靜以御動而氣合於理衆人徇于氣故動以蔽靜而理奪於氣是聖人身天地合德而人極以立衆人違天自棄固不能立天下之事哉故言聖賢莫不於是拳拳焉夫子賁易而有感寂之論子思傳道而斥中和之旨以至大冬之靜定蓋既之主靜皆是也自是以來濂溪而伊洛而晦山穆章延平以及於晦菴其授受關係宗旨雖小一言之可盡而求其大旨之所在則強不外是嗚呼豈可以易言哉

天主動地主靜人主動身靜故天不能無地之不能無天能無之為人也

庵者天之象靜者地之象自強不息天之庵也享德載物地之靜也

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頑子動靜而萬物之變萬物之情益矣故君子靜有存動有養天下之理不出於動靜二字而周子以互根為說所子則以陰根陽之根陰為言則根之大者無出於陰陽動靜矣為學之道安須動靜共依於法則不死形欲此則常南北天動地靜之理也

恬靜顯晦動靜潛

朱子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為待對不能相離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則亦不名為動

恬靜 附顯晦動靜潛

朱子嘗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每是自異處虛靜不是臺處虛靜而本須是要打破那里處虛靜後自得四時佳與些人間當中躍撥一段此意

淨處虛靜則自玲瓏無不照徹不然則守定那裏虛靜後自得四時佳與些人間當中躍撥一段此意

又曰明道教人靜坐延平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須是靜坐才能收斂

又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與些人間當中躍撥一段此意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定而事物不交涉却說個敬云敬則自虛靜也朱子曰不特閑門靜坐止得敬便是虛靜

延平曰未嘗遇事時須是靜時方用便有氣力也嘗靜時不靜思慮紛起至臨事已先倦了靜中虛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用時便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也朱子曰主靜處氣發者一章可見

尹和靖至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西南水魚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物便搖動

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主義同而異處朱子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以入禪必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真西山曰朱子所明二先生意如此蓋其為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每教人靜坐須靜坐久能收斂又曰怕孝之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未遇事時須是靜坐事方用便有精神又云長無精一方靜時便須是脫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探過事時方好又云為學之工夫安須靜之多不特才靜事都見得如此便是一箇敬又云主靜而以養其動又云靜字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收斂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程子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云不必北法反戊坐馳凡訓云為莫也至理亦何也瓦此靜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

以為孝上蔡書之多善靜不特此說行是少個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世間多象不是道理不專於靜處求所
以伊川謂居敬不用靜又云不可特化將靜坐做一件之文但看一敬字便見貫動靜則於二字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
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又云是事靜坐有事纔應隨時隨處無此二字物格之論別識有些表裏以天理觀之
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云來教所言似偏於虛無其意蓋以天理觀之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備又曰下靜字元非死物是靜之中自有動之端
寂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所以至日閉關也當此之時安靜以養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無復但
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又曰來教以某言以靜為本不若以敬為本此固然也此敬字立夫
通貫動靜而也以靜為本又曰來教所謂要反靜以御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貫靜之所存動靜相反体用不離而敬為主
終偏也此言卓然諸意俱到以上按本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朱子曰欲專於靜坐又恐墮落那邊去
○程子曰涵靜可以養氣

才正孝曰謂部中安曰靜之為孝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漢法諸孝子之書人皆誦之金不敢去援然金少時從諸生游
於市作鼎屬蓋車馬仕來數陳前耳珠玉錦繡之樣文陳于前金懼而行不知所為養而敗失道於四至窮
而思之凡觸事目者讀不能記而先生方坐高堂人言訓曰為我歸車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為誰訓諸何言訓於
鑑所姬之大畢度為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插之身被萬何異惟心上世
靜又清曰孔處之地雖靜而已乎飛於外之不得靜也惟為在是而心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收齋曰在信則便事事無虛瑪瑙蹙蹙退朝居家則鎖門銅環剝啄絕迹以朋友為性命以寒鶴為伴侶以雜賓客為
煩文詞諸為疑究疾痛則恢然可以發脫於釋華譯俳之四矣

恬靜顯晦動靜潛

余昔以皇極範敘疏之得一之三時其繇曰君子以晦處靜俟蓋範之敘與易表裏可與乎淺者也一陽爻乎群陰
之下至微也至危也則其用不可不慎能晦而靜時莫善焉是晦動靜天之道也天之道晦於夜而顯於晝靜於冬而動於
春靜者動之本晦者顯之基故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大易
之要旨通乎三極之道君子之所樂而玩者也至於當守之時處守直之道則取乎此者尤切焉雖此晦以處固善
矣而不可以無時也靜以俟固善矣而不可以無者也無修而晦焉則混於黯黯而已矣無者而動焉則倫於枯槁而
已矣亦昏於中庸之書得其說焉其曰衣錦尚絅簡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修乎晦之道也其曰戒慎乎不
睹恐懼乎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不媿于屋漏者養乎靜之道也晦與靜無二道也修與養非二法也故君子說
以居易而俟命不願乎其外處世者之間而藴經綸之具甘簞瓢之奉而敵軒冕之樂尸居而龍見默而雷聲不雍
乎窔奧之間而馳騁乎中和位育之域者皆是物也

夫老氏以性為情故虛而至無為宗佛氏以心為性故寂而滅也我之靜寂而感也其方靜也混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
非者所謂靜彼之靜虛而無也我之靜虛而有也彼之靜寂而滅也我之靜寂而感也其方靜也混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
其体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動也隨感隨應範圍岱和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則吾不謂靜而非者佛老之徒
於一篇有体而無用也○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晦之克也必顯靜之至也必動伸不現夫雷與火之伏乎收斂創耀溪乎其亡朕也底乎其不忘有也及其氣至而機斯也揮霍
煇芾鬼山岳而炳天曜莫之能禦也吉晦靜之作用也直之將廢也則固不敢知也不然吾恐終不能自保於晦靜之中也靜
坐是百事業靜卧是一夜事業靜坐則神意靜卧則精固

夫潛之沉姤見於易孔初易洪範之三德並易以時言而範以才言也才之不及於高明者謂之沉潛而時乎不可以見且
躍乎於理當潛學焉而不量其才則無成動焉而違其時者凶此聖人垂戒之旨也

夫昭昭生於冥冥感通乎寂然隱者顯之根也而靜者動之君也故君子之學道也用心於內寧周然而晦不的然而暴及其至也修之屋漏者可以達乎四海刻之方寸者可以準乎天地潛之用茫其著也昔楊子雲有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合伊尼潛於文王顏淵潛於仲尼吉之論潛者於斯備矣

道書云身不動精自固心不動氣自靜意不動神自灵此可學者仗靜坐之法

莽生書曰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身自定各心主乎息之依於心是謂靜坐調息於修養法中常係主敬之夫程朱二子皆有取焉不宜以外道視之

造化於靜故能育育萬物而不息人心於靜則亦能酬應萬變而不窮是故君子學以靜為本

夫山不止則不能而生物水不止則不能而鑑物人心不靜則又何以該萬理而酬事哉且聖人之主靜所以一天下之動非謂其底於無用也多者之求靜所以立萬用之本非欲其漠然不應也故主靜而能禦動者聖賢之所以為中和之地靜而絕事物者佛老之所以為偏僻也中和之極位天地育萬物偏僻之極滅天理而殄人倫故程朱門下要以是警切於多者而門人之賢者注之流入於虛無寂滅而不自返何哉知靜之洞於動而遂乃厭動而求靜則未免遺粗而索精去光而擇道不知不覺而陷於邪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甚可畏也

物吾思之以為靜而存者動而省察固多者所共知也而吾所謂靜與彼之虛無寂滅者絕不同此則非人之所能知也敢其用功無論於禪宗或患異端也遂欲舍靜養而專用力於動察則又非所以全體大用之學故多以偏為資之何況以下論此理多矣而莫備於朱子南軒論中和之書其言有曰言靜則涵於虛無此固當慮者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固遠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而後之曰敬字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皇極程氏論夜氣至靜之旨而卒亦故重於敬之一字其示人之意皆可深且切矣

正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由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靡有不能已者而其源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動搖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差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著於外者常差千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言者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惟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之至仁者此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是宮闈之內端莊有常后妃有閫範之德後宮之威色之淺貴賤順序而無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內侍謹於出納以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邪之後後宮蕭然息賞威近臣撤僕御尹陰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上憚不敢上下謹戴盈之戒無一人敢直內外防威孙拒權倖宦官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之間四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外考令群臣不怠進賢退奸各志威服化偏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所利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各得其正是牧者一有不正而心則正事安有是理哉又曰易中多言利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安人守正

又曰孟子家書曰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知事之小不正者積之多亦足以害君之大正使君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蔽於中而虛實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高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又曰面部謂口身以統天下敬為學之相通之列黃曰誣接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首董仲舒為漢武帝言是書矣有未盡者自得為陛下備論之夫傳不書即位而以正其始也修必書修修之地所以正其本也故為人君者修於己必正言而後必正道而居必正位而近必正人也也揚雄山曰政者正也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

又曰按春秋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是不得正其位則後是不得正其位故曰定之無正也

董仲舒曰謹按春秋之文未主通之論得之於正三次春之者天之所為也正之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也學者日用之間心必正然必正講正孝行正事

童溪王氏曰當君子之道長之時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聳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復正之人故出門之初皆咸臨貞吉孔曰王心無為以時至正夫惟正不可得以欺之則不容於誅矣

張後未年於所居之南作書室名曰養正而為之銘曰 天下之動 正本我有 道通天地 物異方域 以正而一 者之斯吉 革化原也 無妄朝夕 茅茹以正 隱忍以直 養氣而已 或問立朝之要則曰正辯是惑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 自醫方博巨輕 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明

朱子曰大學明德八德玲瓏格致各從其明處去公文宗時李君曰古詩有之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晨光奪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 徐庭翁曰夫日出於地而為晉入於地而為明夷其本然之明無所加損也特蔽與不蔽之有異也猶人之德性得之於天者其体本明而特為物欲所蔽使之昏昧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明出地上之象而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明德也○朝霞峯曰晉明夷之象君子欽以用以自治明夷晦其明之象君子推而用以治人皆善用易者也

向封耿曰按易雖卦重明者上下明也偏明者所後明 彖言二五是皆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而作皆是也故以偏明言之 蘭氏建瑞曰雖彖大象曰為電而師言明者蓋指一偏則不足以盡偏明之義矣十四卦惟雖稱大人

易之天有曰其德剛健而文明 離手天而時行 是以元亨 陳水司馬氏昊手 眾明則前有誘眾矣後有賊眾知明眾健則知善而不能柔知思而不能為二者皆亂巳之道也明以炫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位元亨也 日月麗乎天下王者之明似之 牀大象曰明夷晦而能照乎物者之明似之

明

艮之象曰其道光明故遲相曰艮 陽明著光陰莫得而掩蔽故師稱光明 朱子曰離手正謂本字疑之天光所是也 ○坎為水陽在陰內故水內為而外晦雖為大陰在陽內故火內晴而外明

士之聖人後而流 弄樹者蓋欲明而不察之也故易曰明晦而明不有虞則明 人有賢不肖智愚之相去何哉氣質蔽之於前物拘之於後 蔡於晦昧之地 不蹇沉溺不可救藥矣人而至此可不悲哉 日克己復禮則性情風與而群陰之消也方寸之間燦烈光明 寒手天地面手神明 沂案之則老之克明 明峻德光被四表者也 嗚呼在天曰命明在人曰明德非二物也而人於有生之初便有一箇光明 正大產物根於天命而主於一身無少昏昧未嘗息滅 虛靈洞徹萬理 威儀是所謂人所固得之理而即其明之体也惟其氣質之常拘之於前 物欲之私蔽之後 者相因反覆沉溺固此德之明未免日就於昏蔽 蔽其本体之明是人所苦者 怖在迷惑沒溺之極而未嘗不外見於日用之間有不可得而泯昧矣 苟能因其所見之端而接後光明之体認光 接之明之文明以後其初則 念後覺便是天理如鏡之蒙塵去去而鏡後明

勇

朱子答陳同甫書曰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盡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崑崙然耳輒得此心孔來撥却別有宜處地睡似又與列子隆曰學問是須看勇猛此勇猛却要有個用處若無此勇猛却只是戰戰兢兢傳習文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鹿豪却一點使不著也

又與列子隆曰學問是須看勇猛此勇猛却要有個用處若無此勇猛只是恍恍惚惚若有所見而已若資性中有些子精神被此物此物此物蔽人喚却伏火丹砂其外不狂者幾希矣

又曰士者不知學之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為勇矣以行之因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之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欲

之多矣 爲善無眞大段勇猛直前者有燒盡破釜意思方真有成

抑嘗從師夜間得聞備餘則自孟子以後爲士者都如夢中人由朱子以來聞修道多無淺餘蘊而其大要一在於明理欲判義利故終能躋立萬仞爲百世師宗比要所在嘉而資質淺下終無一日之用力盡頁爲人之名矣偶於大全中見一說之奇日讀孟子答景春之問浩然若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惟此一言真使人勇猛奮發有一躍而出之意而終世於氣質之難化掩卷依稽而自思者此正朱夫子所謂他日歸來只是舊時伎倆者信矣

精氣魂魄

真西山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即魄也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魂氣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采動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謂也此之謂魂人之生也血氣強魂盛故謂之神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亦衰謂之鬼既死則魂升于天以陰陽魄降于地以陰陰所謂各復其歸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憑蒿之處來之於陽以灌鬯之馨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復合是以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魂也魄鬼也

英魁南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血肉者精爲呼吸飲食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不若故莫不各有神爲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是之所以能思慮魂爲之也合魂與魄乃陰陽一神而理寓其中

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皆此爲出也

皇明紘曰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曰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情感則魄爲魂住著則魂爲魄如水凝則爲冰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